

图珠大师法彙之二三





圓瑛大師法彙

圓

瑛

法

師

演

講

錄

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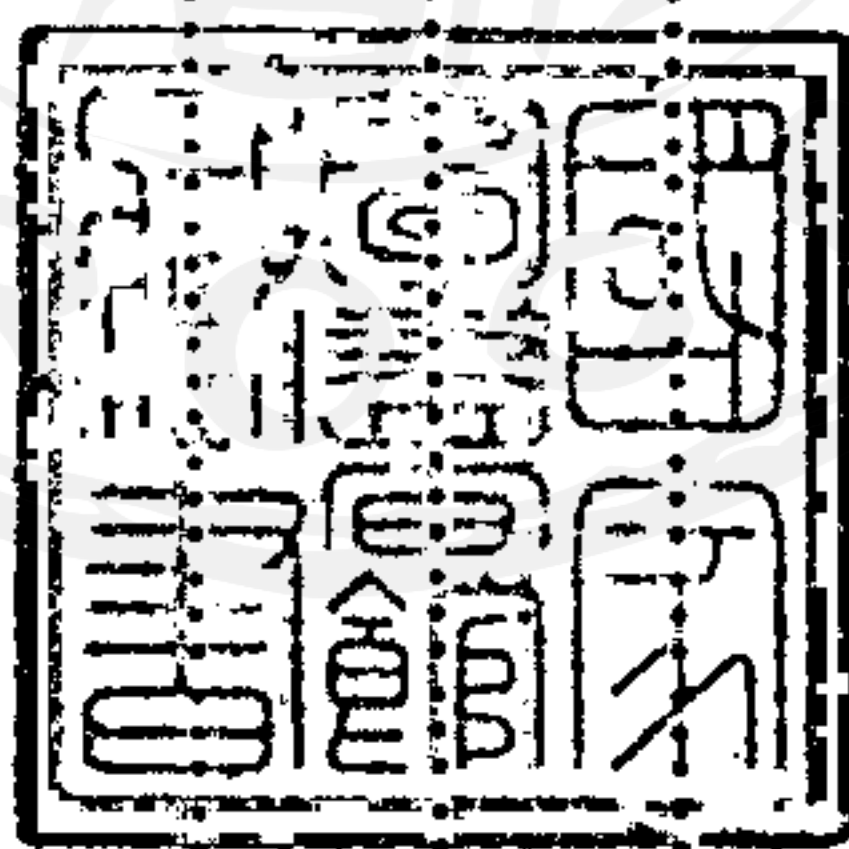




# 圓瑛法師講演錄總目

弟子明暘敬集

觀世音菩薩聖誕	上海圓明講堂	一
念佛法門	蘇州靈岩山寺	六
佛教禪宗	南洋棉蘭佛學社	一二
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	漢口市商會	一五
和平與慈悲	天津佛教居士林	二一
釋迦佛誕紀念	上海佛教淨業社	二二
佛教與人生	天津佛教功德林	二四
佛法之精神	南洋新嘉坡工商學校	二六
謝氏宗詞講演	南洋檳榔嶼	三二
歡迎會答詞	南洋吉隆坡	三九
培風學校講演	南洋麻六甲	四二
修身攝心之法	監利縣監獄	四九
國民應盡天職	福州教導團	五一



歡 迎 會 演 講	福州功德林講經法會	六七
佛 教 療 養 之 法	汕頭嶺東佛教會	七〇
歡 迎 大 會 答 詞	北平廣濟寺講經會	七三
佛 教 與 世 界 之 關 係	南京仁王護國經法會	七四
放 生 會 演 說	北平蓮池放生會	七五
佛 教 與 做 人	上海靜安寺星期講座	七八
提 倡 素 食 聚 餐 會	上海功德林素食處	八四
佛 教 僧 眾 訓 練 班 演 說	上海玉佛寺	八五
佛 教 學 院 演 講	北平中國佛學院	八七
尼 眾 學 院 演 講	北平中國佛學分院	九〇
世 界 宗 教 會 演 講	上海	九一
佛 教 大 乘 眞 宗	長沙佛教居士林	九二
佛 教 大 乘 教 理 行 果	廈門大學	一〇一

## 序言

粵稽阿難結集，裒世尊石窟之經，迦葉宣流，敝如來金剛之口。是以西天梵篋，歷千劫而不磨，東土宗乘，徧十方而橫貫也。繇今溯古，代有燈傳，智慧辯才，多資筏喻。維我滬上圓明講堂

圓瑛老法師，名高宗匠，望重僧伽，通經律論之萬言，融空假中之三諦，書成貝葉，纂述已自等身，妙旨法華，讚歎燦於蓮舌。遠師光統，教以圓名，近接真言，智緣明定。山陬海澨，羣思錫杖遙臨，斗北天南，爭覩金欄勝服。

老法師徇紳耆之請，爲遐邇歡迎，或登泰岱而訪燕沽，或涉閩江而攀庾嶺，吳山越水，遊履頻經，鄂渚潯川，扁舟曾泛，舉凡壇場建立，臺座莊嚴，老法師不離經以說法，經以訓常，不泥法以談經，法無自性。顧與其出艱深奧衍之辭，徒使望洋興歎，奚若闡世俗淺近之理，能教頑石點頭。然而世界娑婆，人心顛倒，迷由誤轉，誠與勸俱。夫貪於取者慳於與，爲富不仁，詔於尊者，慢於卑，相陵以勢。挾偏倚之見，矯枉過中，失好惡之公，習非成是。邪淫以奪人之節，其罪報自難言，嗜殺以戕物之生，其臨終多索命。卽因卽果，天道

之常經，有悔有慚，良心之未泯。故謗佛能投於縑索，惡業全消，旃陀若放下屠刀，善根增長。僑陳那儕二十五大士，取音聲爲圓通，觀自在現三十二化身，以愛語相攝受。凡茲廣長舌相，悉是菩薩心腸，輪軌邁萬里餘程資糧。輯廿有六則，題曰講演錄，紀實云爾。歲次丁亥仲夏，時維五月，恭逢 老法師慶衍稀齡，却酥酡供養之常規，納文字流通之請願，慧江偕京諾弟子衆釀貲表惠，競獻朱提，謀梓斯篇，用垂奕禩。在親嘗法乳者，曰如是我聞，卽引領下風者，亦恍聆道要也。然手編鉅製，脛走遐方，不有序言，罔知緣起，呖吹劍首，舉腔敢擬於維那，糞着佛頭，噓笑徒貽於大雅。

弟子 傅慧江 謹序



## 圓瑛法師講演錄

觀世音菩薩聖誕

上海圓明講堂

觀世音菩薩者，大悲經云：此菩薩有不可思議威神之力，已於過去無量劫前成佛，號正法明如來。以大悲願力，爲欲安樂一切衆生故，倒駕慈航，復入生死苦海，現菩薩身，隨機赴感，無處不周。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

楞嚴經菩薩自述，因地發心，修證之法云：過去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世，號觀世音如來，我於彼佛，發菩提心。（梵語菩提，此言道，即發大道心，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也。）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彼佛教我，從耳根修證。大凡衆生耳根，都是聞出去，聞世間種種音聲，分別好聽不好聽，而生憎愛之惑；依惑必定造業；依業必定受生死苦報。是爲順聞出流，背覺合塵，循塵流轉，則耳根即是生死結根也。

彼佛教菩薩，不要聽出去，要聽進去，是爲反聞入流（入法性流）。背塵合覺，背世間之聲塵，合本有之覺性。但從聞中，提起正智，思察能聽聞者是

誰，時時參究修習。是則聞思修三慧具足，念念回光返照，照自己能聽聞之聞性。聞性卽是真心，卽是本人之佛性。佛教其做離塵照性工夫，觀照功深，自可得入三摩地（梵語三摩地，此言正定，卽是證耳根圓通。），則耳根卽是涅槃妙門也。

菩薩證耳根圓通之後，得身口意三輪不思議業。身業、能現種種神通，一身現無量身，於無量世界，教化衆生，令得返迷歸悟，救度衆生，令其離苦得樂。口業、能說種種妙法，或說世間法，或說出世間法，普令信解修持，各得其益。意業、能鑒種種機，應以何身得度，卽現何身；應以何法得度，卽說何法，法必契機，自在成就，是爲三十二應，入諸國土，故觀世音名號，徧及十方世界。

菩薩大悲願力，救拔衆生苦惱，十方衆生，受諸苦惱，供養恭敬菩薩，一心稱念菩薩名號，菩薩卽時觀其音聲，尋聲救苦，令得解脫。此娑婆世界，是五濁惡世，苦難最多，菩薩悲心更切。又此界衆生與菩薩之緣最深，故菩薩常遊娑婆，拔濟羣苦。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或諸衆生，受諸苦惱，或遭水火風三災之難，或諸鬼難，或刑戮難，或枷鎖難，或冤賊難，一心稱念，菩薩名

號，皆得卽時感應，脫離衆難。」

或有衆生，多諸貪欲、瞋恚、愚癡，畏墮地獄、餓鬼、畜生三途惡報，若能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則以念力，對治欲心。仗威神消除業障，使得離貪；以念力降伏瞋機，仗慈風掃除恚熱，使得離瞋；以念力破除癡暗，仗正見滅除邪執，使得離癡。能令衆生，化貪瞋癡三毒之心，永斷三途惡因。

或衆生無有男女，心生怖畏，年老無人奉事，宗支無人承繼，常念恭敬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柔順，衆人愛敬有相之女。

或衆生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未念現住世間諸法王子，（卽菩薩之別稱，佛爲法王，菩薩是法王眞子，能紹繼佛位故。）恐其功德不勝，菩薩自釋云：我一名號，與彼衆多名號無異。以上是名十四無畏力，布施衆生，令一切衆生，或遭諸難，或多三毒，或無男女，或持名號，一一皆令離諸怖畏。菩薩又得四種不思議力：

第一不思議，能現衆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咒，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自在，又名觀自在菩薩。今南京毘盧寺十一面觀音，卽能現妙容之一，慈威定慧，諸相具足，巍然屹立，妙應難思。如能恭敬供養，禮拜稱

念者，無不蒙益。

第二不思議，菩薩云：「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說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衆生，因德立名，故又稱施無畏菩薩。」

第三不思議，菩薩云：「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遊世界，皆令衆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本妙圓通，卽耳根圓通。本妙者，由根性本具實相妙理，起觀照妙智，以妙智反聞自己能聞之聞性，一根既得反妄歸真，彼六根一時清淨，一切無着，故能令衆生捨離貪着，將自身珍寶施供。法華經無盡意菩薩，聞佛稱揚觀世音菩薩功德，卽解自己嚴身，衆寶珠瓔珞供養，卽其證也。

第四不思議，菩薩能於十方世界，供養諸佛，以種敬田；又能於無量衆生，布施財法無畏，以種悲田。皆由修證圓通，無作妙力，自在成就，又稱普門示現神通之力，饒益法界衆生。

觀世音菩薩，現爲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左輔大菩薩。極樂國中衆生，純是大丈夫相，無有女人，世間多人以觀世音菩薩爲女身者，非也。世亦有繪畫香山觀世音，魚籃觀世音者，乃是觀世音示現女身，卽三十二應，應以女人身

得度者，即現女人身之類。如若念觀世音菩薩名，想觀世音菩薩像，當觀男身，切莫作女身觀。

觀世音，觀字當讀去聲，乃是智觀之觀，不是眼觀之觀，世人多讀平聲者，錯也。今將菩薩之名，作二種解釋：觀是能觀之智，世音是所觀之境。按楞嚴法華二經解釋，能觀之智是同，所觀之境有別。楞嚴經是約菩薩自己修證工夫立名，以能觀照之智，不照所聞世間聲塵；但回光返照，照能聞世間音聲者是誰，即是從聞思修，做禪觀工夫，背塵合覺，旋彼聞聲之妄聞，復歸聞性之真聞，自然得入三摩地。

法華經，是約菩薩果上利生妙用立名，以能觀照之智，照見世間衆生，稱念菩薩名號音聲，即時尋聲救苦，令在苦難衆生，稱名得救；或疑菩薩是一，而十方衆生受苦惱厄難，同時稱名求救者無量，云何一身，能應多求？答曰：此以凡夫情見，衆生力量，測度菩薩境界，難免有疑，而菩薩修成圓通，便得無作妙力（不假作意思量），自在成就。『一身不分而普現，萬機咸應以無違。』不前不後，普感普應，如一月在天，影現衆水，月無映水之意，水有現月之心，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菩薩普門示現，亦復如是。

菩薩既有如是不思議神通之力，不思議慈悲之德，一切衆生，應當常念，恭敬供養，不獨可以消災解厄，并可增福開慧，滅妄證眞。菩薩利生功德，說不能盡，請看觀音靈感錄，自知菩薩恩逾父母，德被羣生也。

### 念佛法門

蘇州靈巖山寺

念佛法門，無有何等巧妙奇特，只要深信、切願、實行，三種資糧具足，臨命終時，即得彌陀現身接引，往生西方，可以了脫生死，出離三界，乃至速成佛道。吾人既然發心念佛，果能具足三資糧，就可清淨三業。念佛時，念念執持一句佛號，念茲在茲，以一念而止一切妄念，即意業清淨；身口二業，皆隨意業所驅使，意業清淨，則身無妄行，即身業清淨；口稱佛名，即口業清淨。你我既已發心出家，專修念佛法門，欲了生死，必要具足信願行三資糧，如鼎三足，闕一不可。非信無以立願，非願無以導行，非行不能證所信，而滿所願也。

我佛釋迦說一卷阿彌陀經，就說此信願行三字。經中正宗分，初廣說依正莊嚴以啓信；經云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寶池，八功德水，七寶樓閣，四色蓮華，天樂鳴空，衆鳥說法，微風吹動寶樹羅網，皆演法音，聞是

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此乃依報莊嚴。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下，說阿彌陀佛，光明無量，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羅漢菩薩，其數甚多，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此云不退轉地），即初生彼國者，亦得圓證三不退：一位不退、二行不退、三念不退；其中補處菩薩甚多，此乃正報莊嚴。廣讚依正莊嚴者，是欲令衆生信有西方極樂彌陀慈父也。

次特勸應求往生以發願；經云：「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此特勸發願者，以信無願爲虛信，既信西方彌陀，現在說法，必須發願求生，親覲慈尊，親聞妙法也。

三正示執持名號以立行（念佛即是淨行）；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此乃正示持名念佛也。具此三種資糧，往生西方，如操左券。當知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乃在持名之勤惰，故信須深信，願當切願，行貴實行也。

倘修其他法門，難免退墮，因爲但仗自力故，若經過時間長遠，環境惡劣，即便退墮娑婆世界。要修到信心滿足，善根成熟，得決定信，方能不退。而念佛法門，自力之外，更仗佛力加被，佛光時時照燭，又蒙諸佛護念，故得不



退。若生極樂，圓證三不退，則永無退緣，任運進修，自可速成佛道。諸位能到此地來住，當然有信心，既具信心，必須發願，欣厭懇切，不可隨隨便便，因循過日；既信娑婆是苦，就要心心厭惡，願速脫離；既信西方是樂，就要念念欣慕，願早往生。信願既具，就要起行，發起持名念佛之行，一心專持六字洪名，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行住坐臥，不離一聲佛號，提起能念心光，照着所念佛號，心佛相應，心中惟有佛，佛外更無心，如是念去，自可成事一心不亂。

若能不住有念，進一步終日念佛，終日無念，了知能念之心，自體本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念到境寂心空，亦不住無念。更進一步，無念而念，能念之心，靈靈不昧，所念之佛，歷歷分明，念而無念；能念之心，心即是佛，不存心相；所念之佛，佛即是心，不存佛相；能所雙忘，心佛一體，此則由持名而達實相，得成理一心不亂。

念佛之法，當以意根念，莫用意識念。這句說話，只怕有許多懷疑，豈不聞大勢至菩薩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摩地。」（得入念佛三昧）看都攝六根一句，就可證明念佛是意根念。意根屬心法，以意根之心，繫緣於佛，則



諸根悉皆不動，故得都攝，其念乃淨。以淨念爲因，得生淨土爲果，故稱爲淨土法門。

諸位不要以聰明自命，好高務遠，把念佛法門，認爲愚夫愚婦之事，或去參禪，或修其他法門。要知禪宗，雖是最上乘，祇能獨被上根，中下無分，收機不廣。你我自思，是否上根利智；且參禪要破三關，全仗自力，斷惑方得出離三界，三關未破，不能了脫生死，若隔生再來，只怕不能繼續參禪，則前功盡廢。以羅漢尚有隔胎之迷，若一生富貴之家，被境所迷，恐造業更多更大；卽不造大惡業，未必還能出家修行。如宋之草堂青禪師，是宗門尊宿，一日見宰相告老回鄉，有種種榮耀，忽起一念羨慕之心，來生卽託生曾氏爲子，年少登科，官至宰相，爲曾魯公，以一生之禪功，換了一個宰相。因官高勢大，容易造業，一言一行，因果攸關，宰相後身，未知輪迴何道，欲了生死，實爲不易也。

修行要求一生辦到疾出生死者，惟念佛一法門耳。因念佛仗自己信力、願力、淨行之力，更加彌陀願力，既有自他二力，縱然自力不足，還有佛力可靠，故曰修行以念佛爲穩當。永明大師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

彌陀，何愁不開悟。」

念佛並無別法，祇要死心念去，即便成功。死心者、要將世間一切心都死得乾乾淨淨，惟有一念念佛心，更無餘心，一心執持彌陀佛號，心不離佛，佛不離心。如雞抱卵，飲食俱廢，若人把母雞拿出，即刻又走進，專望雛雞出壳，時刻不肯放鬆。

又念佛之法，以心光照着佛號，佛號是境，心光是智，以智照境，以境對智，提起全副精神。如貓捕鼠相似，一心專注於鼠，毫無少懈，若能如此，了生脫死必矣。

一切法門，欲了生死，須斷惑業。惟念佛法門，不斷惑業，亦可了脫生死，是爲帶業往生。此乃念佛法門之特色，以全仗佛力之故蒙佛接引，帶業往生。但帶業往生一事，有許多懷疑者，未斷苦因，安得脫離苦果？昔有國王問那先和尚云：「念佛可以帶業往生，是事人所難信。」那先曰：「大王，大石置水沉否？」王曰：「必沉。」那先曰：「要他不沉，其可得乎？」王曰：「不可。」那先曰：「若以大石置大船上，何難渡海直達彼岸！」王便領悟。此卽仗佛力，故有殊勝之用。世間復有念佛行人，以爲自己業障深重，不能往生極

樂，但求修修來世，此乃自暴自棄，立錯了願頭也。又汝我念佛，不可以爲可以帶業往生，就肆無忌憚，隨便作業，千萬不可存此心，此心卽是墮落之因，自當隨緣消舊業，更莫作新愆。

念佛一法，無論上智下愚，乃至勞動工作之人，都可修得，並不妨礙，可謂極方便之法門。昔湖南有一黃打鐵者，心想前世不修今世苦，今世如若不修，來生更苦，遂請求一僧，教以方便修行之法，可以不礙工作者，方能辦到，否則無暇。其僧卽教以念佛法門，掣風箱時，可以念佛，打鐵時，亦可念佛，乃至吃飯睡眠，未睡着時皆可念佛。黃打鐵一一依教，念過數日，心大歡喜，覺得念佛之法甚善。平日站在火爐邊覺得熱，打鐵時覺得辛苦，一自念佛以來，不知熱，不覺苦，由是更加精進。念了三年，世緣已畢，淨業成就，預知臨終時至，乃剃頭沐浴更衣，依舊打鐵，時至說偈曰：「釘釘錙錙，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遂念佛一聲，打鐵一槌，卽時立亡，異香滿室，天樂鳴空，彌陀接引往生矣。

汝我旣已出家，不事農工各業，每日清閒無事，又已聞悉念佛法門，是具有大善根者。苟不趁此生，發心念佛，求出生死，誠不若愚夫愚婦老實念佛得

生淨土；汝我豈可甘心，令此特殊法門，無上妙寶，爲一般愚夫愚婦之所獨得耶？應當大家發起深信，切願實行，念佛求出娑婆，求生極樂，早成佛道，廣度衆生，方不負居住念佛門庭，亦不負自己出家一場，望祈垂聽，則幸甚矣！

### 佛教禪宗

南洋棉蘭佛學社

禪宗、乃是佛教最上乘之法，釋迦牟尼佛十九出家，三十成道，說法四十九年，乃謂之教，是傳有言之道。末後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乃謂之宗，是傳無言之道。惟有摩訶譯爲大迦葉尊者，默契心宗、破顏含笑，佛印證之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迦葉是禪宗第一代祖，由是心心相印，燈燈相傳，傳至二十八代，菩提達摩大師，航海西來，傳佛心印，不立語言文字，教外別傳，卽傳此禪宗。

宗教二門，卽佛教中之差別，教有五乘，宗惟一心，教是有言，宗是無言，如儒書所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聞，卽無言之道也。

佛教卽云：「大道本無言」。禪宗、卽無言之大道也。達摩初至中華，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二祖神光求法，達摩不發一言，神光跪地，積雪齊腰，

尚不起立，仍不得初祖一言開示，於是取出戒刀斷臂求法，以示誠懇。

初祖問曰：「仁者斷臂何為？」求大師與我安心。初祖伸手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即時回光返照，豁然大悟，乃曰：「覓心了不可得！」初祖云：

「與汝安心竟！」由是遞代相傳，皆是以心印心，傳至六祖惠能，遂傳青原南嶽二支，後則禪分五派曹洞宗、馮仰宗、法眼宗、臨濟宗、雲門宗。，此敘述禪宗之源流也。

禪宗之奧妙，就是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謂頓教法門；頓悟、頓修、頓證，不落窠臼，單提一句話頭，要離心意識參，參到山窮水盡時，自有出身之路。

### 參禪方法

參禪、以修正觀為下手。止觀功深，而得定慧。止觀二字、必須並重，不可偏廢。若止過於觀，必落昏沉；若觀過於止，必至掉舉；昏沉與掉舉，是二種禪病，不可不知。參時須調和均等，昏沉則以觀救，掉舉則以止制。

要修正觀，先依靜處，易於攝心，既得其處，次則調身，端身正坐，能跏趺坐最好左脚放右腿上，再將右脚加左腿上。，若不能，即單盤亦可以左脚加在右腿上，須要不偏不倚，不俯不仰，挺起脊樑，頭靠衣領，眼睛打開三分，看自己鼻尖為限。

三則調氣，將身中濁氣，徐徐放出，外間空氣，漸漸吸入。四則調息，將自己鼻中出入之息，調得純淨，不急不緩，調至此處，則身氣息已得如法。五則調心，即是調伏第六意識之妄心。不起思想分別，不思善，不思惡，不攀外境，不緣法塵，即所謂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此即是用止字工夫。

其心得止，當用觀照，不是徒然空坐。若是靜坐，而不觀照，猶如夜境寂靜，而無月光，故必須從止起觀。觀字去聲，不是以眼觀看，乃是用智照觀察，離却心意識，完全不用，單提一句話頭驀直參去。

參時、即用本覺理體，起一段始覺智光，照着那一個話頭。何謂話頭？如參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如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如參念佛是誰？隨汝歡喜那一句，即參那一句，提起一句話頭，反覆參究，一段心光，即照這句話頭，起疑情如何是歸何處，是誰，即是疑情。只許疑，不許解，解即過生，即所謂行起解絕，不容擬議思量。

參禪是用智，不用識，識有分別，智無分別。若有分別，則妄心生，心生不能止，非智別無能觀。故參禪者，要看一句話頭，看話頭即是方法。一句話頭看得好，疑情纔提得起，疑情提得起，妄想纔斬得斷，以疑情制

服妄想，即是堵截第六識不許行動，疑情妄想不能並立，喻如明暗。

參禪最重疑情，未曾親見本來面目，總是疑去，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一句話頭，一段疑情，要綿綿密密，不可放鬆。將平時所用的第六意識，活的要打的死，古語云：「打得妄想死，方許法身活。」真參禪的人，參得如癡如醉，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纔是工夫相應，一直參到水盡山窮，便有轉身時節，所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參之者，必宜耐煩，未可以速求功效。

止即是寂，觀即是照，止觀雙行，寂照並運，如鳥兩翼，如車兩輪，務宜均等。須知參禪絕對不用意識，意識是禪定之生冤家。楞嚴經，阿難請定，佛未與說定之先，即破除意識，不獨破除惡念，乃至所有勝善功能亦復破盡無餘，即不用意識之明證也。

意識亦有惺寂，即共寂照相彷彿，不可不察。古德有云：「寂寂惺惺是，

無記

即意之  
寂寂

寂寂非，惺惺照寂寂是，妄想

即意之  
惺惺

惺惺非。此偈是教人回光返

照，照澈心源，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功成，定慧具足。

### 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

漢口市商會

茫茫世界，幾成一大戰場，莽莽人羣，盡罹無邊浩劫，回視歐洲一役，中國頻年，足以證之。若究此等之原因，都由民智日開，物質之文明日形進步，殺具之製造，日見靈巧，水陸空三處，無不殫精竭思，以求殺具之殊勝。其始則後堂鎗也，野山炮也，其繼則機關鎗也，開花炮也，毒烟炮也，此皆陸地之殺具；魚雷也、戰艦也，潛水艇也，此皆水中之殺具；飛機也，炸彈也，此皆空中之殺具。以上三者，如孟子所謂：「矢人惟恐不傷人」。但求戰爭之勝利，不顧人道之傷殘，是以老子黜智尚朴，佛氏戒殺行慈，皆所以杜殺機而弭禍患也。而今人心日形險惡，世道愈入旋渦，若不急圖挽救之方，竟成一大苦海，凡關世道人心者，莫不疾首痛心，力求和平之幸福也。圓瑛雖居方外，實不同佛教中一班小乘學者，但抱出世主義，置世道人心於不顧也。而我則研究佛教，垂三十年，諦觀佛之宗旨，以宏法爲家務，利生爲天職。

佛教專重入世，而非競尚出世。經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請試味其語，但能有利於衆生，則雖鑊湯爐炭，亦所不避，要必入世功圓，方是出世事畢。曠觀今世，人慾橫流，殺機徧伏，畢竟從何挽救起，曰：「必以挽救人心爲前提。」人心是造殺具之兵工廠，人心是統士卒之總指揮，若能挽之使



歸正軌，重公理而不重強權，重人道而不重武力，則殺機自息，殺劫潛消矣。或曰：「挽救人心有何方法？」答曰：「必以提倡佛教，爲惟一方法。」何以故？佛教以戒定慧三無漏學，不漏落於生死，對治人心貪瞋癡三不善根。貪瞋癡是人心之病，戒定慧是佛法之藥，以此法藥，對治心病，法藥既到，心病自除。

戒者、止惡生善義；定者、制動歸靜義；慧者、破迷發覺義。其對治之法，試言如下：若人起一念貪心，或貪財利，或貪姿色，或貪官職，或貪田產，而欲達到其所貪之目的，則必逞其心思，用其伎倆，難免踰越乎道德之正軌；倘有人剝奪其所貪之財，拂逆其所貪之色，妨礙其所貪之爵，侵佔其所貪之產，則瞋怒之心，勃然而起，權力愈大者，惡業愈熾，那管夫人道主義，此則因貪起瞋。貪瞋既具，智慧昏迷，全是愚癡黑暗用事，名爲三毒。而能毒害衆生，受無量苦，亦名三不善根。佛教則教人持戒修身，斷惡行善，不可縱心恣意，妄生貪愛，貪愛爲因，生死爲果，一切諸苦，由之而生。故佛教人先斷貪愛，而除病根，衆生果能持戒清淨，則貪瞋癡三毒自息，身不行惡事，口不道惡言，意不起惡念，心地廓爾，寂然安靜，是謂由戒生定。靜極光通達，寂照含

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是謂因定發慧。

問：世間諸事何以如夢？答：世間諸事，本非實有，皆因衆生迷惑夢心，妄執實有，故名不覺之衆生。如世間夢境本虛，夢中人無不妄執爲實，見金錢而欲取，遇玉貌而欲戀，求升官職，求增田產，癡迷不悟，及至醒時，始識本空。人生亦復如是，一夕之夢爲小夢，一生之夢爲大夢，全世界乃是一個大夢場。諸葛武侯曰：「大夢誰先覺。」仔細看來，惟佛一人，堪稱大覺，而說戒定慧三學，卽欲普覺衆生之迷夢也。

戒者、乃爲定慧之基，亦是道德之本，有戒則衆善具，無戒則諸惡生。不僅出家人要持戒，卽宰官人民，亦當持戒。古來百官受位時，先要受菩薩十戒，庶可守德防非，利益民衆；又社會人，皆要受持，卽據社會人之心理而論，無不敬重善人，厭憎惡人，果能持戒，則置身社會之中，自必遏惡行善，爲人所敬重也。試觀佛所說五戒，不獨出家大小兩乘受之，卽在家男女二衆，亦皆受之。

一殺戒：殺生之事，首宜戒止。不可殺生害命，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昆蟲之屬，尙不敢害，況同類人道乎？舉世能持此戒，則一切殺具，皆歸無用

矣。

二盜戒：偷盜之事，亦宜戒止。不可偷盜財物，一針一草，不與不取；微細之物，尚且如是，況劫盜財寶乎？舉世能持此戒，則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矣。

三邪淫戒：邪淫之事，更宜戒止。不可邪淫婦女，他人婦女，他所守護，出言調誘，尚屬不可，況共行姦宿乎？舉世能持此戒，則法庭可省許多案牘矣。

四妄語戒：妄語之事，亦當戒止。不可虛妄出言，見則言見，聞則言聞；細故之事，都要真實，況重大關係乎？舉世能持此戒，則信用具足，不須契約矣。

五飲酒戒：飲酒之事，亦當戒止。不可沾飲美酒，酒雖非葷，而能迷性，是起罪因緣，痛戒沾唇，況儘量而飲乎？舉世能持此戒，則乘醉惹禍，自無其人矣。

此五戒、即佛氏人天乘中，說人乘教，人道以五戒爲因，五戒全缺，不得人身。持戒之男，名優婆塞，梵語也，譯爲近事男；既已受戒，可以近事三寶故。女名優婆夷，譯爲近事女。若全持五戒，爲滿分戒，生在人中，富貴雙全

，福樂具足；若持四戒，爲多分戒，生在人中，亦是上流人物，福樂稍減，美中不足；若持三戒，爲半分戒，生在人中乃是中流人物，不苦不樂；若持二戒，爲少分戒，生在人中，善根淺薄，苦多樂少；若持一戒，爲一分戒，生在人中，雖得爲人，愚癡下劣，頑鈍莫化，多做惡行，必至墮落。

又佛氏五戒，卽儒家之五常，二者相較，若合符節。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酒能迷性，不飲則不迷，不迷自然是智。仁義禮智信五者，舉世所羣認爲綱常之教，倫理之學，實足以輔世導民。又不獨佛氏與人說戒，孔子於五常之外，亦嘗與人說戒，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凡眼耳身口諸根對境時，難免被境所轉，故戒之曰，對於非禮之事，不可視聽言動也。又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授人以終身涉世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斷除貪瞋癡之意。戒色除癡迷，戒鬪除瞋恨，戒得除貪婪，兩者和融。雖然如是，究竟佛氏之戒，重在攝心，此心字，指第六意識，分別妄心，大凡犯戒，都緣第六意識，分別好醜，而起愛憎，自作諸業。攝心者、則收攝妄心，不容分別，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

種惡業，何自而生？故楞嚴經亦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當知攝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斷除貪瞋癡三不善根，此二字，卽能挽救人心，維持世道，故我敢大聲疾呼曰：「有欲挽救人心，必以提倡佛教，爲惟一方法。」

### 和平與慈悲

天津佛教居士林

佛教流行，其隱顯盛衰之迹，必視國體爲轉移。國體專制，而與教旨相乖；國體和平，而與教旨相合。和平之義，卽佛教平等慈悲之道，人民既趨向於和平，則教藉政而益顯；然人民未臻和平程度，則政必藉教以相成。何以故？欲期世界和平，宜培社會道德，欲培社會道德，應尙佛教慈悲，不存人我情見，生佛等觀，冤親一相，乃是和平之根本。儒云：「本立而道生。」假使國民之心理，未有慈悲之觀念，人我熾然，競爭紛起，不獨無以致和平；抑亦無以杜殺伐。欲殺機止息，競爭潛銷，必以慈悲化民，方可臻無爲之郅治。孔子有言：「吾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斯卽慈悲之化，深入人心，故使無爲之治，遂見於世。而我中華民國，果能崇尙佛教，慈悲之道，廣宣流布，使民日熏日習，自可日趨於道。

德。故曰：「政必藉教以相成。」是知愛教，即所以愛國也。

釋迦佛誕紀念 上海佛教淨業社

今日夏歷四月初八日，是釋迦牟尼佛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八年，聖誕良辰，今日開演說會，乃將紀念二字，分作三部，一紀念佛恩，二紀念佛道，三紀念佛德。

(一)紀念佛恩者：佛在因地，即發大願，願求佛道，度脫苦衆生故。迨功圓果滿，說法度生，垂教天下，如大夜之明燈，重病之良藥，苦海之慈航。何謂大夜明燈？衆生無明深厚，障蔽心光，如在大夜黑暗之中，全無正大光明之行。世界機關團體，有非法之行爲者，目之黑暗機關。唯佛教學說，啓人解悟，能破無明之黑暗，故喻如大夜之明燈。何謂重病良藥？衆生我執堅固，障無我理，如染重病一般，全無安樂之狀態，故世人妄認四大之身爲我，求我的衣食，求我之財產，求我的眷屬，半生碌碌，備受辛苦，若遇逆境，苦惱逼迫，無異重病。惟佛教發明，諸法本無我，這個軀壳，乃是地水火風四大合成，不要妄執爲他吃苦，這等學說，就是起重惡病之良藥。何謂苦海慈航？衆生生死纏縛，輪迴諸趣，頭出頭沒，不得出離，爲墮苦海，故世人受老病死苦煎迫之時

，每每呼人，救我救我，如溺水求救相似。惟佛教教人，斷除貪愛，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境，不起貪愛之惑，惑既不起，業則不生，生死之因既斷，生死之果自離。如世間既無種子之因，種下地去，那裏有所生之果呢？即此教人，斷除貪愛之法，就是度生死苦海之慈航。佛有如是之恩，故當紀念。

(一)紀念佛道：紀念佛道者，念佛所證無上菩提之道清淨圓滿，一真無爲。蓋佛之所證，即是我們人之所具，大地衆生，個個是佛，佛道未嘗欠缺絲毫，祇因迷真執妄，妄起分別，埋沒於塵勞煩惱之中，猶幸雖迷不失。蓋佛道不離衆生日用中，儒教有云：「道不遠人」，禪宗有云：「時時佛出世，念念佛成道。」當年釋迦佛從摩耶夫人右脅降生；我們時時有佛，從六根降生；眼見色時，佛從眼根生，耳聞聲時，佛從耳根生，鼻嗅香時，佛從鼻根生，舌談論時，佛從舌根生，身穿衣時，佛從身根生，意知法時，佛從意根生；正當根境相對，如鏡照像，智照分明，不起分別，念念復本心源，即是念念佛成道，人能不昧本具佛性，即是紀念佛道。

(二)紀念佛德者：念佛慈悲平等，普度衆生，不分同類異類，一視同仁。慈

者與衆生之樂，悲者拔衆生之苦，平等而普濟之，較之人類博愛範圍，更見廣大。若定限人類，但只愛人，而不愛物，則其愛不博，亦不平等。惟佛德無私佛智究竟，了知十類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不但同類不可傷殘，卽異類尤宜憐憫，不可以強欺弱，橫殺衆生，自取果報。人能推此慈悲兩字，以覺世導民，使人人都有慈悲之觀念，都存慈悲之事實，自可挽回劫運，成就清淨莊嚴之世界矣。圓瑛甚願社會人人能紀念佛恩、佛道、佛德，是真紀念也。

### 佛教與人生

天津佛教功德林

諸位！今天講題是佛教與人生，先講佛教，然後再講人生。佛教卽是佛之教法，佛是何許人，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宇宙人生真理，乃至徹底覺悟一心本源之理體。在過去二千九百六十五年時，降生於中印度迦維衛國，爲皇太子，具偉大之人格，犧牲王位尊榮，發心入山修道，打破一切環境，解除人生痛苦；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名爲釋迦牟尼佛。

釋迦二字，譯能仁，牟尼二字，譯寂默。當佛未出家時，觀見世間老病死苦，遂生感觸，欲求一解決老病死苦之方法，而爲人類解除人生之痛苦。此種發心，卽是孫總理所說三種仁，謂佛教爲救世之仁，佛能之，故曰能仁。佛



既出家之後，在雪山苦行六年，寂靜冥然，參究人生真理，安坐不動，靜極光通，因定發慧，默契無言大道，故曰寂默。又佛字覺義，覺則爲佛，不覺卽是衆生，不覺就是迷，佛與衆生，乃在一心迷悟之分。衆生雖迷，佛性本具，故佛成道時，說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猶如古鏡本具光明，祇因塵垢障蔽，不能發現；人人若肯擦磨心鏡，個個都可作佛，而釋迦是已成之佛。教者、我佛教化衆生之學說，綜四十九年，所說不出爲戒定慧三種無漏學說，所謂攝心爲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此戒定慧三種，卽是改造人生的方法。其宗旨純粹，義理淵博，能指迷啓悟，有益人生，故得成爲佛教。現在佛教講畢，接講人生。人生不出因果二字，由因果中間，含有善惡、苦樂、身心、生死八字，而因果實爲人生之主要，善惡苦樂身心生死隨之轉變。人生無非依因感果，無因必不成果，譬如世間無有種子，那得結實，必先種其因，然後收其果，人生之定理，亦復如是。任從那種學說，不能推翻因果，若撥無因果，卽是外道論議，世間邪說，違背正理。

按佛教以惑業爲因，苦報爲果。惑卽迷惑，如貪瞋癡等心，業卽依貪等所造之業，如殺盜淫等，此惑業二者爲因，依業因必定招感苦果。今試舉一例

，若有一人，存貪財之迷惑心，不了愛財須當取之有道，必定依着貪財之第六意識而指揮眼根，去看那裏有財，再指揮身根，去竊取或搶劫，此卽依惑造業，因也。若被人發覺，報告政府，被捕治罪，而受苦報，果也。此卽人生不出因果之明證。上約苦因苦果，而論人生，若善因善果，可以類推。更有進者，此約現世因果論，尙有隔世因果，不可不知，試問我們現前身心，卽是人生果報，畢竟因從何來？若謂從父精母血，結合所成，此卽不明人生之來源。要知我此身心之苦果，乃從前世惑業之苦因，所受之報，由夙生自己業緣，與父緣母緣三緣和合，而得受生，非僅父母精血而已。若是執精血所成，世間許多無子之人，豈無精血耶？以此推究自明。更復當知人生苦樂窮通壽夭得失，並非有那個可以主宰，完全由自己業因使然；楞嚴經云：「循業發現」是也。若明此理，對人生之境遇，可以隨緣而安，對人生行爲，自能謹慎，集中一種心力，造成一種殊勝業力，招感將來殊勝之人生樂果，自是可能之事完矣。倘有疏忽之處，惟希見諒！

### 佛法之精神

南洋新嘉坡工商學校

今日承蒙諸君過愛，開會歡迎，圓瑛自愧德薄才庸，實不敢當。惟是大家

有緣一堂聚會，很是一種良好機會，可作一番佛教之討論。

夫佛教應行討論之點，不一而足，今天不妨把佛教是消極不是消極，是厭世不是厭世，這問題先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即能解釋世人種種之誤會。因世人多以佛教爲消極，爲厭世，不生信仰，故印度爲佛教之祖國，流傳二千餘年，現在幾乎無有佛教。即東流中國，千有餘載，而今猶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種：一、佛教經書義理深奧，未易領解，由難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華與佛教之利益。二、佛教徒輩不事宣傳，即有一二窮經明理之士，亦多蘊匱而藏，不行法施，所以世人少聞佛法，聞既不聞，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門廣大，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賢善之士，遁迹山林，韜光匿采，人多不見，不肖之流，偏在社會，出頭露角，人多輕慢，因不信僧界，併不信佛教。有此三種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於世界。現因物質文明之失敗，哲學進步之趨勢，人心漸漸趨向於佛教，其間更有許多仍以佛教爲消極，爲厭世，而觀望不前者。圓瑛少安儒業，冠入空門，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實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是救世的，不是厭世。敢大聲疾呼、而告於我僑胞；試分三部討論：

一、就佛教本身而論：釋迦降生中印度，爲淨飯王太子，因觀老病死苦，大生感觸，人生斯世，而有如是三事，無論何人，皆不能免，卽發勝心，欲求一種方法解脫衆苦。如是可見最初發心卽是爲衆，不是爲己。至十九歲出家，捨皇宮樂，棄輪王位，難捨能捨；學比丘法，修頭陀行，難行能行；着敝垢衣，行平等乞，循方乞食，難忍能忍。乃至坐菩提樹下，發廣大誓，謂：「不成佛道，不起此座。」此皆大精進，大勇猛，其中具四宏誓願：誓度無邊之衆生，誓斷無盡之煩惱，誓學無量之法門，誓成無上之佛道。此種宏願，完全是積極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謂爲消極厭世。譬如世界學者要學一種學術，研究多年，放棄諸事，對其放棄方面觀之，似近消極，對其研究方面觀之，正是積極，其目的，在於犧牲個人，利益羣衆，待學成之後，將其所得學術，貢獻世界，利樂衆生；佛亦如是，豈可謂爲消極厭世者乎？

二、就佛之字義而論：梵語「佛陀」，華譯「覺者」，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一切諸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識。對宇宙人生二者論之，覺悟茫茫世間，芸芸衆生，無非業感。世界，乃衆生同業所感，共同依止，同得受用。衆生，卽個人別業所感，苦樂果報，各別不同。細分之，同業之中，亦有別業，別業

之中，亦有同業，一一皆由迷惑妄心所造，依惑造業，依業受報。世界之與衆生，皆屬果報，世界爲依報，衆生依止，衆生爲正報，正受苦樂。逆推之，果報由於業力，業力由於妄惑，妄惑不出衆生之心，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如是，則可證明世界皆是衆生業力造成，譬如世人，欲造一座房屋，亦皆由其心力，欲造幾層，便成幾層；則以小例大，心造世界，決定無疑。

試問：而今世界，是何世界？是不是人慾橫流之世界，是不是修羅爭鬪之世界，此種世界，皆由衆生貪瞋癡慢嫉妬種種惡心造成，這種惡現象，人心日積日漓，世道愈趨愈下，我愛羣愛國之同胞，無一不抱救世之思想。亦有一般人，欲以鎗砲爲救世之具，思藉武力創造和平，此乃夢想顛倒，以殺伐因，求和平果，斷不能的。現欲救世，如灸病者，須得其穴，在愚見看來，有欲挽回世道，必定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宏揚佛教，此非圓瑛身爲佛教徒，偏于佞佛也。因我佛自己覺悟，一切世界，都由心造，衆生以清淨心，造成清淨世界，以惡濁心，造成惡濁世界，故自覺之後，而行覺他，說法四十九年，說出種種法藥，救治衆生惡濁之心病。

今但舉「無我觀」之法藥，對治衆生「我執」之心病，先覺此身，乃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而有，離却四大，無我可得，千萬不可認作實我，而起貪瞋癡慢嫉妬等心。世界上人，個個能修「無我觀」，能將這個「我執」打得破，則貪等諸惡濁心，自然息滅，惡濁心滅，清淨心生，不難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佛欲喚醒世界衆生，共嘗法藥，祛除心病，經歷五時，循循善誘，自覺覺他，歷久不倦，豈可謂非積極者乎？

三、就佛之宗旨而論：佛以慈悲爲本，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衆生未出輪迴，備受諸苦煎迫，如來因興無緣大慈（無緣者，無所不緣），運同體大悲，爲說諸法，普令離苦得樂。而如來慈悲，視大地衆生，皆如一子，冤親平等，一視同仁，不生分別。如是看來，則如來慈悲，更有過於父母，父母慈悲，止於現世，如來度生，若衆生此世不受教，不得度，來世仍欲度之，必令離苦得樂方慰其心。又世之父母，若生多子，則心有分別，愛有厚薄，而如來則盡大地衆生，皆如一子，無不普救、普護，不獨法施救護，倘若應以身命布施，而得救護者，亦欣然布施，而救護之，又不獨對同類之人如是，乃至異類之衆生，無不如是。

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菩薩救度衆生，常向異類中行（即變畜生等），試舉釋迦過去行菩薩道，有一世憐憫畜生，恆遭殘殺食噉之苦，有欲救護，乃變作鹿王，管五百鹿衆，彼時提婆達多（佛之堂弟）亦作鹿王，亦管五百鹿衆。一日、國王起兵圍獵，將那座大山重重圍繞，時釋迦鹿王，念衆生命在頃刻，即思救護，乃語鄰羣鹿王言：「汝我當爲衆生，而作救護，同向大王請願，求其解圍，自後，汝我每日輪流進貢一鹿，與王食之。」商量已訖，即詣王所，能作人言，謂：「小鹿、今日爲衆請願，求王解圍，王若行獵，食必不及，一二日其肉必腐，其味必變，不如不獵，小鹿願每日進貢一鹿，與王充饌，恆得食鮮，永不斷絕。」王見鹿知請願，又能作人語，心大奇之，乃許。後二羣鹿，每日輪派一鹿進貢。一日、鄰羣鹿王派一母鹿進貢，而母鹿腹孕小鹿，三日可生，乃與王求請先派他鹿，待其子生，乃往進貢，王不許。而母鹿知釋迦鹿王有道，乃往求之，具訴其情。釋迦鹿王意想若派他鹿代死，心必不甘，誰願先死，若不允其請，則辜負所求，即以自身代往就死。既到王所，王問：何以自來？乃將其事一一告白於王，王聞之，大生慚愧，何以人而不如獸乎？即說偈曰：「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我從今日後，不食衆生肉

。「遣鹿還山，王自此持齋，禁止全國，不許畋獵，由其捨一己之身命，救護無量衆生之身命，消弭無量衆生之殺業，佛教救護衆生，乃至捨頭目腦髓而不吝惜，豈可謂非積極救世者乎？」

總上而論，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則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凡抱愛羣愛國思想家，皆當極力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於無形，化戰器爲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圓瑛欲學佛教慈悲之道，所以前在甯波倡辦佛教孤兒院，迄今九週紀念。前歲，又同本坡轉道和尚，及其師弟轉物三人，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創辦開元慈兒院，教養兼施，定額一百二十名，已歷一載。自愧不能與一切衆生之樂，拔一切衆生之苦，對此少數至窮苦而無告之孤兒，應盡佛子之天職，與以教養之樂，拔其飢寒之苦。此次來南洋也是代爲孤兒請願，籌集基金，今日迺蒙諸君開會歡迎，慚愧交併，不善言詞，統希指教！

### 謝氏宗祠講演 南洋檳榔嶼

- 一、平等慈悲
- 二、國民道德
- 三、破除迷信



今日忝承謝自友家長相邀演說，先說第一題平等慈悲：圓瑛生長福州，幼安儒業，冠入佛門，研究教理，二十餘年，孜孜不倦，乃知佛教宗旨純粹，久爲東西各國哲學界所公認，理趣圓融，超過西域九十六種外道之上，範圍廣大，現世他種宗教，所不能及。何以迥超獨勝呢？卽因其平等慈悲故也。何謂平等？法界一相，離諸差別，凡聖一如，事理無二。凡卽六凡法界，亦名六道，乃三界之內，天法界、人法界、阿修羅法界、地獄法界、餓鬼法界、畜生法界。聖卽四聖，乃三界之外，佛法界，菩薩法界，辟支佛法界，阿羅漢法界。今言其事，則有十界，若究其理，不出一心；依一心之理，而成十界之事，事得理成，如依真金，鑄成佛像菩薩像，乃至第十畜生像，皆依理成事也。會十界之事，不出一心之理，理由事顯，如指一二金像，無不是金，此就事顯理也。佛像與一切衆生像，價值平等，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是謂凡聖一如，理事不二，無有差別。

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名相雖復有三，理體本來是一。何以故？十界不出一心故，佛界心也，衆生界亦心也。心爲十法界，大總相門，生佛不二，祇因迷悟攸分，故有聖凡之別。迷此心者，是謂不覺，亦謂無明，

亦稱爲惑。依惑作業，依業受報，乃爲衆生。悟此心者，是謂始覺，由始覺漸漸覺至心源，本覺出纏，乃名爲佛；佛卽覺也，妄窮惑盡，究竟涅槃，譯云：不生不滅。然衆生雖迷，所具本覺之性，與諸佛所證圓覺之性，無二無別。故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平等平等。

問衆生既與佛無二無別，何以不成佛？不能同佛作用？答曰：性德雖同，修德有異。諸佛衆生，譬如二面銅鏡，各各本具光明，諸佛修德有功，性德方顯，如銅鏡久經磨煉，垢盡明生，大光普照；衆生修德無功，性德不顯，如銅鏡塵垢積蔽，不肯磨煉，所有光明，悉皆隱沒。此種義理，是迷悟之分，不可說衆生不是佛，亦不可說衆生不能成佛，人人有心，人人皆當作佛，如塵垢之鏡，不可說沒有光明，亦不可說不能照了，若肯加功磨之，自可與佛一鏡，同其光明，同其照用，此種義理，卽是聖凡平等。

諸佛菩薩，悟此平等之理，大發慈悲之心，慈者與樂，悲者拔苦；乃起慧照觀察，觀見一切衆生，與我本來同體，我今已成正果，得大解脫，衆生尙在凡夫，久受纏縛，由是運同體大慈大悲之心，視大地衆生，猶如一己，衆生之苦，卽己之苦，廣行方便，種種救濟，隨機施化，應病與藥，以布施、愛語

、利行、同事四攝之法，拔其苦惱，普令一切衆生，各各離苦得樂。此種慈悲非他宗教博施濟衆，博愛同胞，所可同日語也。以博施博愛雖無國界之分，以其但能及于同類，不能及于異類，佛教慈悲，範圍廣大，如金剛經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乃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普度衆生，齊成佛道，不令一人獨得滅度，所行慈悲之心，不背平等之理。

現今世界國家，本此佛理而立政體，曰平等。一、種族平等，而無貴賤之分。二、政治平等，而祛專制之法。三、上下平等，各有被選之權。究之未至心理平等，難免弱肉強食，仍伏無限殺機，豈能成慈悲之政化，達和平之目的哉？若欲達其目的，必宜提倡佛教真理，救正社會人心，培養國民道德方可。

第二國民道德——道德二字，爲國民根本，所應注重。古德有云：「尊莫尊乎道，貴莫貴乎德。」道德若存，雖匹夫夫人皆敬之，道德若亡，雖王者人皆惡之。夏桀商紂，古之帝王也，今比人爲桀紂則人怒，何以故？以其無道也；伯夷叔齊，古之餓夫也，若讚人爲夷齊則人喜，何以故？以其有德也，是知道德足以尊重者信矣。

今欲增進國民道德，先宜救正社會心理，欲正社會心理，須假佛教學說。因佛法有導民救世之真理，與社會國家有密切之關係，非余學佛偏佞於佛也。即儒書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以能有如是無爲之治化？因佛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爲世間模範，爲人民導師，有以致之也。

戒定慧三學是藥，貪瞋癡三毒是病，三毒之病，由於我法二執，衆生於無我無法之中，妄認五蘊爲實我。（一）色蘊、即人身上皮肉筋骨等。（二）受蘊、即人五根對五塵五識能領受故。（三）想蘊、即第六意識分別想像故。（四）行蘊、即第七識、念念遷流，相續不斷故。（五）識蘊、即第八識、執持壽命，去後來先作主翁故。不知五蘊積聚，假名非實，本來無我，人生上壽，不過百年，有生有死，豈是真實耶？我既非實，六塵之法，亦復虛假，如水中月，如鏡中像，本無實體，能悟此我法二空真理，自然澹泊明志，不起貪瞋癡三毒，完全國民道德矣。

世界有許多人，不了我法本空，執我執法，貪著五欲，一貪財、爲我受用；二貪色，供我娛樂；三貪名、圖我榮耀；四貪食、養我身體；五貪睡、求我

安閑。不惜唐喪光陰，若違拂我之所貪，則起瞋恨。古德云：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爲了假名之我，造下地獄之因，實是愚癡，由其心懷三毒，非但毒害己身，自受苦惱，併能毒害他人，令人受苦。欲求道德者，必斷三毒，爲惟一之宗旨，國民若有三毒，則道德日銷，世風愈趨愈下，終久不得和平，今必提倡佛教三學而對治之。

一、說戒學以持身：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相甚多，略說五戒：（一）不殺生害命，卽儒教仁也；（二）不偷盜財物，卽義也；（三）不邪淫婦女，卽禮也；（四）不妄語欺人，卽信也；（五）不飲酒昏迷，卽智也。此五戒不獨出家人當受，世間人個個皆當受之。古來國王宰官受位時，先受菩薩戒法，然後受位，以期止惡防非，世人能持五戒，堪爲人道之因，來世不失人身，現世不起三毒。此以戒法之藥，治三毒之病，增進國民道德也。

二、說定學以攝心：收攝其心，不令貪着財色名食睡五欲之境，亦不貪著色聲香味觸五塵之境。既不起貪，自無拂我所貪之瞋恨，對於諸法，不執實有，是不起貪瞋，豈是愚癡。此以定學之藥，治三毒之病，增進國民道德也。

三、說慧學以照理：照見五蘊皆空，五塵亦空，衆生世界，本不可得，現前所見人我，雖能語言住止，動作施爲，及所見山河大地，一切物像，如夢中人，夢中境，非特夢醒故空，卽未醒時，夢裏當下卽空，畢竟無實，何必起於貪瞋之惑，造種種業，受於未來苦報。如是觀察，卽無愚癡。此以慧學之藥，治三毒之病，增進國民道德也。以佛教有此利益，故社會應當提倡，國民應生信仰。

第三題、破除迷信：信者信樂義，信向義，世間一切之事，皆以信爲先導，必信而後行。現在應當研究人民所信之事，何者迷，何者不迷，迷者卽當破除而斷絕之，不迷者卽當維持而勸進之。又復當知迷卽心性愚癡，無有智慧，將邪作正，以苦爲樂，信邪苦法，是謂迷信。如世人信嫖爲娛樂，常臥妓館，信賭爲得利，常入賭場，損名譽，耗金錢，傷身體，招怨恨，沉迷不悟，是謂迷信。這等迷信，應當開導而覺悟之，破除而斷絕之；如信佛教，八萬四千法門，能治八萬四千煩惱，如前所說三學，能治三毒之類，乃入聖之階梯，離苦之軌則，是爲正信，應當提倡而發明之，維持而勸進之。

現今有人，以信佛教爲迷信者，因未曾研究佛學，不知佛理有益於人心，

有關於世道，妄以迷信目之，是屈佛教也。此一類人，但見人不信，彼亦不信，是附合而不信也；又有研究佛學，以旨趣冲深，文詞簡古，不能領會，遂即不信，此不解而不信也；又有但見僧界中，有不守教規者，心生輕慢，由是併佛法僧三寶悉皆不信，此誤會而不信也。當知佛門廣大，凡聖交參，有賢者、有不肖者，斷不可因其不肖者即不信其賢者，併不信其教與教主也。

昔孔子告弟子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亦不可有小人儒，即不信君子儒，併不信儒教與孔子。大凡宗教皆與人民有利益，門庭施設，雖然各不同，而化民爲善之旨，各宗教未嘗有異，是信宗教中之正理，皆非迷信也。鄙人現承普益講經會，請講過去現在因果經，初八晚起，每晚七點鐘開講，有志研究佛學諸君，屆時請到廣福宮聽講，始知佛教有益於社會人民也。

### 歡迎會答詞

南洋吉隆坡

今天承蒙諸公盛意，曷勝感激！欲詢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爲宗，覺悟爲要，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何謂一心？即人人所具本覺眞如心，平等一相，故謂之一心。非妄想分別心，亦非身內肉團心。本覺心者，常住妙明，不動周圓，爲萬法之本源，乃衆生之慧命，過去無始，未來無終，在聖不增

，在凡不滅。雖然人人本具，其實個個同迷，迷之則轉本覺真心而成不覺妄心，若非覺悟，何由返本！

何謂覺悟？佛者、覺也。佛即大覺悟之人，因覺此一心之理，而成道果，故名爲佛。十方世界，悉皆有佛，而此娑婆世界，乃釋迦牟尼佛爲教主，生於周昭王甲寅年，四月八日，誕質迦維衛國淨飯王宮，身爲太子，十九出家，五載參方，六年苦行，三十成道，臘月八日，夜觀明星，朗然大覺，三歎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即真如心），祇因妄想執著（即分別心），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無師智，自然智一切顯現。」因見衆生不覺，枉受輪迴生死之苦，而失涅槃不生不滅之樂。

何謂慈悲？欲以自覺之道，覺悟衆生，普令衆生皆得悟入佛之知見，與以二嚴——福德智慧二種莊嚴之樂，拔其二死——分段變易二種生死之苦。故最初於華嚴會上，現圓滿報身，轉無上根本法輪，演說最上一乘，即一心之理，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平等平等。無奈衆生根鈍，大教不契於小機，雖諸佛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亦無可奈何。

何謂方便？對彼小機心生憐憫，隱大乘一實之道，施小乘四諦之法，轉依本



起末法輪，因機設化，對證施方，故佛號爲大醫王，善治衆生我法二執之病，卽趣鹿苑中，爲五比丘說四諦法，令得出生死苦，證涅槃樂，卽成阿羅漢果。苦諦、卽苦果也。謂六道衆生，衆苦逼迫，餘道弗論，但說人道，旣已受身，備嬰衆苦；略說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冤憎會苦、五陰熾盛苦。前七爲別，後一爲總，世間誰人能免。

集諦、卽苦因也。集積見思煩惱，見有八十八使，思有八十一品，撮其大綱，不出我見我愛，於無我妄執有我，我見旣具，貪愛斯起。對於五欲境上，卽財色名食睡，貪財爲我受用，貪色爲我娛樂，貪名爲我榮耀，貪食爲我滋養，貪睡爲我晏安。都因我字，作種種業因，依因感果，故受無量苦報。苦者人之所厭，樂者人之所求，世間之樂，樂不久長，故天報旣盡，衰相現前，人間之樂，豈能長保，當求出世間樂。

道諦者，樂因也。三十七品助道法：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總之不外教令破除見思，斷惡修善。卽以四念處論之，第一觀身不淨：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常流不淨，人是革囊盛糞臭穢之軀，無可愛樂，當生厭離。第二觀受是苦：六根領受，六塵境界，或違或順，無非

是苦，不但違情拂意之境是苦，卽順情適意之境，樂不久長，亦屬是苦，當生看破。第三觀心無常：妄想分別心，念念攀緣，執着所緣境界，妄生憎愛，恣意取捨，生滅不停，應當降伏其心，不令分別，則生滅自滅矣。第四觀法無我：現前內身積聚地水火風所成，假借父精母血而有，本來非我，衆生妄執爲我，我字一字，卽是衆惡之根本，我之財產，我之眷屬，我之名位，我之權勢，種種保愛，種種擴張，爲了這個虛假不實之我，弄得自身不得安樂，世界不得和平。應當觀察四大本空，一息不來，我在何處，我執若破，則貪癡見慢，自然殄滅，庶幾與道相應矣。

滅諦者，樂果也。因修道斷惑，破除我執之惑，惑不起，則業自亡，業既亡，則苦自離，不受生死，而證涅槃，不生不滅，超出三界，是佛對小乘之機，爲說四諦法者，卽離苦得樂之勝方便也。

大乘之道，更有進焉，卽心卽佛，人人有心，人人是佛，若能覺悟此理，是爲大根機人。但能迴光返照，捨妄歸真，佛道豈遠人哉？孔子曰：「道不遠人。」誠哉是言也。偈曰：「大道不從心外覺，真源須向靜中看。」

今日之時代，是什麼時代，豈不是競爭時代嗎？現時各界羣尙競爭，而教育界欲求進步，亦不得不競爭。惟是競爭二字，還在人之善用與不善用。若善用之，爲進步之先導，若不善用之，反爲失德之原因。

我等學者，既要從事教育之競爭，凡對各種學說，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學說，儒學學說，哲學學說，佛學學說，研究時必須具一種眼光，把那學說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門戶意見，凡有益於人生身心德業學問智識者，都要採取體會。卽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細審定，如此可謂知己知彼，始足應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與世界學者之酬對。

圓瑛 少安儒業，冠入佛門，研究佛學之與儒學，實則同條共貫。其修養工夫，釋氏則在「返妄歸真」，孔氏則在「克己復禮」；其到家消息，釋氏則在「明心見性」，孔氏則在「窮理盡性」。又儒書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佛典云：「妙高（山名）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峯頭，諸祖略容話會。」此會通儒釋教理，若合符節。

科學之與佛學，相關之處亦多，從前改良教育之時，有人謂我：「將來科學發達，佛學必至湮沒。」余則曰：「不然！世界科學愈進步，而佛學愈昌明

。何以故？正由科學之發明，足證佛學之淵博，如科學用顯微鏡照見水內有無數微生物，佛教律藏中早說：「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又科學發明一種電話，雖地方遠隔，一呼即應，佛經早說：「音性雖徧，而不發現。」聊舉二者，皆由科學發明，方證佛語真實。

又科學競爭之進步，必研究哲學。復因哲學派別分歧，各據所見立說立論，以致學者莫衷一是。由哲學乃引入佛學研究，佛學一旦有得，即可解釋哲學科學之疑點。我等學者，慎勿輕視佛學，佛學爲衆學之淵府，如世之大地，無所不具。

圓瑛 今日見諸位青年同胞，濟濟一堂，有無量之歡喜，有無盡之希望。將來教育之發達，全藉諸位，將來國家之富强，亦全藉諸位。惟是當此青年時節，欲竇方開，最要把持，最要審慎！古人云：以之作狂有力，以之入聖亦有力，即在善用其心與否？縱使說得到，還要行得到，方算真學問。切忌畏難苟安，唐喪了青年最寶貴之光陰。務必具一番毅力決心，不容少懈，定要達到所學之目的而後已。如撐上灘舟相似，必到灘頭，方堪休息。正當上灘之時，一篙拔起，一篙卽下，刻不容緩。倘若稍縱卽逝，不特不進，而且反退。過了一

灘，又是一灘；學者小學畢業了，還要努力求中學畢業，大學畢業，亦復如是。余有一偈，請試思之：「學者如撐上水舟，一心只望到灘頭，若非努力勤精進，暫歇篙時便下流。」如是看來，毅力決心，自不可少也。

### 佛儒教理同歸一轍

佛教者，是釋迦牟尼佛覺世利生之教也。其教有大小乘：

小乘抱消極主義，獨善其身，得少爲足。

大乘是積極主義，普度衆生，利他不倦。

佛字，卽是覺字意義，對衆生之不覺，而佛所以稱覺。今先說衆生何以不覺，然後再說佛之所以稱覺。衆生之身，本是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組織而成。一個幻質皮肉，筋骨屬地大，津液精血屬水大，周身煖相屬火大，出入氣息屬風大，猶如儒教所云：此身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成。佛教云：四大假合，本來無我，不過假名曰我，衆生迷而不覺，妄執此身以爲實我，卽是我執之病。因有我執，而起種種貪愛，由愛我故，而起種種營求。衣食也、住處也、財產也、眷屬也、功名也、莫不殫精竭思，造成種種之業，依業所感，將來必定要受種種果報，輪轉六道，不得出離。衆生不特不知此身是無我，並

且不知此身是苦的、是空的、是無常的、是無我的，故名不覺之衆生。

釋迦是姓，譯爲能仁，牟尼是名，譯爲寂默。佛覺悟此身苦空，無常無我，所以稱覺。他本是中印度迦維衛國淨飯王第一太子，十九歲時出外遊行，因見老病死相，即時覺悟此身是苦的，一切衆生無論富貴貧賤，皆逃不了這三個字。

何謂老苦？正當青年壯歲，轉眼衰相現前，髮白面皺，眼花耳聾，齒落血枯，種種不得自由。

何謂病苦？寒暑失調，身體不和，發生種種疾病，姑勿論沉疴之症，即說傷風咳嗽，已覺難堪。

何謂死苦？人壽無常，有生必死，世緣已畢，四大分離，其中慘狀，猶如生牛剝皮，生龜脫殼。

佛覺悟老病死苦，人人莫免，所以發心出家，有欲自度度人。白馬踰城，青山斷髮，五載諸方遊歷，六年雪山苦行，至三十歲，臘月八日，夜觀明星，忽然悟道。三嘆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即佛之稱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惟佛圓滿覺悟，得證此理，故稱爲佛即大覺悟之人。佛成道後，即

以自覺之道，普覺一切衆生，猶儒教所云：「使先覺、覺後覺，是天民之先覺者也。」佛說法四十九年，因機設教，對症施方，觀衆生心，有種種病，故說種種法藥而對治之。衆生心病，不比內外科各症，而內外科東西醫士有能力，東西藥品有功效；至於心病則東西醫士皆束手無策，惟佛能醫之，故佛又稱爲大醫王，能醫衆生身心各病。衆生心病具足八萬四千，其中分爲界內界外。界內、三界之內，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種凡夫。界外，三界之外，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三種聖人。此爲九法界衆生，皆有心病。

界內衆生根本心病，是我執，妄執此身，以爲實我。

界外衆生，根本心病是法執，妄執修證，以爲實法。世界到了今天，國與國不和，族與族不和，人與人不和，推原其故，根本之病，就在衆生我見心太重。汝心也要爲我，他心也要爲我，個個之心，都要爲我，以致釀成惡濁世界。

今日若要挽回世道，必要救正人心，若要救正人心，定要提倡佛教無我之理。孔子亦云：「毋固毋我。」兩教聖人，同歸一轍。但無我二字工夫，說之甚易，做之很難。佛教世人，修無我觀，先要觀察此身是四大假合的，爲總報

之主，衆苦所集；次觀此身是空的，四大危脆，究非真實；次觀此身是無常的，人命只在呼吸之間；再觀此身是無我的，我者、主宰義，此身完全不能做主宰，他受饑時，不能叫他不饑，他要寒時，不能叫他不寒，他要老病死時，不能叫他不老不病不死，可見自己完全沒有主宰，那裏可以稱我。

世界之人，各各能把這個我字看得輕，自然能爲社會國家服務；能把這箇我見打得破，自然能致社會國家於和平。汝亦無我，他亦無我，個個人都是無我，我見既破，我執自除，則貪瞋癡慢諸惡濁心，無自而生，豈不是能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耶！

即就圓瑛創辦慈兒院說起來，亦是學佛大乘無我之行。大乘之道，志在利他，先須打破我執，放棄自己講經工作，而爲利孤之工作。僕僕風塵，籌募基金，而爲永久鞏固之計劃，亦寓有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之至意。何以故？此種孤兒，既無父母之倚靠，若無人栽培，令其得受教養之利益，必至流爲乞丐，習染不善之心。長大之時，既無學問，又無職業，難免不爲盜賊匪類，此時若能教之、養之，則將來社會上卽少許多失學失業之人，社會和平之秩序，自可希冀矣。



救濟孤兒，本是大乘菩薩慈悲之道。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卽同儒教博施濟衆之理。儒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云：「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如是種種會通佛儒，可謂合轍。凡有心挽回世道，救正人心者，請同心協力，提倡佛儒無我之理。人心既無我執，世界自得和平，請質高明，是否有當。

### 修身攝心之法

監利縣監獄

我佛所說法門，因機施教，猶如對症開方，由衆生有種種病，故佛說種種法。果能信解依修，無不得益。是以稱爲無上醫王，乃能醫衆生之心病者。一切衆生，皆依妄心，迷惑不覺，妄執此身爲我。因有我執之病，遂起貪瞋癡慢，諸不善心：貪財爲我受用；貪色爲我娛樂；貪名爲我榮耀；貪食爲我滋養；貪睡爲我安息。如若拂我所貪，奪我所貪，卽起瞋怒之心，貪瞋用事，是名曰癡。傲慢貢高，作諸惡業，依業受報，因果不昧，受諸苦惱。卽現前獄中諸位，而受法律處分，推究其原因，定然爲有執我之病，而起貪瞋等惑，依惑作業，依業受苦，無有一人，不是如此。佛審察衆生，生死根本，皆我自心造成，所以教人修無我觀。觀察此身，不外色心八法，和合而有，外身屬地水火風四大，

內心有受想行識四陰，並無有我，我既無我，貪瞋癡等惑自何而生？世界衆生，人人能把「我」字看得空，自然一切放得下，那裏還有犯法之事。惟是監獄，是一個覺悟回頭的好地方，好機會。奉勸諸位，正好因此挫折，大生覺悟，從此改往修來，捨惡從善，思監獄苦，發修行心。不獨出家人要修行，即社會上無一人而不要修行。儒教亦云：「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現今世界不和平，國家不安靖，社會不良好，皆由險惡人心之所造成，天災人禍，循環不息。果欲挽回浩劫，非救正人心不可，欲救正人心，唯有研究佛學，皈心佛法，爲唯一之方針。余今分作修身攝心二法，略示如下：

修身、須依佛制五戒之法。此法乃佛爲在家男女二衆所說。一殺戒：慈悲爲本，不殺生命。二盜戒：他人財物，不與不取。三邪淫戒：夫妻之外，不犯邪色。四妄語戒：出言真實，不敢虛僞。五酒戒：酒能迷性，醉後招殃，故不能飲。此五戒法，可以包括國家一切法律。國民果能人人持五戒，則法院無案牘，監獄無犯人。諸位、請將獄中各人犯罪之事，推究起來，大約都是不持五戒所致，望此後大家發心，受持五戒，以修其身。

攝心，古人有言：「心能造天堂，心能造地獄。」就在攝與不攝之分，攝

之則衆善具，不攝則諸惡起。欲攝其心，須得其法。我佛還有一種至簡易至殊勝之法，可以收攝其心，令不放縱；即是發心念佛法門。但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句名號，念念相續，即可爲滅惡生善，離苦得樂之大因緣。此法甚難信，先當細心研究。罪惡之成，不出言行，言行之起，不離心念。我佛慈悲方便，觀察衆生起罪根源，皆由心念，故教人念佛。乃是以念止念，以一念佛之念，止絕一切惡念，惡念不生，惡言惡行，何自而立？則身口意三業清淨，又名淨業法門。直接則挽救人心，間接則維持世道，可以補足政治法律之不及。諸位、在監獄內，正好念佛。念佛要至誠懇切，念到一心不亂，雖在苦中，自然不覺痛苦。發願求生淨土，親近阿彌陀佛，則可永離三界之牢獄，而免娑婆之衆苦，望各努力行之！信願行三種資糧具足，則往生淨土必矣。請輾轉勸導幸甚幸甚！

### 國民應盡天職

福州教導團

一大慈悲

二大無畏

三大無我

今天圓瑛承貴團長相邀，到此演講，自愧學識粗淺，沒有甚麼好言論可以貢獻諸位，今日講題，定爲「國民應盡天職」。

天職者、天然之職任也。國民生在宇宙之間，國家領土之內，則愛國一事，就是人之天職，無有一人，不負這種責任。古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必定有愛國心，方纔可算得有國民資格，若無愛國心，則失國民資格。圓瑛雖居僧界，爲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國民一份子，所以當具愛國之心腸，時切愛民之觀念。當民國光復之後，國基未曾鞏固，政權不能統一，烽煙四起，民不聊生，乃作一聯云：「愛國每垂憂國淚，感時深抱救時心。」然我既然爲僧，沒有甚麼能力，到底如何救國？如何救時呢？所以反覆三思，民者、國之本也，民心既日積而日漓，則國勢當愈趨而愈下。若欲挽回國運，先當糾正人心；欲正民心，必本佛教心理革命之學說，革除種種弊惡之心，復歸諄善之心。民心正、天心順，國家自有和平希望。所以奔走各方，宣傳佛教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之主義，使人人感覺可以促進和平之實現，此卽圓瑛站在僧界地位，欲盡衛教愛國之天職。

諸位、挺身軍界，所負保民護國之天職，較諸其他人民爲更大。人民以軍隊爲保障國家，以軍隊爲干城，所以人民有納稅之義務，國家有餉需之供給，俾得專其心，一其志，以盡保民護國之天職。圓瑛回閩，卽聞貴團之訓練頗著

令名，長官之教導，不遺餘力；更兼貴團長在軍隊閱歷多年，經驗不少，志願訓練一種模範軍。故不惜種種犧牲，百般籌劃，衣履之得宜，飲食之適口，住處之設備，月餉之厚給，先謀諸位生活上之利益，然後進求達到人民國家之利益。這種用意，可謂盡美盡善。諸位若能各盡天職，仰副貴團長之願望，則不僅貴團幸甚！即社會國家亦幸甚矣！

諸位、常得長官之教導，何必圓瑛在此饒舌呢？因承貴團長之意，要圓瑛講些佛學，勸令諸位，本學佛修身之觀念，建保民護國之勛業。故今爲講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三種精神學。此三者、乃是佛教大乘救世之學說。有人說佛教是消極的，是厭世的。這是未曾研究過佛學，隨聲附和之詞。不曉得佛菩薩大乘願行，完全是積極的，完全是救世的，爲軍人者，一定要學佛教這三種精神學。

第一、大慈悲之精神學。何謂慈悲？慈者、與人之樂；悲者、拔人之苦。大者、不分界限，無間親疏，不同世間父母之慈悲心。父母愛子，皆是慈悲之心，與以飽煖之樂，拔其飢寒之苦。然其範圍狹窄，不能普及。我佛菩薩運無緣慈，起同體悲，廣觀大地衆生之苦，即我之苦，百般營救，必使離苦得樂，

於心始安。但有利益，無不興崇，其慈悲爲何如也！這種佛教大慈悲之精神，諸位負有軍人天職者，應當學的。如我國人民向受帝制之壓迫，軍閥之摧殘，受種種苦，失一切樂，爲軍人者，當運大慈悲，爲人民解除壓迫之苦，推翻帝制，打倒軍閥，享和平幸福之樂，這是盡軍人之天職。上節講者是爲黨爲國軍興時之天職，現今國家統一，戰事告終。

如何是立身之天職呢？大凡人之有欲立身世上而無愧者，必須先正其心。欲正其心，首宜除去貪瞋癡慢之心，常存大慈悲心，方爲得立身之根本。貪字範圍很大，世間之人多爲貪心不足，到結果時，弄得「身敗名裂」。我們立身，第一、不可貪非義之財。財雖人人所愛，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義所當得者得之，義所不當得者，就是黃金盈前，不敢妄取，若使竊取強取，都爲非義；此喜得金，彼苦失金，卽非慈悲心。第二、不可貪非禮之色。色雖人人所愛，然一夫一妻，世法所許，夫妻之外，他人妻女，他所守護，斷斷不可有非禮之舉動，或言詞調戲，引誘成姦；或強暴行爲，壓迫從事，令人失節受玷，此皆非慈悲心。第三、不可貪虛榮之名。名雖人人所愛，然求名不如求實。倘無實行可錄，縱得虛名，其名不足貴，若有實行，在軍中勤勞服務，必爲長官同

侶所共愛敬，雖然名位不高，其實際之資格，已軼駕虛名者之上。惟是從軍之人，先要認定從軍之目標在那裏，在圓瑛看來，其目標在乎「建功立業」，不在乎「昇官求榮」。若徒貪虛榮，不重功業，令功業不得完成者，即非慈悲心。

上說貪心當除已竟，今說瞋心亦不可起。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吾人之心，猶如一片大地，起一念善心，心地上即植一株功德樹；起種種善心，即植許多功德樹，樹多成林，名爲功德林。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瞋火便能燒去功德林，故是瞋心宜除，無論同事之觸犯欺侮，長官之訓斥責罰，皆當忍受，不可鬪諍懷恨。若瞋心不除，即失慈悲之心。

次說傲慢之心，亦宜革除。慢本不善心，共有幾種不同。一、資格不及我者，對他則起慢心，看他不起，此爲「單慢」。二、資格與我相等者，亦起慢心，自高輕人，此爲「過慢」。三、資格超勝與我者，亦起慢心，反以爲猶不若己，此爲「慢過慢」。在佛經裏，論「慢心」共有七種，除去上面三種，更有「我慢」、「邪慢」、「增上慢」、「下劣易知足慢」。總之，這些不善心，皆當斷除。惟是軍隊之中，階級甚多，對前三慢更宜注意。若資格好者，對在下之人不可輕慢，須本佛教大慈悲，一視同仁，百般體恤，時存愛下之心。

若資格淺者，對在上官長，不可傲慢，須本佛教大慈悲，服從命令，勿令生惱，時懷敬上之意。果能在下者常敬其上，他日爲人之上，其下亦必敬之，此乃因果不易之理。倘在上者常敬其下，自然人心悅服，其下定能擁戴，上愛下敬，相習成風，則慢心全祛，一團之衆，猶如水乳和合，而保民護國之勛業，何難建樹呢！以上所講是爲大慈悲，更有大無畏，大無我二義。

第二、大無畏之精神學。無畏者、無所怖畏，俗語說：就是「不怕」。大凡人有畏心，其志必怯，事業難成。心若無畏，其氣必壯，功業易建。人生所畏之事甚多，不能枚舉，求其最切近於己者，是人人無一不怕老病死三事。怕老何故？以壯歲日遷，老景漸迫，精神昏昧，殆至不久於世。怕病何故？以四大（地、水、火、風解在後）失調，一身困苦，醫藥罔效，命在頃刻之間。怕死何故？以貪生怕死，人所同情，一息不來，永成千秋之別。以上所說三事，究竟只是一事，怕老者爲死期將至，怕病者爲死相現前，就是一「怕死」而已。佛教所說大無畏者，不是不怕法律也，也不是不怕因果也，就是「不怕死」。而能「不怕死」者，是得「大無畏」也。

法律不可不怕。以法律爲立國之本，一切人民皆依法律爲保障，故當視如



神聖不可侵犯。卽軍中之軍令紀律，亦復如是，均要遵奉。因果，亦不可不怕。世人多由不信因果，所以縱心造惡，而無忌憚，以致墮落。實在因果是世間不易之定理，作善因必招樂果，作惡因必招苦果，依因感果，無可改移。因是種子，果是收成，世人種甘蔗之種子，必得甜味，種苦瓜之種子，必得苦味，因果定然相符，斷無「種甘蔗結苦瓜，種苦瓜生甘蔗」之理。世人每說，「佛家創因果之說以惑人」此語實屬大錯。

不知信因果者爲不惑，不信因果者，正是大惑。因果之說，不獨佛家有之，例如，儒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詎非因果之說乎？道家太上感應篇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形直則影直，形彎則影曲。」以因果決定不離，故喻如形影。佛教則曰：「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獄。」此爲大乘正理之說，與世人所說生天堂墮地獄，其主權操在閻羅王者，大不相同。倘信閻羅王有這種特權，是謂迷信，而非正信。大乘正破此種迷信，佛說：天堂地獄皆由人心善惡所作成，人心善惡爲因，天堂地獄苦樂爲果，一切果報，不出因心，深信「因能感果」是謂正信，可以破除迷信。

有人反指佛教爲迷信者，實在屈之也。天堂樂果，所受福樂，自然思衣食來，思食食來，所住宮殿，七寶合成，六塵境界，莊嚴美妙，五種神通，（天眼澈見，天耳遙聞，他心悉知，神足遠到，宿命不昧），一一具足。若不修十善，決定不能生天。十善不出身口意三業。身三業：不殺、不盜、不邪淫。口四業：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意三業：不貪、不瞋、不癡。

殺生之事，本是傷慈，然立身軍界，爲除暴安良，保民護國，奉有軍令，而與私意殺害者有別。若對私人份內，一定不可行。殺人爲因，必招人殺之果，如無故殺人，以強凌弱，則處以軍法，豈非等同自殺耶！故身以不殺爲善。不盜者、不可偷盜他人財物，一針一草，不與不取，臨財毋苟得，見利必思義，故不可偷盜。不邪淫者，他人妻女，他所守護，不可非禮故犯，調戲誘姦，脅迫從事，俱屬有罪。古訓有云：「萬惡淫爲首。」又云：「孽海茫茫，首惡無如色慾。」故不可邪淫，此爲身業三善。

不妄語者，吐詞真實，無有虛妄。不綺語者，不說花言巧語，每見世人，口頭甜如蜜，心內利如劍，此卽綺語。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不惡口者、不可以惡毒語言咀罵於人。不兩舌者，不可向彼說此，向此說彼，兩頭搬

弄是非，此爲口業四善。不貪者、恬淡自守，對一切順情之境，不生貪愛之心。不瞋者、忍辱爲懷，對一切逆情之境，不起瞋恨之念。不癡者、心常覺悟，對一切理事之中，不存癡迷之見，此爲意業三善。身口意三業，能行十善，是卽天堂之因，天堂乃是十善之果，若反此不行十善，而作十惡，則是地獄因，地獄亦卽是十惡之果，故曰：「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天堂有路，若不作善業，雖然欲生，到底不生。地獄無門，若作惡業，雖欲不入，不得不入，此卽「因果不昧」之理。

世有邪見之人，不知因果，有同時因果，現生因果，隔世因果三種之別。時常撥無因果，此爲「破見」，是大罪過，不獨自誤，而能誤人。故曰：「破見之罪，比破戒爲更大。」何謂同時因果？如有一人，見別人身帶多金，竟然攔路搶劫，隨卽被捕鎗決示衆，此爲「同時惡因果」。若有一人，遺失公款，無力賠償，有欲尋死。更有一人，察知其故，付款代償，以救其命。旁觀者，卽讚此人爲大善人。施款救命，因也，得大善人之榮譽，果也，此爲「同時善因果」。

何謂現生因果？少年所作善惡，中年受報，中年所作善惡，晚年受報。古

語云：「莫道爲善不昌，殃盡必昌。莫道爲惡不報，祇因時節未到，時節若到，絲毫不錯。」何謂隔世因果？以世人今生雖然作善，而前世惡業果報未了，今生善業薄弱，不能敵他，故不能即感善果。世有一種作惡之人，愈作愈發達，並非作惡所感樂報，亦由前世善報未了故也。

佛教古德有偈云：「欲知前世因或善或惡，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或善或惡，今

生作者是。」凡論因果者，定要明白三世因果。因果二字，實足以範圍人心，倘若撥無因果，生大邪見，自誤誤人，必定墮落地獄。昔有一僧遇有人問曰：「大善知識，落因果否？」答曰：「不『落』因果。」由此錯答一字，五百世墮落野狐之身，至百丈祖師時，化現異人，而來聽法，聞說「不『昧』因果」，方始滅罪超生，是則因果不可不怕也。我說佛教大無畏者，乃是不怕死也。

凡爲天下奇男子，世間大丈夫，必有高尚之見解，視色身如夢幻，視生死如鴻毛，但求建功立業，保國安民，對於個人，無有不可犧牲者。余嘗與人書聯云：「丈夫自有冲天志。」男子故當存救世之心，正氣歌云：「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吾人秉兩間之正氣，自當養吾浩然之氣，而成偉大之事業。切勿「貪生怕死」，爲

無生氣之傀儡。必須認定目標，我生斯世，自當盡我天職。但能福國利民，則雖肝腦塗地，皆所不惜，能存此心，自得「大無畏」。

佛云：「身如聚沫，身如芭蕉。」本是無常不實之物，何必過於愛惜！若把此身看得輕，生死自然不怕，大無畏之精神自可現前；況生死之中，還有不死者，如能為國捐軀，名留青史，色身雖死，精神不死，如黃花岡諸烈士，身死功存，年年受國人之紀念，其榮耀為何如也！諸位！生為男子，立在軍中，當抱偉大之思想，期立不朽之功業，齊學佛教大無畏之精神，人人為大丈夫，個個為奇男子，方能壽世不死也。

第三大無我之精神學。先要從「我」字講起，後講到「無我」，再講到「大無我」。一切世人，莫不共執現前身心，以為實我，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何謂顛倒？本來無我，妄執為我，是為顛倒。「種種」二字，即指身心，二皆妄認，對於無常不實之身心，認作真實之我，故曰：「妄認身者」。世俗云：「是父精母血，結合而成。」佛教云：「是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有，皮肉筋骨屬地大（有形質如地之有礙）；精血便利屬水大；周身煖觸，屬火大；鼻息運轉

爲風大。』猶儒教云：『人身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成之義。』

四大中，前三大易知，第四運轉，說爲風大，難知。風者、有流動運轉之功，如手足運轉，皆風大之力用。假使風大失調，在手不動，則名『手瘋』，在足不動，則名『足瘋』，以此可證一身運轉，皆屬『風大』。四大和合，虛妄有生，四大分離，虛妄名死。人身之死，風大先離，鼻息遂斷，周身不動。第二火大亦離，身發冷觸。第三若不及時收斂棺中，胖脹水流，水大亦去，祇剩皮包白骨，到底亦無。有難云：『白骨不無。』答曰：『非實不無，不過不即無，而經久方無，白骨終化爲土。』若不化爲土，則前朝所葬之人不少，自應徧地皆成白骨場，何以古墳掘之，內即無骨，即此可證白骨，終歸於空。四大既是有合有離，自屬無常不實。人生上壽，不過百年，世緣既畢，斷難由我主宰保留此身，永遠不死。

由是看來，此身究竟非實，衆生妄認四大爲真身者，是一顛倒也。心者、有『真』有『妄』，世俗多皆『迷真認妄』，『執妄爲真』。何以知之？試問於人曰：『汝有心否？』彼必答云：『有心。』再問曰：『汝心在何處？』彼必以手指胸中云：『在這裏。』此人卽是不知真心，彼所指者是肉團心，雖名

爲心，但是肉質，狀如蓮華，晝寤則開，夜寐則合，全無何種功能用。我說此心無用，只恐大家必定懷疑不信。現在此心，而能東思西想，何以說爲無用呢？然此種說話，一錯再錯，將肉團心當爲真心一錯也。又將第六「意識」思想之功能，認作肉團心之功能，再錯也。

肉團心若能思想，則此心未離身中，皆當思想，何以人身乍死，此心仍在，即便不能思想？當知思想是第六「意識」，人死六識離身，故肉團心雖在，便不能想，即此可證肉團心無用。第六意識雖能思想，只是六塵緣影，亦非真心。何謂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塵境，吾人具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於六塵，而起六識之心：眼根對色塵，而生眼識；耳根對聲塵，而生耳識；鼻根對香塵，而生鼻識；舌根對味塵，而生舌識；身根對觸塵，而生身識；意根對法塵，而生意識。

吾人六根對六塵之境，而起六識之心。前五識力微，惟第六意識，其力最強，善能分別好醜，而起憎愛，使令身口造作惡業，將來能使第八識依業受報。第六識心，雖有種種功能，畢竟非實，本無自體，隨六塵爲有無，如眼根見色，即有分別色塵之意識生；乃至意根對法，則有分別法塵之意識生。六識爲

能緣心，六塵爲所緣境，塵有則有，塵無則無，六塵如形，識心如影，卽指此心；無體非實，衆生妄認六塵緣影爲真心者，是二顛倒也。

一切衆生，無不妄認虛僞身心，執爲實我，旣執爲我，必存愛我之心，貪瞋癡等諸不善心，無不因此輾轉發生。如世人貪求財色名食睡五欲之境，皆是因「我」而起。何以貪財爲我？要受用故。何以貪色爲我？要娛樂故。何以貪名爲我？要榮耀故。何以貪食爲我？要滋養故。何以貪睡包含床榻被褥在內爲我？要安樂故。佛經云：「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此「根」卽生於「我」字，若我所貪之財色名食睡五欲之境，或被人妨礙，或爲人攘奪，則瞋怒之心勃然而起。貪瞋旣起，無惡不作，心地黑暗，是大愚癡。貪瞋癡三毒，實以「我執」爲本，一一無非爲著「我」。然「我」之範圍，能漸漸擴大，初貪求一己之五欲，如是輾轉及於妻妾子孫，由一家而一族，其貪愈不可遏，瞋癡亦然。一切世人，各各皆因「我」而起三毒之心，故國家日見糾紛，世界不得和平，「我」之爲害，洵大矣哉！

佛觀衆生，皆因「我執」之病，所以起惑（卽煩惱心）作業，依業受報，輪迴生死，不得解脫。由是說出「無我」之法藥，而醫衆生「我執」之心病。若能了



知身心虛妄，不執以爲實，則我執心病除矣。佛說「無我觀」，即是「澈底的人生觀」。教人觀察吾人所認「我」者，本來「無我」。不過色心二法組織而成，假名曰「我」。色法有四，即地水火風四大組織而成肉體，謂之色蘊。心法亦有四，即受想行識四蘊。合爲五蘊，蘊者，積聚義，積聚五法，方成爲人。色蘊已知，何爲受蘊？受者、領納爲義，能領納前塵境界，如眼受色，耳受聲等。想者、取像爲義，能想像所受境界好醜，不好醜等。行者、遷流爲義，即念念思量，相續不斷，如急流水，日夜遷流，無暫停歇。孔夫子一日在川上嘆曰：「逝者（即遷流）如斯夫，不捨晝夜。」即說行陰，非說水也。

識者、了別爲義，而能了別諸法，若按第八「阿賴耶識」（譯爲含藏識能含藏根身器界種子等），

又名「執持識」，能執持一期壽命，而得住世。故作「無我觀」者、觀察依此五蘊身心，假名曰我。如五人組合而成團體，五人分散，團體即無，本無實我可得。若執色蘊是我，其餘四蘊又是誰，若執五蘊皆我，豈有五我之理！反復觀察，「我」不可得，是謂「我空」。佛有時說「我空觀」，即「無我觀」。令人觀察此身，本來是空，不必等到死後纔空，即現前未死本是空的。

此身如夢境，此身如幻事，所以當下即空，這種道理，明心覺悟之士方信

。若未具慧眼者，多皆不信，且必欲諍辯不已。謂「現前此身，非在夢中，何得謂爲夢境？這種思想，人多如是，這正是大夢未覺，而在夢中作夢想也。當知一夕之夢爲小夢，一生之夢爲大夢，不可但認夕間是夢，而執一生非夢。古德云：「世間是個大夢場。」諸葛武侯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此兩則，皆指一生爲大夢，此身正是夢中身，不待夢醒身空，正在夢時，其身本空，佛則覺醒浮生大夢，故稱大覺世尊。

何謂幻事？世有幻師，能以幻咒幻術之力，變化種種事物，如取一碗水覆之，以巾含咒書符，少頃挈巾示人，水中有一尾鯉魚，有智大人，則知此魚幻術所成，不認爲實，若無識小人，一見則以爲真；迷者如小人，覺者如大人，覺我此身，同彼幻事，吾人能常作夢觀幻觀，此身自空，我執自除。既不執身心爲我，自無愛我之心，而貪瞋癡等三毒煩惱，亦無自而生矣。上說「無我」，如何是「大無我」？內觀察一身之我，既然如夢境如幻事，則所謂我家我族，一一無非如夢如幻，則無我之範圍，亦漸漸擴大，而爲「大無我」。諸君在軍界中，一定要學佛教「大無我」之精神，學不存身家之「我見」，自然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恐怖既無，膽氣自壯，可以「建功立業，福國佑民」。

更有最後數語，諸君、切當謹記！爲軍人者，不但當觀身空，還要更觀境空。若能觀得身境俱空，則雖大敵當前，自能鼓其銳氣，逞其雄威，奮勇爭先，不貪生，不怕死，如入無人之境，何難立破勁敵，立奏奇功！此卽圓瑛所希望，諸君！位位身爲奇男子，位位將立大功業，自愧才拙語鈍，不善講演，惟祈指正！

### 歡迎會演講

福州功德林講經法會

圓瑛前在此間講經，承諸道友，殷勤招待，銘感奚如！別後身雖在外，而心常在閩，屢擬重來，與諸道友研究佛典。乃因法務牽纏，又兼環境所迫，致欲行輒止，忽忽又隔三年。此次回閩，路經申江，適因寺產風潮，同人推爲代表，前往國府請願。竊以寺產，乃僧衆命脈，佛法賴僧侶流傳，寺產不存，僧衆無以生活，佛法恐亦因之而消滅。由是徇同人之請，前往國府，主以信教自由，各國皆然，卽國民黨綱，亦有明文規定。幸國府中亦有愛護佛法者，芻言得以採納，卒對教育會議案擱置。惟對於佛學院、養老院、孤兒院等，頗爲注意，代表悉承認之。我們對於社會上慈善事業，本屬應爲，故在上海籌議開設養老等院。往返蘇浙，多爲阻滯。同人皆欲挽留，幫同整理，但承諸林友，

邀約在先，敢不履踐。由是乘間旋閩，本日諸林友開會歡迎，誠不敢當。圓瑛聞人回閩，更無歡迎之必要，既承諸林友熱誠，望將歡迎圓瑛移爲歡迎佛法。諸位如此誠意，足見對於佛法，確爲誠懇，圓瑛於此，亦有感焉！本日未遑答詞，但念我等都是佛教徒，我心直言直，甚望諸位既爲佛教徒，必求名實相稱。

夫學佛兩字，乃是佛教徒責任，既爲佛子，當作佛事。所謂佛事者，不外自利利他。世尊在雪山，苦行六年，爲求自利，蓋自不能度，焉能度他？至三十歲，十二月初八，觀明星而悟道，了知大地衆生本來是佛。佛者、覺也，印度稱佛陀，此稱覺者，覺性衆生本具，故曰：衆生本來是佛；因迷覺性，背覺合塵，所以流轉六道。世尊從茲圓覺，說法四十九年，卽是自覺覺他。諸位今日學道，雖知自利利他，自利者，卽如我在生死海中，就是輪迴，若非斷盡煩惱，則智慧光明焉露？故必先斷煩惱，以求自利。凡夫皆有煩惱，人心如鏡，煩惱如塵，鏡被塵障，失其光明。修行者、卽如磨鏡，法門爲八萬四千，門門皆可入道，所謂方便多門，歸元無二。如念阿彌陀佛，今日念，明日念，時時刻刻念，洗盡塵勞，卽現光明智慧。勿使妄心，攀緣外境：眼緣色，耳緣聲，

鼻緣香，舌緣味，身緣觸，意緣法，卽生分別。好者取之，惡者捨之，由取捨而生苦因，由苦因而成苦果。若知六塵是假，心不隨轉，則是修行人求自利自覺之道，然後卽可以勸人修道。勸人修道，卽是利他，雖衆生力不及佛，然當各盡其力而爲。

菩薩發四宏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卽自利利他大願。

第一句是利他，我今日述此四願，望大家照此四願而行。無論衆生能度盡與否，總當盡吾力而度。譬喻前年我來講經時，林友不滿三百人，現人人皆知學道。今日林友已約有千人，果能人人發願度人，今日度一人，明日度一人，而受度之人，復日日度人，何難衆生度盡，不幾時閩中必至全無惡人。甚望各位發度衆心，還望欲度衆生，先知自度。譬喻人溺於水，我拙泅水，從水而度，勢必人我俱亡。

第二句煩惱無盡誓願斷：煩惱根本有六，貪瞋癡慢疑邪見是也。欲斷煩惱，須知迴光返照，此爲根本煩惱，尙有枝末八萬四千塵勞，都應斷除。煩惱是惑，譬喻貪財爲匪，依惑作業，必成惡果，此佛教所謂因果，不得謂之迷信。

煩惱斷即無惑，無惑即無業，不作三界因，定無三界報，故欲度衆生，必先斷除煩惱，煩惱雖斷，法門未學，僅能自利，不能利他。

第三句法門無量誓願學：衆生煩惱八萬四千，故法門亦有八萬四千，煩惱是病，法門是藥，八萬四千法門，總之戒定慧三字耳。戒者、止也，止息妄念，令不馳散，妄念既息，寂靜轉安，故曰戒能生定。定極光通，照了諸法，故曰定能生慧。戒定慧三學具足，即能普度衆生。而衆生心病不一，治亦不一，因病下藥，隨機說法。凡夫着有，即起貪心，着有如熱病，爲說法空如涼藥；二乘着空，即生滿足，著空如冷病，爲說有法如熱藥；總令調劑得宜，不生執着。是故佛稱爲大醫生，欲度衆生，自學法門也。

第四句佛道無上誓願成：諸位！學佛必應發願，同佛斷盡生死，證大涅槃。由不思議智，起不思議用，窮未來際，普利衆生。佛道超九界以獨尊，故稱無上。諸位佛性本具，人人成佛有分，不可自生退屈，亦不可自恃天真。凡此四宏誓願，各宜力行，以報佛恩。此即圓瑛所以奉答諸林友歡迎之盛意也。

### 佛教療養之法

汕頭嶺東佛教會

吾人鑄形父母，寄迹乾坤，隨業受身，依因感果，是身不實，四大假合所

成。有病方知五陰幻報爲苦，古云：「有病方知身是苦。」斯言、信不誣也。然當知病苦與身，不相捨離，病是身生，身爲苦本，苦乃身受，世人一一皆然。自應研究病源何從？苦因何在？方可施以療養之法。病之所起，起於四大不調，四大之身，乃因欲有，欲自愛生，愛由心起。吾人真心，一念未動以前，清淨本然，身尚不有，何況病苦？一念既動之後，從真起妄，依妄惑（妄心愛也），造妄業（過去欲也），依妄業，受妄報（現在身也老病死苦），此身病苦，世人皆知，而心病大苦，衆生罔覺。身病若得醫藥之力療養之法可望安痊，心病非假如來之教，修持之功，無由調治。心病者何？輕病法執，執諸法爲實有，重病我執，執五陰（即內外身心）爲實我，依此我法二執之心病，起惑造業，感報受身，而爲衆苦所集。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爲自（我也）身相，妄認六塵緣影（意識也）爲自（亦我也）心相，認此身心，以爲實我，是爲我執。不了四大本空，身如幻化，六識非有，心同影像，身心尚不可得，我相何從安立？無我執我爲妄執，非我認我爲妄認，世間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猶如空華，病目妄見，亦如夢境，迷心妄現，何嘗實有？因衆生在長夜大夢之中，翳病深重之時，無中見有，妄執爲實，是爲法執。我法二執根於心，卽爲心病，而爲諸病之根源，衆苦之本因。佛爲無上大

醫王，善知衆生身心二病，故爲說我法二空之法藥而療養之，則藥到自可病除矣。若衆生不肯依法修觀，雖有良藥，無益於病。依法修觀，當如何修？須從自心起智觀察，作我法二空觀，先觀身心，乃色受想行識五蘊，心色二法和合，假名爲我。色、卽外身，地水火風四大色法，假合成身，皮肉筋骨屬地大，痰淚精血，爲水大，周身煖相爲火大，手足運轉，鼻息出入，爲風大，是爲色蘊。受、卽眼耳鼻舌身五識，領受色聲香味觸五塵之境，是爲受蘊。想、卽第六意識，思想分別法塵之境，是爲想蘊。行、卽第七識，恆審思量，念念相續，遷流不息，是爲行蘊。識、卽第八阿賴耶識，在吾人身中，投胎時先來，捨報時（臨終死也）後去，是爲識蘊。時時心中修觀，觀智分明，了知現前所稱我者，乃四大色法，八識心法，和合而有，本無實我可得，則我空也。

復更進觀五蘊諸法，不僅五蘊和合所成之妄我本空，卽能成之五蘊亦空。又不僅內身四大之色法空，卽身外之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四大之外色，亦如夢中境，了無實體，亦復本空。於是則身心世界，一切皆空。身心尙不有，病苦復何依。我法二空觀，修習得成，則身心一切諸病皆除，此卽我佛之法藥，療養之奇方。



## 歡迎大會答辭 北平廣濟寺講經法會

圓瑛 此次到平，承蒙諸山大德，諸位名流，各團體各界諸君，到站歡迎，十分感激！今日復承開此歡迎大會，謹此致謝！圓瑛今天得與諸君聚會一堂，暢聆雅教，實有一段大因緣。正宜藉此良好機會，與諸君談談佛教。佛教是最純粹之教，其理高深，其義廣博。所謂高深者，乃諸佛衆生本來平等，只因迷悟之分，迷爲衆生，悟則成佛。並非高推一人如萬能，其餘皆爲萬能之所支配。所謂廣博者，乃一切學理所不能及，以佛學能收攝哲學科學，而哲學科學不能收攝佛學。卽於治世而言，佛教可以覺悟人心，維持世道，使人知因識果，改惡遷善。

善惡爲世間治亂之源，心爲善惡樞紐，非佛教無以正人心，無以維世道。希望在座諸君，無論是爲國爲民爲己，皆要信仰佛教。是佛一革心之法：第一、當革除我執之心。不執此國爲我，彼國爲人，若有人我，則有是非鬥爭；當視天下如一家，彼此親善，互相敦睦，則國豈有不和平之理！第二、當革除自私之心。事事當爲人民謀利益，民安則國治，古云：「得天下者，先要得民心。」故爲人民謀利益，決不容緩也。第三、當革除不善之心。天下人無

不爲己，既要爲己，自當積德修福，廣行方便，捨己利人，則依因感果，自得善報，此乃爲己之正道。切勿但知爲己，不肯行善，則雖眼前得利，其實反以害己也。如上之事，皆佛教所備載，實可以補助政治法律之不及，望諸君合力提倡佛教，宣揚佛法，而使普及，則自可正人心，而挽劫運，致世界於和平。

圓瑛 不善說辭，倘希 指教！

### 佛教與世界之關係

南京仁王護國經法會

今天講題，是佛教與世界之關係。諸位！畢竟關係何在？凡世界所有各國人民，必要信仰一種宗教，其心方得有所歸宿，其人方能歸於良善。但各宗教之旨，雖是種種不同，而化民爲善，則一而已。

今且就佛教而論，佛教即釋迦牟尼佛所說之教法，高深廣博，具足世間法，出世間法，可以覺悟人心，維持世道，堪爲文化之中心。我佛所說教義，不出戒定慧三種學說，今但就戒學而論，即與世界有莫大之關係。

戒者、止也。教人當止諸惡，身不行惡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口不說惡話：不妄言、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意不起惡念：不貪、不瞋、不癡。身口意三業之惡不起，自然衆善奉行。一人化於家，則成良善家庭；多人

化於國，則成良善國家；多國徧於世，則成良善世界。

世界之治亂，全由人心善惡所造成。若欲求世界和平，定當宣傳佛教戒學，戒學能得昌明於世間，則舉世人心亂源止息，自可感召天和，而邀幸福，豈非佛教與世界有密切之關係耶！佛教戒法，可以補助世界國家法律之不及，法律但能治人民犯罪於已然，既犯法律，加以處分；而佛教戒法，可令人民，畏罪不犯，而防非止惡，功效甚大。世界國家，應當共崇佛教。戒之一字，是救正人心之唯一善法，是挽回劫運之唯一方針。我佛教如是說，即與孔子所說之戒，若合符節。論語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不可貪求色欲，即佛教戒癡。「血氣方剛，戒之在鬥。」不可戰鬥殺伐，即佛教戒瞋，殺伐之事必從瞋起，以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故一定要戒止。「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不可貪得無厭，即佛教戒貪。是知戒之爲法，誠我國佛儒二教不約而同，實爲治國平天下之東方文化，我等應當努力提倡。中國最高文化令得普及於全球，不難化干戈爲玉帛，轉亂世爲和平，此是圓瑛日夕禱祝而盼望者也。

### 放生會演說

北平蓮池放生會

圓瑛 此次北來講經，辱承諸位歡迎，並聘爲本會名譽會長，不勝感謝之至

！本會創立，專以提倡戒殺放生爲務，圓瑛無任贊同！年來南北各善團，時有聘爲名譽各職，概辭不就，惟戒殺放生功德，乃爲予之素願。前在滬上發起創辦護生會，提倡保護動物，亦與此旨吻合。今既承大會諸公不棄，聘爲名譽會長，自當隨喜，樂爲接受，力盡棉薄，以期風動天下，早消劫運也。

至論護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節。我佛以大慈大悲而爲救世之本，大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大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形骸雖異，知覺本同，莫不貪生愛命，豈肯心甘爲食者乎？吾人當學佛之大慈大悲，實行戒殺放生，方是學佛之行。是以學佛者，不僅持律戒殺，尤當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

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讚易以生。吾人應體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殺放生。且孟子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細究其義，前二句卽勸人戒殺放生，後二句卽勸人持齋茹素。既見其生，非特不忍自殺而見其死，並不忍其爲他人所殺死，故必捨己資財，贖其身命而放之。聞屠門被殺哀號之聲，非特不忍食此衆生之肉，更不忍食一切衆生之肉，必終身茹素也。孟子又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凡讀孟子者，亦皆所深知。倘見衆生蒙難而不救，且更啖其肉者，則全無惻隱之心矣。故吾人應當愛物存仁，提倡護生，實與佛儒之宗旨相合，望各力行宣傳，則幸甚矣。

圓瑛 在孩童時，見煮鱉魚，而鱉魚奮命，將鍋蓋頂起欲逃之慘狀。又見鷄被殺前，兩眼皆突出，含冤怒視，似懷報復，遂感動於心，以後即不敢食肉。出家以來，每年力行放生。本會乃以蓮池放生會爲名，當以佛教慈悲，儒宗惻隱，而作護生運動，實爲天下無上吉祥善事。諸位既發心入會爲會員，必須一律實行茹素，不可再行食肉，以作社會模範。既能自行化他，則推行會務，更覺容易。若一面放生，一面食肉，則與佛教慈悲救世未免大相矛盾。至茹素一節，實爲最易，並無所難。在會中有未能完全實行者，即由於尙未具足慈悲心之故也。果人人具足慈悲之心，斷無食肉之理，希望在會諸君，勉力行之。即遇壽辰、結婚、生子、是自己求生，慶生吉祥之事，均宜戒殺放生茹素，以善因而求善果也。

有人謂天生萬物以養人，畜牲本供人所食，如畜牲不殺而食之，則遍地成爲畜牲世界。殊不知天生之稻梁粟麥黍稷瓜果蔬菜等，其品類已異常豐富，均

足以養人，何必定以殺生而食；且世上之物，不一定以殺即可減少，不殺即應增多。如廣東人嗜食鼠，而鼠不見減少，而京津人不食鼠，而鼠不見增多。蓋有殺即有生，無殺即無生，世俗只云殺食，可以減生，而不明殺食反更滋生。此因智慧不足，而生此謬解，遂釀成滔滔不堪收拾之惡業，言之實可痛心。尚望在會諸君力爲正之，俾得回心向善，而學我佛慈悲妙行，則殺因既止，殺劫潛消，而世界之戰爭，自可從茲止息矣。

### 佛教與做人

上海靜安寺星期講座

諸位！圓瑛此次到天津北京，講經六個多月，方回未久，今天到此講演，講題是趙樸初居士所擬的「佛教與做人」。這個題目很有趣味，諸位莫道做人與佛教沒有相關，也不可說做人有什麼爲難。世界上很多的人若要問他做人的道理，大多數都是不注意的，若沒有加以研究的，都以爲做人是很容易的。那裡知道不但成佛難，就是做人也不易啊。何以見得做人是不容易呢？大凡我們託生於天地之間，要具道德學問閱歷三種資格，方成完全人格。若不具此三種，就不可說是會做人。

(一)若無道德，則對家庭不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養育妻子，對外不

能忠信朋友，和睦鄉黨，不守公德，凡公共場所不肯擁護，公用物件不肯愛惜，不恤同胞，不濟苦難，祇圖己利，不顧損人，此皆無道德之行爲，不合做人之道。余嘗謂道德爲立身根本，若無道德，何以立身？

(二)若無學問，不特佛學哲學理趣洪深不能了解，卽對各種科學，各宗學說，亦不能披閱，世間常識，亦復茫然，名爲白丁，問若啞漢，此皆無學問之表現，亦不合做人之道。余嘗謂學問是應世經綸，若無學問，何以應世？

(三)若無閱歷，卽無經驗。無論政軍學商各界，必有閱歷，方富經驗。倘無經驗，爲政者、難收治國安民之效；爲軍者、莫獲建功立業之策；教學者，不得因才教育之功；經商者、安望貨殖生財之道，乃至百工技藝，農作之人，皆須經驗，方能獲利，如無閱歷亦不合做人之道。余嘗謂閱歷是成功左券，若無閱歷，何以成功？

以上所講道德、學問、閱歷三者，如寶鼎之三足，闕一不可。雖有道德而無學問，不能利人；若有學問而無道德，不足服人；卽使道學兼具，而無閱歷，必定不能辦事，遇境逢緣，無由應付。譬有良好機器，不諳使用，亦屬可惜。故做人必須具足三種資格，方算得會做人。

現見世界上許多人，昏昏度日，過了一天是一天，並不想着做人道理，也不知做人如何做法，只曉得穿衣吃飯。故古人對此等不具道德學問閱歷之人，呼爲衣架、飯袋子、此卽寓有譏諷不會做人之意。

現在對世間法上，講做人道理，要具三種資格，已是不容易的，今再講佛教與做人，有密切關係。佛教者、卽釋迦牟尼佛度生之教法也。我佛是在中國周朝時代，生於中印度迦維衛國，爲皇太子，年至十九歲，因見世人有老病死三種痛苦，無法解決，所以發心出家修道，欲度衆生。至三十歲成佛，說法四十九年，稱爲佛教。共有五乘教法，人天乘是世間法，餘是出世間法，說人乘卽教人做人的道理，現在多人，不會研究佛學，不知佛教與做人的關係，都認着佛教是出世法，與世人無干，此是錯誤。

又有隨聲附和之流，指佛教爲迷信，更屬非是。佛是大覺悟的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方能成佛。覺就不迷，迷就不覺，佛既大覺，豈有教人迷耶？佛教正是破迷之教，如五更洪鐘，能醒世人迷夢，望諸位一定要信佛教，研究佛教，由信而解，因解起行，有修得證，能得無量利益。古來許多大學問家皆信佛學，得大受用。



如何是佛教人乘？就是佛說五戒爲人道之因，五戒全無，必失人身。五戒者、第一戒殺：不但不可殺人，乃至一切動物，凡有命者，皆不得殺，應生慈悲心，與衆生之樂，拔衆生之苦，以仁德及物，豈可殺彼身命，養我口腹耶！第二戒盜：不但貴重財物不得強取盜取，乃至微小之物，亦不可竊取。他人財物，是他人所有權，不與不取，見利思義，豈可明瞞暗騙，偷竊詐取耶？第三戒邪淫：世俗之人，一夫一妻，倫常所許，夫妻之外，不可邪淫。非但不可強姦，乃至和姦，亦所不許，他人妻女，他所守護，豈可不遵禮教，淫亂行事耶？第四戒妄語：不但未曾得道說得道，未曾證果說證果，大妄語是當戒的。乃至見言不見，是言不是，皆屬無有信實，豈可虛妄發言，不守口業耶？第五戒飲酒：酒雖不是葷腥，亦無性命。然酒能亂性，多見醉後惹禍招殃。故佛爲防非止惡，亦復制止，不許飲酒。卽我國聖君夏禹，以儀狄製酒佳味，貶向蘇海，亦此意也。

此五戒、卽我佛教人做人之法，若前生能持一戒，亦可不失人身，但爲下等之人，一生困苦，能持二戒尙在中人以下，能持三戒，可爲中等之人，能持四戒，則在中人以上，但美中而有不足，全持五戒，則爲上等之人。人類之有

富貴貧賤壽夭窮通之不等者，皆由前生持戒多少之故也。

此五戒即儒教中五常：不殺生、仁也；不偷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能持五戒即具道德。能知持戒，可以生善滅惡，即是學問。如是閱歷世情，以驗持戒不持戒之得失，自可深信因果，看殺人之人，結果必遭他人之殺；偷盜之人，必至破案受刑；邪淫之人，必定喪身敗名；妄語之人，必不爲人信用；飲酒之人，必然醉後爲惡受苦。有此閱歷，如是持戒之心益堅，道德學問日見增進，佛之教人持戒，即令人具足做人三種資格。身戒易持，口意難守，不說殺盜淫妄飲酒之言，不起殺盜邪淫妄語飲酒之念，自屬不易。我們做人，必須時刻留心，常存臨深履薄之心，如是做去，方可算得會做人。

上約佛教人乘做人講好，再約佛教大乘法說做人的道理，做人第一須除慳貪心：慳者、慳吝，自己財物，不能施捨，乃至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爲。貪者、貪婪，他人財物，最好都爲我所有，慳貪是病，故佛教人做人，應行布施，以度慳貪。第二做人須斷惡念；惡念不起，身自然不行惡事，口自然不道惡言。故佛教人做人，必須持戒以度諸惡。第三做人須斷瞋恨心；惟是逆境之

來，必要忍受，要明反忍亡忍觀忍慈忍四種工夫，故佛教人做人，當修忍辱以度瞋恨。第四做人須除懈怠心：無論何人，心多懈怠，一生功業無成，故佛教人做人，須要精進以度懈怠。第五做人要止散亂心：如若散亂，沒有把握，難免爲境所動，爲物所轉，故佛教人做人應學禪定以度散亂。第六做人要斷愚癡心；愚則不能成事，癡則不能明理，觸向多乖，心常暗昧，故佛教人做人須求智慧以度愚癡。

世人若能依佛教以做人，不但可以完全人格，照此六度之法修去，卽成佛也是不難。以六度具足萬行，前四度以求福，後二度以求慧，福慧滿足，自能成佛。

諸位！今天所講做人道理，先約世間法講，次約佛教人乘講，後約菩薩乘講，講到人能成佛爲止。我們人人具有佛性，人人皆當作佛，迷之則爲衆生，佛性埋沒於五蘊山中，如金埋在鑛中，悟之修之，則煩惱斷盡，佛性現前，可以成佛。如一座鑛山，已知有金，肯加開採煅煉之功，則渣滓既盡，真金出鑛，可以不受埋沒，而爲世間之寶；衆生成佛，而爲佛寶，亦復如是。

深望諸位、將今天所講的話，仔細加以研究力行，由做人而求成佛，亦分

內事也；況且這個時候，浩劫當前，民生痛苦，我們做人的人，當先依佛教做人，再進一步而求成佛，方能永離痛苦。諒大家一定很願意，很歡喜吧！

### 提倡素食聚餐會

上海功德林素食處

人生日用所需，飲食爲一大宗，素食葷食，與佛教、與世界國家、及世界人類，均有極大之關係。貴會之提倡素食，在表面上看來，不過一種飲食之事，在實際上論起，卽是提倡佛教，造福於世界國家人類，至深且鉅也。

何謂提倡佛教？以佛之教法，持戒爲先務之急，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戒定慧三學，可以教化衆生，斷惡修善，了生脫死，轉凡成聖，是則名爲三無漏學。然戒法雖多，以戒殺爲第一，我佛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慈者與衆生之樂，悲者拔衆生之苦，以衆生與我，形骸雖異，佛性本同，斷不可以我強而欺彼弱，將他肉而養自身。若殺之食之，慈悲何在？今提倡素食，卽本我佛慈悲宗旨，提倡戒殺之道也。

何謂造福世界國家？以世界國家和平是福，戰爭是禍，戰爭之禍，必有其源，禍源乃由各國人民同業所造成。所謂同業者，卽同造殺業之因，冤業聚會，同感殺伐之果。古德有云：「千百年來碗裏羹，冤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

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以此足證世界大戰，皆由殺業所造成。今提倡素食，果能普及世界各國，人人素食，不殺生命，即可止息殺機，各國共享和平之幸福。

何謂造福世界人類？佛經云：『汝負我命，汝還我命，我負（欠也）汝命，我還汝命，惡業俱生，窮未來際，不可停寢。』以此看來，殺生食肉，直以自殺，殺氣滿兩間，釀成刀兵之劫，人類必遭殺害之苦。今提倡素食，由同會各會員同抱救人救世之本懷，努力前進，徧設分會於全世界，即可造福於全人類也。今日之紀念會，直接則滅殺生命，間接即宏揚佛教，造福於國家與人類，實有足為紀念之價值，望諸君與世界各善心士女羣策羣力而提倡，則幸甚矣！

### 佛教僧眾訓練班演說

上海玉佛寺

講題分三 一、佛法與世道人心之關係

當今末世，去聖時遙，人心日積日漓，世風愈趨愈降，若不急圖挽救，則不知將伊於胡底。竊思欲期救世，必先救正人心，欲正人心，必宜宏揚佛法；人心有種種病，佛法是種種藥，藥到自可病除，則人心既正，世道日隆，是則佛法與世道人心有重大關係也。

## 一、荷擔佛法是誰責任

如上所明，佛法堪能救世，欲使佛法可以久住世間，普及於社會人心者，其責任在誰？古德有云：「佛法賴僧傳故。」若無真正僧寶，則佛法二寶，亦不得以振興，必退落於世界各宗教之後。我等身為佛子，負有荷擔佛法之重任，宜努力邁進以求學。

昌明佛法，興隆三寶，是我等僧伽之天職。故圓瑛出家之後，見僧寶讚中云：「利生爲事業，宏法是一家務。」即抱定此二句志願做去。復思既欲宏法利生，必須研究佛法，即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雖不能窮盡教海波瀾，法流源底，對於性相二宗，權實諸法，必定有所明白，方能應世。故悉心研究楞嚴十載，吐血三次，而不肯稍懈，重法輕身，祈禱佛光加被，乃得感應而愈。復習起信、唯識等論，天台、賢首二宗，時生慚愧，不敢自高自足。乃至今日，宏法三十餘年，年齡六十五歲，猶在求學中，學解學行。

今日承本市佛教會函約，圓瑛前來與諸位講演，汝我同是僧伽，家中人但說家中話，佛教家風，就是「宏法利生」，此四字目的做到，則佛法責任，荷擔得了。現在受訓期間，汝等青年優秀學僧，都是佛法寄託之人，其責任何等

重大，切勿自輕退屈！

三、必有實學方成大用

奉勸諸位、有此良好機會，必須發大心，立大願。從此荷擔佛法重擔，學須實學，於受訓後，還須加以研究。學無止境，千萬不可生自足心。當常看古人撰述，學問何等淵博，知見何等真正，則自足之心，自然不起，精進之念，油然而生。洞明性相二宗，圓融真俗二諦，品學並重，言行相應，此二語切宜注意。既有實學，方成大用，可以隨機化導，饒益衆生，成就佛門法器，爲如來使者，作衆生導師，此是圓瑛所希望於諸位也。

佛教學院演講

北平中國佛學院

圓瑛 今天受 貴院設齋歡迎，曷勝榮幸！在此歡迎聲中，生出許多感想。回憶民國九年來平講經之時，平中並無佛學院，今度前來講經，受各學院之歡迎，屈指大小僧尼學院，不下十處，而以 貴院爲佛教最高學院，此是北平佛教好現象，亦即將來全國佛教好希望。何以故？各省寺庵聞風興起，創辦學院，培植僧才，將見人才輩出，豈非全國佛教之好希望耶？又佛教宗旨純粹，學理廣博，超出其他宗教之上，佛學能包括一切學說，一切學說不能包括佛學。

以佛具一切智，能知世間十法界一切諸法，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說出五乘學說，性相兩宗，堪稱巨夜之明燈，迷津之寶筏，已爲東西各國學者所公認。佛學爲最高之學理，爲文化之中心，誠非過喻也。

獨惜佛教初入中國，爲先儒所嫉視，目爲異端，指爲迷信，以致儒林學者不肯研究。不知佛教有益於社會人心，有裨於國家政化，幸得累朝高僧相繼出世，或得解悟，或得修證，以道德學問感動世人，故得佛教流傳至今，雖不能普及，亦未至於消滅，此固不幸中之幸也。

古云：「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余曰：佛教興衰，教徒有責，又不僅出家僧伽有責，卽在家居士，亦復有責。總而言之，佛教四衆弟子當同負護教責任。欲護佛教，須從研究佛學爲始，現在有此設備完全之學院，爲僧伽求學之所，大家自當發大志願，提起精神，努力學去。

此學院、乃周叔迦居士等所創辦，而周居士佛學淵博，具正知見，堪爲院中之領導者，非同一班依附佛教，左道旁門。圓瑛曾看過他著作言論，十分欽佩，諸位應當認識。奉勸諸位學員，不可起一種分別，以爲他是居士，汝是比丘，生起我慢。當知善財南詢，參五十三位善知識，有許多是在家人，祇要他



學識勝我，卽是我師。經云：「依法不依人。」當將此語，奉爲明訓。

又奉勸諸大居士，旣發菩提心，而行希有事，此乃無上一段大因緣。應以善因而求善果，雖教授比丘，對比丘當作僧寶想，如太子太師，太子太傅，終日教太子，於太子不生輕慢心。圓瑛此種說話，是從一生所閱歷過來，是從直心道場之所流出，望貴院師資，人人採納之，於現在當來不無少補。

更奉勸諸位學員，旣來求學，當立大志，當具決心，發大志願，願大弘佛教，廣度衆生。一切衆生根性不等，於五乘教法，必須徧學精通，於性相二宗，必須窮研徹底，勿徒事多聞，必力求實行，解行相應，方足爲度世舟航。如若解無行，殊難令人信仰，當遵說食之譏，免流狂慧之病。

佛學深奧，非同他種學說，若無決心，那得窮徹法流源底，必須耐勞忍苦，古人云：「不吃苦中苦，難爲人上人。」轉而言之，欲爲人上人，當吃苦中苦。但是求學之苦，苦是樂之因，一定要一種決心，決定學到畢業，畢業之後，還要加功用行，將所學諸乘諸宗教法，依解起行，自覺覺他，自度度他，爲如來使，行菩薩道，把一肩佛法重擔，擔荷起來。果能人人如是，可令佛日永耀於中天，法雲彌布於大地，此是圓瑛所希望於諸位也！

### 尼衆學院開示 北平中國佛學分院

我佛證一切種智，說無量法門，一一皆從平等慈悲心中流出，普度衆生故，我佛有七衆弟子，女衆則居其四。此卽是我佛觀察，佛性平等，大道本無男女，故平等而教化之，平等而度脫之；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性比丘尼等，於法華會上，亦得授記作佛。

諸位！在此學院求學，第一須明大理，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位位皆有佛性，若肯修行，皆當作佛，不可自卑自屈。第二須發大心，發自度度人之心，不可但求己利，得少爲足，當知既欲自度度人，必須精進求學，解行相應，若但求解，而不立行，則自度尙且不足，安能度人？自度者當度自心：心有慳貪，當修布施以度之；心有惡念，當修持戒以度之；心有瞋恨，當修忍辱以度之；心有懈怠，當修精進以度之；心有散亂，當修禪定以度之；心有愚癡，當修智慧以度之。

尼衆當負起化度女衆之責任，因與女界易於接近，能以六度度之。女界爲萬化之源，家庭教育，是其專責，能以佛法教化子女，將來成人，必能信佛學佛，此等皆由尼衆之所成就，望共勉之！

## 世界宗教會演講 上海

今日承蒙 貴會諸公開會歡迎，實覺感愧交集！感者、乃感諸公待遇之隆，愧者、自愧鄙人資格不足。古德云：「尊莫尊乎道，貴莫貴乎德。」鄙人非但道德全無，不能受此尊貴之待遇，即學問亦復淺薄，未窮三藏之文，罔具四辯之智，那敢當此歡迎之名義。今日之所以到會者，因久聞貴會薈萃各國學者，實心研究佛學，振聵啟聾，扶世導俗，其宏願卓識，殊堪欽佩！鄙人身列沙門，生當末代，雖抱悲懷，未具智力，不能爲我佛昌明教旨，實希望貴會諸公，極力提倡，極力宏揚，揭慧日于中天，扇慈風於大地，使世界人人同知佛教，與人生有莫大之關係，與國家有莫大之裨益，自可進世界於大同，度衆生於彼岸。何以故？茫茫大陸，濟濟人羣，雖富貴貧賤之不同，賢否智愚之有異，而厭苦求樂之心，未嘗不一，但既欲離苦，必須研究苦本，及與苦因。

苦本者、即吾人之身，乃爲衆苦之本，生老病死四大苦外，即爲名位衣食，財產眷屬，日汨沒於風塵，未嘗非苦，若無苦本，苦無所依。然既知身爲苦本，當究苦因，經云：「愛欲爲因，愛命爲果。」若離貪愛，則苦因既無，苦果誰受，非僅將來不求安樂，自得安樂，即現世貪愛輕者，可以省了多少苦惱

，詎非佛教與人生有莫大之關係哉？倘得佛教普及，人人離貪愛之心，豈徒國與國息戰爭之禍，即在位者，亦不生排擠之心，在下者，亦不聞侵奪之事，又詎非佛教與國家有莫大之裨益哉？循此以往，人心和平，則世界之大同，自可不期然而然者矣。

諸公素抱愛國救民之觀念，即此提倡研究佛學，可以造世界大同之幸福，可以為衆生入聖之階梯，我佛臨當涅槃，以佛法咐囑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諸公俱屬乘願再來，伏願愈堅宏願，運智運悲，各出廣長舌相，盡未來際，說法利生，何難轉娑婆而為極樂耶？鄙人智庸詞鈍，更希 見教！

### 佛教大乘真宗

長沙佛教居士林

佛教者、釋迦牟尼佛開示衆生之言教也。又名佛學，即佛氏度生之學說，對治貪瞋癡三毒，而得解脫衆生生死輪迴之苦。其學說、判為大小兩乘，小乘但說三界無常苦空無我，小機之人聞之，願斷三毒，願出三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但求自利，獨善其身，此等之人，不負社會國家種種責任，而於羣衆，亦不妨礙。

大乘、則說萬法唯心，衆生即佛，大根之人聞之，誓修六度，自離三毒，

志在利他，不捨衆生。此等之人，而於社會國家，大有關係，能爲羣衆，作大導師。以上二種學說，對今日之時代，現前之社會，應闡大乘之真宗，方足以挽人海之思潮，而作中流之砥柱。惟是大乘之理，本極高深，初機聞之，殊難信受，必宜細心研究，當有可信之處，經云：「佛法大海，信爲能入。」佛教大乘真宗，不外唯心二字，故先說萬法唯心。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心爲諸法之體，諸法是心之用，從體起用，用不離體。喻如世間種種金器，依金所成，金是衆器之體，衆器是金之用，依金作器，器器皆金；心生萬法，法法唯心，亦復如是。

卽今世界，競尙物質之文明，不假精神之救濟，所以日入旋渦，日形險惡，果欲改造此險惡世界，必以挽救人心爲前提。楞嚴經云：心平、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卽心能改造世界之意。孔教亦云：「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祇此數語，足見儒釋救世之旨，在正人心，若合符節，所以佛教立唯心爲宗。

世有一種唯物派之哲學家，與佛教唯心敵體反對。然佛教宗旨純粹，範圍廣大，哲學科學，無所不具。說唯心者窮源徹底之談，非不說唯物，如說由於

四大（地、水、火、風）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諸相，此即說明唯物乃淺近之談，不可認爲究竟。如指一把茶壺，佛淺說之，則四大所成，原料是地大之土，和水大之水，用火大之火，燒之必假風大之風，其火始熾，方能燒成茶壺。此即唯物之學說，非唯心窮源之論，若追本源，沒有人起一念心要做茶壺，則雖有四大，亦斷不能成茶壺。即此觀之，唯物是第二義，唯心方爲第一義。

民國九年，圓瑛在北京講經，參衆兩院及國務諸人發起，聽衆數百，皆上流人物，一日有一大學教員，係唯物派，立一難題，謂佛教唯心之理，的確不能成立，我問何以見得？彼云：法堂之前，現今沒有馬，請法師心想一馬，能現馬，則唯心之理方可成立。我問：閣下知趙子昂善畫馬乎？曰知。又問：豈不聞子昂一日臥在床上，心想馬之狀態，不覺精神所注，居然變作一馬，適其家人入室，見一馬在床，於是驚喚，子昂問何故？家人即以其事告之，子昂忽然豁悟，一心想馬，居然變馬，如果一心想佛，豈不成佛？從此不畫馬而畫佛，請道子昂所現之馬，是唯心現耶？唯物現耶？這段事實，可作萬法唯心之鐵證。

次說衆生即佛，衆生乃動物之總名，凡有情識者，皆名衆生。經云：蠢動

含靈，皆有佛性，因一切衆生，莫不有心，既是有心，則是心本來是佛，是心皆可作佛。何以故？佛者、覺也，一切衆生，個個俱有本覺之佛性，故云：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或問：衆生既本是佛，何以現有種種煩惱？而無智慧光明。答云：衆生雖具本覺之性，而今迷而不覺，將本覺佛性，埋沒於妄想煩惱之中，雖在煩惱之中，其性不變，與佛無二。故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若不加修證，則但名素法身，而無福慧種種莊嚴，譬如金在鑛中，本來是金，若不加以煅煉之功，渣滓未淨，精金未純，則終名爲鑛，不名爲金，而無光明，亦無價值。衆生亦復如是，雖本是佛，妄想煩惱未除，佛性不顯，則終名衆生，不名爲佛，若肯修煉，則大地衆生，皆當作佛，亦如鑛沙，一經煅煉，皆可成金。

又如國民，個個具有大總統之資格，若不注重道德，研究學問，則終不能被舉爲大總統。雖然心卽是佛，尙待修成。各各從此應生覺悟，佛心本來清淨，當除三毒諸惡濁心，當發六度之菩提心。何謂六度？佛說六種法門，能度六種蔽惡之心：甲布施度慳貪；乙持戒度毀犯；丙忍辱度瞋恨；丁精進度懈怠；戊禪定度散亂；己智慧度愚癡，六度具合萬行。佛教大乘修行，一定要修六度

，六度滿足，方證佛果菩提。印度語菩提，漢文譯爲覺道，卽佛道也。能發修行六度之心，是爲發菩提心。

布施、有三種：一、財施：非獨錢施，凡資生之物，皆名外財，本人身命身力爲內財。六度以布施爲第一者，因衆生個個厭苦求樂，欲修大乘之行，必先以內財外財，布施衆生，拔其苦惱，與以安樂，令得利益。釋迦過去劫中，修六度行，有一世爲須大拏太子，以財寶物件，種種布施，乃至以妻子施。又一世爲尸毗王，割肉餵鷹，乃至以全身布施一切衆生。慳貪心最重者，莫過於貪己身，此身可捨，則根本我愛之貪心破除矣，故得度慳貪；一切衆生見聞感化，亦得度他慳貪。

二、法施：以自己所覺悟之法，或有益於人生，或有裨於世道，自覺覺他，盡力宣傳，隨機勸化，必令衆生均沾法益，不存絲毫悋法之心。

三、無畏施：能以無畏施衆生，如衆生經過險道，心畏搶劫，能爲擁護，令其安然得過；又如衆生忽染疾病，心畏死亡，能爲醫治，令其卽日痊愈等，皆無畏施也。世界之人，能行佛教大乘布施之度，則一切慈善公益，教育善舉，自可日見發達，社會中全無失教失養之人，而一切詐欺取財，侵佔田產，擄



人劫物，爭權奪地，種種惡風，自可殄息矣。何以故？人修布施而度慳貪故。持戒亦有三種：一、攝律儀戒：攝持戒律，具足威儀，即無惡不斷也。非但大惡不爲，即小惡亦復杜絕，恐防引蔓牽延，如一星之火，能燒大山。二、攝善法戒：修行善法，不起分別，即無善不修也，非但上善力行，即小善亦復不捨，以期漸積功德，如滴瀝之水，終盈大器。三、饒益有情戒：有情即動物之總稱，個個皆具有情識，故奉行衆善，普度一切，即無衆生不度也。非但親屬度脫，即冤家亦復救濟，所謂冤親平等，如一雨所滋，普潤萬物。世界之人，能行佛教大秉持戒之度，則人人身不行惡事，口不道惡言，意不起惡念，羣趨道德之正軌，共享和平之幸福，自可化干戈爲玉帛矣。何以故？人修持戒而度毀犯故。

忍辱、亦有三種：一、事忍：忍字工夫，本是難做的，即看字樣，便知是難。上是一個刃，刃者，尖刀也；下是一個心，以尖刀插在心上，試問難過不難過，此過得去，忍得住，便是工夫。辱有各種：侮辱、凌辱、打辱、罵辱、乃至殺辱，總而言之，是爲逆境。

事忍者：但凡辱境之來，必定不可與其計較，總要退一步，讓三分，持起

忍力而忍之，此名力忍。若忍力不足，忍不住心中瞋怒勃起，當更作一反忍，不要瞋恨於人，自當反責諸己，定是我之不好，所以受辱，若細思自己，的確無有不好處。乃他無故加辱，又當反想，或是我前世辱他，今生應當還報，不然，何以他不辱餘人，獨辱於我？如是反責、反想、是名反忍。此兩者雖能忍之於心，不與計較，不圖報復，然心中猶記得受辱之事，未及於忘；再當進一層，併將辱事不懷於心，如鏡照像，過而不留，是名忘忍。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卽此忍之工夫，所以稱爲古之賢人。此三者，雖工夫漸次增進皆屬事忍。

二、理忍者：依理觀察，本來無我，此身四大假合，妄有功用，衆生妄執實我，我見既存，人見斯立，人我對待，順逆境起，凡拂逆之來，亦執實有受辱之我，加辱之人，中間辱境，不了一切，皆如夢幻，無有真實。佛教人忍辱之法，卽觀此身，夢幻本非實我，我見既泯，人見亦亡，人我兩空，辱境何在？不但無辱可忍，卽能忍之我，亦不可得，此亦名觀忍。

三、慈忍：慈者慈愍，既受其辱，不但不圖報、不瞋恨，更生慈愍之心，愍其愚癡，妄行加辱於人。若遇不忍之人，或力量比其較大者，卽當受報復之苦，又造加辱之惡因，縱使人人不與計較，依因感果，必招惡報。如是愍其受

苦，多方勸諭，種種教化，而度其心，令得改惡從善。此卽佛教冤親平等，雖是冤家也要度他。如釋迦如來，過去劫中，爲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不生瞋恨，還要發願，將來成佛先行度他，佛先度脫陳如，卽歌利王後身是也。世界之人，能行佛教大乘忍辱之度，則人人處辱如無，待冤如親，又何有爭論殺伐之事，則法庭軍隊，皆成虛設矣。何以故？人修忍辱而度瞋恨故。此忍辱度工夫，世人持身涉世，逆境居多，最要學的。

精進亦有三種：一、莊嚴精進：誓成無上佛道，勤修福慧莊嚴佛果，經三大阿僧祇譯無數劫，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忍能忍，一心精進，皆不退轉。二、攝善精進：誓斷無盡煩惱，誓修一切善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至不惜穿針之福，一心精進，全不放逸。三、度生精進：誓學無量法門，誓度無邊衆生，如地藏菩薩發願云：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經恆沙劫，一心精進，全無疲倦。世界之人，能修佛教大乘精進之度，則人人見善如不及，利生爲己任，廣行方便，莊嚴佛土，世界自呈一種好現象矣。何以故？人修精進而度懈怠故。

禪定、亦有三種：一、凡夫禪：三界之內，有情衆生，厭下（指欲界六天

、及餘五趣）苦蘊障，欣上（指上色界、無色界、二十二天）淨妙離，乃修四禪天、四空天、八種世間禪定，雖然漸次增進，總屬有漏，未出三界，不成聖果。二、二乘禪：即阿羅漢，辟支佛二種人修證，視三界如火宅，見生死如冤家，乃抱厭世主義，以求獨善其身，趣向偏空，耽着寂定。三、大乘禪：即大心菩薩發大願、修大行，不捨塵勞，而作佛事，終日對境，不被境轉。如云：長安雖鬧，我國指自心安然，又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也。世界之人能修佛教大乘禪定之度，則人人攝心在定，不為財色所動，雖處塵勞，不被塵勞所染矣。何以故？人修禪定而度散亂故。

智慧、亦有三種：一、我空智：大根衆生，了知諸法本來無我，此身四大和合，假名為我，猶如幻人，無有真實，而能破除我執，名我空智。二、法空智，了知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因衆生真心隨緣之所顯現，如夢中境，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不可得。一切諸法，迷時觀之似有，悟後觀之，其性本來自空，不執實有，而能破除法執，名法空智。三、俱空智：了知我法皆空，若住於空，亦屬執空之病，是為空結未除，併空亦空，即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乃得俱空智。世界之人，能修佛教大乘智慧，則人人了知我法

皆空，不起執着，不生憎愛，貪瞋癡等諸惡濁心，一切皆除，自可轉黑暗世界而成光明世界矣。何以故？人修智慧而度愚癡故。

總上六度妙行，大乘真宗與人生社會均有莫大裨益，可以維持國民道德，日進於至善之地，可以補助國家政治法律之不逮。果地球上各國政府而能崇尚佛教，以此化世，則民奚患不良，國何憂不治，安用汲汲然籌戰備、練隊伍；獨不思軍事愈進步，則世界愈紛擾矣。

### 佛教大乘教理行果

廈門大學校

諸位！佛法甚深，猶如大海，非香象莫窮其底。圓瑛才庸智淺，祇嘗染指之味，今承貴校寵招講演佛學，略述一二，惟希指正！

我佛釋迦牟尼，捨金輪王位，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悟明一切衆生，本來是佛。衆生，卽動物之總名稱。十法界除佛法界，其餘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上爲四聖。天法界、人法界、阿修羅法界（此類比天則劣，比人則勝，居須彌山，人不能見，鬪爭心極重）、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法界，此爲六凡。從菩薩起，九界皆可稱衆生。所云本來是佛者，因各各具有本覺佛性，雖然現今迷而不覺，而本覺佛性，仍各不失，所以我佛當時臘月八夕，觀

見明星出現，忽然悟道成佛，三歎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卽佛之通號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無師智，自然智，一切顯現。智慧德相者，卽衆生本具佛性之靈知妙用也。妄想執着者，卽衆生我執、法執，二種心病也。心病若除，則靈知妙用任運現前。譬如銅鏡，本具光明照用，因一向未磨，塵垢障蔽，所以光明不能透露，不可謂無光明。衆生亦復如是，本來是佛，具有靈知妙用，因一向未修，妄想日積日厚，我法二執不離，所以佛果不能證得。佛因覺悟此理，成佛後欲以自覺之道，普覺衆生，所以卽說華嚴大乘教法，以轉無上根本法輪，無奈衆生根機大小不一。

大根者，久植德本，根機勝利，能見舍那佛身，能聞圓頓大教。小根者，雖在法會，根機愚鈍，不見舍那佛身，不聞圓頓大教。如來觀察大教，不契小機，悲懷不置，由是不得已隱大施小，而說阿含小教，卽小乘教，令衆生破除我執，轉凡成聖；然後再說大乘教，令得轉小成大。乘者、車乘，有運載義，此從喻立名，小乘能除我執之病，能運衆生，從凡夫地，而至二乘地，如果大乘能除我法二病，能運衆生，從凡小地而至如來地。

何謂我執？衆生妄執此身爲我，不了色心假合，本非真實，一期幻報，有

生必滅。因衆生迷無我之真理，妄執實我，卽是心病，此病一起，卽能生貪瞋癡等種種諸病。現今世人，皆認此身爲我，皆存愛我之心，於是百計營求，貪財爲我受用，貪色供我娛樂，貪名圖我榮耀，貪食養我肢體，貪睡求我安逸，一一皆是爲我，若有拂我所貪之財色名食睡五者，卽起瞋怒之心。不知財色名食睡，爲地獄五條根，卽因貪瞋而造種種惡業，隨業墮落。請世人一一觀察，無不是因我而起貪瞋等病，而造諸業，而受種種之報。

何謂法執？衆生妄執世間一切諸法，出世間二乘涅槃，菩薩所有修證，不了隨業妄現，皆如夢幻，迷法空理，妄執諸法，心外實有，亦是心病。界內衆生，心起法執，必定造業，界外衆生，心起法執，不能究竟。大凡世人身軀有病，無論內科外科，可請中西醫，用中外藥品，而能療治。而衆生我法二執心病，雖中西最著名之醫士，與最良好之藥品，悉皆罔效，惟有如來法藥，方克有功。法藥卽大小兩乘之教，能治衆生我法二執之病，是爲法藥。

佛說兩乘之教，不出教理行果四種階級。如表：

四種者

教	理	行	果
——	——	——	——
聲名句文	即是教中	依理所起	由行所證
——	——	——	——
能詮之教	所詮之理	進修之行	諸乘之果

衆生依此而

起信	生解	造修	得證
----	----	----	----

今對貴校，但講大乘之教理行果，即如教育家，對小學程度則授以小學教科書，對大學程度必授以大學教科書，若對大學諸君，而談小乘學說，恐反生疑，故獨講大乘之教理行果。

一、教者：如來開示衆生之言教，具有聲名句文四法，能詮如來道理，令人起信，佛法大海，信爲能入。大乘之教，說萬法唯心，四聖六凡，十法界依正因果種種諸法，皆唯心所現，心爲諸法之體，諸法是心之用，此心非是肉團心，乃是人人本具之如來藏心。藏心有二義：一不變隨緣義：真體不變，能隨



染淨諸緣。二、隨緣不變義，雖隨染淨諸緣，其體依然不變，藏心如水，染淨諸緣如冷暖之氣，水隨冷氣之緣，則結成冰，雖結成冰，全體是水。若隨煖氣之緣，復融爲水，切勿離冰，更覓乎水。信此者，爲信大乘教。

二、理者：卽教中所詮唯心之理，萬法唯是一心，心外本來無法。譬如依金作器，器器皆金，金外更無實器可得，心外無有實法可得，亦復如是。令人解此大乘之理，不起法執，卽能對治衆生法執之病，於界內諸法不起貪著，於界外涅槃不生法愛。解此者，爲解大乘理。

三、行者：卽依理所修圓頓之行，不同凡夫著有之行，亦不同外道小乘著空之行。凡外小乘所著空有二邊之行，皆非成佛真因。大乘菩薩所修稱理觀行，先悟理非空有，故不著空有二邊，而修自他兩利之行。自利行，雖知上無佛道可成，任運圓修三觀，圓斷二執，求成佛道。利他行，雖知下無衆生可度，任運圓修六度，圓具萬行，普度衆生。正所謂修習空華萬行，晏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大作夢中佛事。此中四喻，皆喻非空非有，亦空亦有，雖修萬行，普度衆生，修卽無修，不著度生之相；雖坐道場，而成佛道，得無所得，不著成佛之相；雖是降魔，渾如鏡像；雖是說法，卽大作佛事，不異夢境；修

此者，爲修大乘行。

四果者：卽依因行所感之果，有分證滿證之別。分證者，破一分無明，見一分法身，證菩薩果。滿證者，煩惱惑盡，菩提智滿，證入佛果，名得無上正等正覺。

無上——佛居十界之尊，無有何人更加其上。

正等——佛得真正平等，了知萬法惟是一心。

正覺——佛得至正滿覺，圓證一心具足衆德。

此卽究竟極果，證此果已，二執（我執法執）永盡，二死永亡（三界內分段生死、三界外變易生死），福慧兩足，名得涅槃（此是梵語、譯云不生不滅）。證此者，爲證大乘圓極之果。

諸公身列大學界，今日之學者，卽他日之博士，一切學說，皆應研究。況佛學可以解釋哲學之疑點，又與德智二育有密切之關係，請閒嘗研味，自可獲益。圓瑛講演不充分處，統希原諒！

# 圓瑛法彙

## 圓瑛法師演講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重印一千二百册

撰述者：圓瑛老法師

校訂者：重印圓瑛法彙委員會

發行者：白聖寺

流通處：十普寺

光德寺

高雄縣阿蓮鄉

印刷者：大新印書局

住址：臺南市安平路一六八號



圓瑛大師法彙

圓瑛法師開示錄





## 圓瑛法師開示錄

吉礁觀音亭住持如賢記錄

主席！各位來賓！各位道友：圓瑛今日叨承開會歡迎，實不敢當。回憶十年前，曾來此地爲籌集經費，救濟祖國傷難同胞，以盡國民天職。返國後，日人指爲抗日份子，遂被逮捕，飽嘗鐵窗風味，二十八天方始脫難。就於上海圓明講堂，閉門數載，專事著述經註，並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培植僧界優秀弘法人才。何幸國家抗戰勝利，萬民歡樂，難後餘生，故得重渡南洋，今日得與諸位聚會一堂，無任欣慶！自愧學淺，無多貢獻，祇得勉竭所知，略談佛教四念處之法，以結法緣，聊表謝忱，並希鑒諒！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已千餘年矣。其教理高深，法門無量，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之偉大精神，誠不可思議也！人生處世，皆是隨業受身，凡有身者，莫不有苦。老子云：「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吾若無身，夫復何患。」當知身爲衆苦之本，一切諸苦，唯身受之；形爲衆罪之藪，一切諸罪，唯身作之。何以故？因有身，故起貪瞋癡，造諸惡業，是故依業受報，輪轉生死，經無量劫，

捨身受身，備嬰諸苦。省庵祖師云：「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峩峩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每一念及，莫不傷心，若不努力精修，則無邊之苦，何由出離！洞山良价禪師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是以我佛慈悲，哀憐末世衆生，沉溺苦海，特開方便法門，爲說四念處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令其信解修證，共脫苦海輪迴。四念處者：卽依四法修習，念卽心中之智慧，處卽所對之境界；以智照境，令獲勝益。今分述如後：

（一）觀身不淨：以自己靈靈不昏之智慧，觀照此身，唯是不淨，卽以三時觀察不淨之相。先觀過去受生時不淨，吾人肉身乃父精母血結合而成，以爲種子不淨；在胎時寄住於母腹，生熟二臟之中，爲住處不淨。次觀現在時不淨，經云：人身從頭至足，有三十六種常流不淨；如髮、毛、爪、齒、津液、膿血、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等……種種不淨，細察自知。復觀未來時不淨，此身死後，日久未收，便現胖脹青瘀，皮破血流，肉爛蟲噉，乃至白骨焚化爲塵，終歸不淨。此觀若成，則自知此身極爲不淨，深生厭離，如臭皮袋，滿盛穢物，無可愛樂，而身見自得滅除。貪瞋癡三毒之心，無由生起，一切惡業，悉皆



滅盡無餘矣。

今引一古事以爲明證：昔有國王，深明此身不淨之理，以慈悲心，欲度臣民。一日上殿，命諸羣臣，各帶一種物之頭，明日獻我，另命某臣當帶一人頭來獻。某臣細思，王今難我，若取人頭屬違法，否則逆旨，遂與刑部尙書磋商，擇一應受死刑之犯明日行之，其頭與我。第二日上殿，各皆遵旨以呈其頭，唯某臣亦帶人頭以獻國王。王曰：諸臣可將各頭出賣，得錢交我。衆皆愕然，不知所以，祇得往賣，如豬羊雞鴨之頭極易脫售，唯此人頭，無人要買，所過之處，衆皆掩鼻吐痰而對之。第三日上殿，各將售款獻王，唯某臣之人頭未售，無款可交。王厲聲曰：汝之人頭極爲尊貴，爲何難賣？對曰：人頭不比他頭，不獨難售，卽送與人，亦無受者，奈何？！奈何？！於是國王告諸羣臣，人身不淨，無可愛樂。古德云：「死去不如豬狗相，祇今好作死屍看。」當生厭離，急宜勘破，諸苦自除。臣皆大悟，各獲法益，不復再被身見所悞也。又獅子峯禪師云：「嘆此身無有是處，賴誰人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膿血。」細味其言，便獲勝益也。

(二) 觀受是苦：受者領受，卽吾人現前之眼耳鼻舌身五根，對於色聲香味

觸五塵之境，發生五識而領受之。例如眼識領受色塵（明暗等色）；耳識領受聲塵（動靜諸聲）；鼻識領受香塵（香臭等氣）；舌識領受味塵（鹹淡之味）；身識領受觸塵（順逆諸觸）。五識是有知，屬心法，五塵是無知，屬色法，根塵相對，識生其中，分別塵境，生起苦樂二受。遇順境如我之意爲樂受，逢逆境拂我之意爲苦受；如耳聞人讚我者，便生歡喜之心，爲樂受，聞人罵我者，便生瞋恨之心，爲苦受。佛云：諸受皆是苦，無有可樂者。不但逆境之苦受是苦；卽順境之樂受亦皆是苦。何以故？因樂有終盡，樂極生悲。諺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足證美景不常，樂亦是苦。當知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內一切衆生，無非是苦，正是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誠爲苦海甚深，苦惱無量。不特人間是苦，卽天上天人雖享福樂，善報一盡，復墜惡趣，故亦是苦。是故以智觀之，便知一切衆生，一切諸受，無不是苦。旣知如是，當勤修習離苦之法，方得解脫。

（三）觀心無常：一切衆生，心有三種，一是肉團心，二是妄想心，三是眞如心。衆生從過去以來，皆是迷却眞如心，而錯認肉團之假心及妄想之妄心爲心，此皆迷眞認妄，執妄爲眞，是以起惑造業隨業受報。但此理難明，今舉一

事證之。可試問於人曰：汝有心否？彼人則笑而答曰：人若無心；何得爲人，必定有心。再問：心在何處？必以手指其胸曰：在這裏。唯所指者，正肉團之假心也，此心是一團肉，居在胸內，狀如倒掛蓮花，周圍七葉，晝開夜合，乃名字爲心，不會思想。何以知之？如人方死，此心尙在，卽不思想，以此證知生前思想，決非此心。當知能思想者，乃妄想心也。此心是第六意識心，無常虛妄，隨境生滅，如有前塵所分別之境，則生起此能分別之妄心，若離前境，則無此心，是則境生而生，境滅而滅，生滅無常，昏昏擾擾，以爲心相。今云觀心無常者，卽觀此妄想心也。旣知妄心無常，當進求常住之真如心，此心卽吾人之真心，不生滅，不變遷之心性；廣大圓滿，周遍十方，寂然不動，感而隨通，實萬物之根源，爲衆生之佛性，其大無外，其用無窮，乃佛教之最高原理大道是也。卽孔氏之立言造論，濟世利人，亦莫不本此心者也。而目之曰天命，卽真如心是也。迷不自知，故須修心養性，俾可明心見性，極證於心性而已矣。

（四）觀法無我：法者、卽色受想行識五陰之法也。以此五法，蓋覆真心，故名爲陰。色陰卽吾人之肉身，受想行識四陰，卽吾人之妄心，衆生迷故，無

我執我，認此五陰之心身，以爲真實之我。既執有我，故種種保愛於我，事事利益於我；我見根深，如拂逆於我，侵害於我，便生瞋怒，頓起惡心，但顧利我，罔念傷他，縱心所欲，起貪瞋癡，造諸惡業；人人執着我相，唯我與我，互相爭奪，不重道德，豈知仁義？故是造成不良之社會，紛亂之國家，戰爭不息，世界焉得太平？總而言之，皆因我字所召感也！是知我見爲世亂之原，衆惡之本。故佛大悲心切，教以修習妙觀，照察五陰諸法，分明可指。細究我執之處，了不可得，虛妄不實，則我執照空。既得無我，則諸惡不生，互相推讓，衆善奉行。人心既善，國運昌隆，戰爭不息而自息，世界不平而自平，豈不善歟？圓瑛深望諸位公餘之暇，研究佛學，依四念處觀，發心修習，必得其益，受用無窮，則終日處世隨緣接物，莫不心地廣闊，坦然無碍矣！而佛法之裨益於世道人心者大矣哉！

# 圓瑛法彙

## 圓瑛法師開示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重印一千二百冊

撰述者：圓瑛老法師

校訂者：重印圓瑛法彙委員會

發行者：白普聖寺

流通處：十普寺

光德寺

高雄縣阿蓮鄉

印刷者：大新印書局

住址：臺南市安平路一六八號



圓瑛大師法彙

勸發菩提心文演義







# 勸發菩提心文

省庵法師語錄

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

不肖，愚下凡夫僧實賢，泣血稽顙，哀告現前大眾，及當世淨信男女等！唯願慈悲，少加聽察！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趣向？今爲大眾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

眞、僞、大、小、偏、圓、是也。云何名爲邪正眞僞大小偏圓耶？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爲邪。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爲生死，爲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爲正。念念上求佛道，心下化衆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衆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爲眞。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爲名利之所夾雜。雖有善法，復爲罪業之所染汚。如是發心，名之爲僞。衆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

名之爲大。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爲小。若於心外，見有衆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勛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爲偏。若知自性是衆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爲圓。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於此八中，爲邪爲正，爲眞爲僞，爲大爲小，爲偏爲圓。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僞，去小去偏，取正取眞，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爲眞正發菩提心也。此菩

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爲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衆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爲念正法得久住故。云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爲我等故，行菩薩道，經無量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世生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佛初出世，我尚沉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

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邱山難喻。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衆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推乾去溼，噉苦吐甘。才得成人，指望紹繼門風，供承祭祀。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忝號沙門，甘旨不供，祭掃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死不能導其神靈。於世間則爲大損，於出世又無實益。兩途既失，重罪難逃。如是思惟！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衆生。則不唯一生

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唯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昇。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能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於異類。不解佛法，則何異俗人。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爲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爲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並非已有。三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須，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爲我用。彼則竭力躬耕，尙難餬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

心。彼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則安服有餘，寧知愛惜。彼則華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宇閒庭，優悠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於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於理順乎？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衆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惡報難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云何念衆生恩？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爲父母，彼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豈無報効。今之披毛帶角，安知非昔爲其子乎？今之蠕動蜎飛，安知不曾爲我父乎？每見幼離父母，長而容貌都忘；何況宿世親緣，今則張王難記。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宛轉於餓鬼之中，苦痛

誰知，飢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薩觀於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昇沈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地獄畜生，俄焉而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山也，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也，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飢，吞之則肝腸盡爛。洋銅難療渴，飲之則骨肉都糜。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猛火城中，忍聽叫嗥之慘。



煎熬盤裏，但聞苦痛之聲。冰凍始凝，則狀似青蓮藥結。血肉既裂，則身如紅藕華開。一夜死生，地下每經萬徧。一朝苦痛，人間已過百年。頻煩獄卒疲勞，誰信閻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鞭驢出血，誰知吾母之悲。牽豕就屠，焉識乃翁之痛。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尚爾。噉其親而未識，凡類皆然。當年恩愛，今作冤家。昔日寇讎，今成骨肉。昔爲母而今爲婦，舊是翁而新作夫。宿命知之，則可羞可恥。天眼視之，則可笑可憐。糞穢叢中，十月包藏難過。膿血道裏，一時倒下可憐。少也何知，東西莫辨。長而有識，貪欲便生。須臾而老病相尋，迅速而無常。

又至。風火交煎，神識於中潰亂。精血既竭，皮肉自外乾枯。無一毛而不被針鑽，有一竅而皆從刀割。龜之將烹，其脫殼也猶易。神之欲謝，其去體也倍難。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峨峨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見誰聞。未覩佛經，此理焉知焉覺。其或依前貪戀，仍舊癡迷。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良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途惡報，還自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故宜應斷生死流，出愛欲海。自他

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勛，在此一舉。是爲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云何尊重己靈？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尙做凡夫？又佛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靜言思之，豈不可恥！譬如無價寶珠，沒在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對治煩惱。修德有功，則性德方顯。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明，映蔽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是爲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

中。吉羅小罪，尚獲此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恆違戒律，一餐一水，頻犯尸羅。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爲優婆塞戒，尚不具足，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又不必言矣。問其名，則曰我比丘也；問其實，則尚不足爲優婆塞也；豈不可愧哉！當知佛戒不受則已，受則不可毀犯。不犯則已，犯則終必墮落。若非自愍愍他，自傷傷他，身口併切，聲淚俱下，普與衆生求哀懺悔，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爲發菩薩心第八因緣也。云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

生，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於此。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則莫若執持名號。言多善，則莫若發廣大心。是以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蓋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爲。發心原爲修行，淨土不生，則雖發易退。是則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爲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爲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旣成佛已，化緣周訖，

入於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舉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爲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天雖高不能覆我，地雖厚不能載我。極重罪人，非我而誰？由是痛不可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是故偕諸善友，同到道場，述爲懺摩，建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從於今日，盡未來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既登

九品，回入婆娑。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僧海澄清於此界，人民被化於東方。劫運爲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真實苦心，是爲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則趣向有門，開發有地。相與得此人身，居於華夏。六根無恙，四大輕安。具有信心，幸無魔障。况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場，又聞佛法，又瞻舍利，又修懺法，又值善友，又具勝緣。不於今日發此大心，更待何日？唯願大衆，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委

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諸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爲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爲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爲忍力，則何慮艱難。當知地獄罪人，尚發菩提於往劫。豈可人倫佛子，不立大願於今生。無始昏迷，往者旣不可諫，而今覺悟，將來猶尚可追。然迷而未悟，固可哀憐，苟知而不行，尤爲痛惜。若懼地獄之苦，則精進自生；若念無常之速，則懈怠不起。又



須以佛法爲鞭策，善友爲提攜。造次弗離，終身依賴，則無退失之虞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衆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衆生，同成正覺。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願與大衆共勉之！幸甚幸甚！



## 序

華嚴經偈曰：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此無差別者云何？曰菩提是。梵語菩提，華言爲覺。此菩提覺，約法而言謂之心，約人而言謂之佛及衆生。菩提之體，豎窮橫遍；菩提之相，萬德莊嚴；菩提之用，神化無方。在佛則全體顯現，在衆生則隱而未彰。惟其隱也，故須方便以發之；發之至於究竟，則爲成佛。然而能發之心，未嘗不是菩提，此之謂發菩提心。夫發衆生在隱之菩提者，卽下化衆生之事也。菩提發至究竟成佛者，卽上求佛道之事也。總之，皆是發菩提心也。我儕學佛，雖尚在衆生數而未得成佛，幸皆具此菩提心。苟能發心，則衆生可度，佛道可成，方不負此所學。此古德所以有勸發菩提心文之作也。然勸發菩提心文舊傳不一，而未有如省庵大師之文之懇切詳明者。大師之文，舉各教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諸相，及發心十種因緣，爲明辨啓發之資，而歸結於回向極樂，以彰其效。非尤爲我儕淨業同仁之所宜拳拳服膺者乎！

圓瑛老法師夙以宏化爲家業，屢講此文，其弟子明如記錄之，於此文義蘊詮發無遺，可謂善述者矣。圓公早歲安禪，悟明心地。長游義海，了徹靈文。

殷殷以救世爲心，在在以度生爲急。講座遠敷於羣島，丈席接迹於諸山。龍天推出，不辭擔荷。忍辱負重，道俗翕然。近以國家多難，法弱魔強，慨津梁之已疲，託文身以垂教；因取舊稿修治而釐定焉。清齋晏晦，謝絕諸緣，唯孜孜以立言爲務。而楞嚴一經，尤爲師一生精力所萃。八番講演，心得孔多。所纂全疏，亦削稿有期。今以勸發菩提心文講義待付手民，屬圓淨一言附之。謹略述因由，俾讀此講義者，藉知吾師宏教之大凡云爾。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日 定輝李圓淨謹序

# 勸發菩提心文講義

上海圓明講堂圓瑛弘悟講  
侍座受度弟子明如日進記

今講此文，依照賢首宗，十門解釋，略事發揮：一、總釋題目二、撰文法師三、啓教因緣四、藏乘所攝五、教理淺深六、宗趣分別七、能詮教體八、所被機宜九、力用殊勝一〇、別解文義今一 總釋題目

## 勸發菩提心文

題，爲一文之總綱。文，是一題之別義。欲知別義，須究總綱。總綱若明，別義自易。如提綱，則綱目自彰；挈領，則衣縷自直。是以首門，卽總釋題目。亦提綱挈領意也。

此題六字，應分通別二題。前五字是別題，他文非此題故，名之爲別。文之一字，是通題，通於他種故。如龍舒淨土文、雲棲放生文等，皆可名文。別題，是所詮之法義。通題，是能詮之文字。文者義之表也，義者文之實也。文

稱於義，義隨於文，文義相資，能所不離，合爲題目。

又應知此題，具含人法能所。按古德七種立題，以人法喻三字：單三種（是一字），單人，如佛說阿彌陀經；單法，如大般涅槃經；單喻，如大寶積經。複三種（是二字），人法，如文殊問般若經；人喻，如如來說師子吼經；法喻，如妙法蓮華經。具足一種（具三字），如大方廣法佛人華嚴喻經。本題明是單法立題。以菩提心，是性法；乃衆生自性本具之法。勸發二字，是修法。既經勸發，必依菩提心，而起菩提行，修諸行門，求證菩提之道。題中明文無有人喻字面，故曰明是單法立題。

若以義推，實含人法能所。既有所勸發菩提心之法，必有能勸發菩提心之人。若無其人，誰爲勸發？當知勸發屬教，發心屬機，題具對機施教之意。勸者：勸化、勸導、勸勉。○勸化，如云：一切衆生，當發菩提心，方能出離生死苦。○勸導，如云：我等本來是佛，因爲無明所誤，而爲衆生。今當返迷歸悟，稱性起修，上求佛道，下度衆生。○勸勉，如云：既發菩提心，須行菩薩道，必要經過三個難關：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忍能忍。菩提心須堅固不退。

發者：發明，發起，發展。○發明：如聞勸之後，發明自性真心，即是菩提心。廣大平等，一向迷而不覺，今承指示，開解明了，謂之發明。○發起：如既承勸明了，即發起此菩提心。智慧並運，解行相應，躡解起行，謂之發起。○發展，如既發菩提心，而脩菩薩行。則六度齊脩，四攝普被。令未種善根者種，已種者增長，已增長者成熟，已成熟者解脫。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衆生，謂之發展。

菩提心，即是道心。梵語菩提，此翻爲道。菩提有三：一曰真性菩提，此以理爲道也；二曰實智菩提，此以智慧爲道也；三曰方便菩提，此以逗機施教爲道也。○真性，乃真如自性，聖凡同具。迷之爲凡，悟之成聖。迷悟雖殊，生佛一致，平等平等。楞嚴經云：大地草木，顛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依此不特生佛無異，實則情與無情，皆同一體。在有情分上，名之佛性。在無情分上，號曰法性。今約有情衆生，即是人人本具之佛性，名曰本覺，亦即如如理；真實不虛，無有變異。故曰真性菩提，以理爲道也。

實智，乃真實智慧，非同世間所有世智辯聰也。世智不離生死，實智能證菩提。即稱如如理，所起之如如智，亦名始覺。依此始覺智，反照本覺理，照

徹心源，真實了知，卽是根本智，及實智。故曰實智菩提，以智慧爲道也。

方便，乃權巧施設。先鑑衆生機宜，應以何身得度，則現何身。應以何法得度，則說何法。種種方便，化度衆生。卽從根本智所起之後得智，又名差別智，及權智。故曰方便菩提，對機施教爲道也。

菩提又譯爲覺，菩提心卽自覺覺他之心。若但自覺，而不覺他，不名菩提心。故二乘之人，不發菩提心，惟大乘衆生，方能得發。經云：我今發心，不爲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惟依最上乘，發菩提心。

菩提心當云何發？須知菩提心者，從大悲起。菩薩修行，此心爲先。若不發大悲之心，一切萬行，無從建立。何爲大悲心？視大地衆生，皆爲一子是也。子有飢寒疾病，爲父母者，必以悲心而拔其苦。乃至不惜一切，而爲其子。如能視大地衆生之苦，如己一子之苦，而爲設法救拔，如是之心，名大悲心。

起信論三心，亦卽菩提心。一者直心，正念眞如法故。此念之所以爲正者，不着二邊，起智觀照眞如正理，卽契菩提心體。二者深心，樂修一切諸善行故。好樂修習，世出世間自利利他諸善行。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



以平等大悲心，拔除一切衆生，分段變易二生死苦。此二皆發菩提心用。今勸發菩提心，即勸發起信三心，令趣無上菩提也。

又菩提心，即菩薩心也。楞嚴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此心則捨己利他，大乘行願；非同聲聞緣覺，但求自利者所可同日語也。

又菩提心，即進趣無上菩提之心也。此心能自覺覺他，乃至覺滿，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心通因徹果，因中必發菩提心，果上方成菩提道。雖成菩提道，究竟不離菩提心。

文，即文言，名句文三身之一。名詮自性，如云瓶，非盆非碗也。句詮差別，如云花瓶，非油瓶酒瓶也。文詮聯綴，文義相聯絡；如云此花瓶，是古磁，經時既久，火氣脫盡，盛水養花，可以耐久，新鮮不謝。今此文，由積名成句，積句成文，能詮顯勸發菩提心之義理，令生解起行故。此文，雖非經非律非論，而經律論三藏之旨，文中皆具，能成法益。一總釋題目竟。

## 二 撰文法師

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撰

梁寒操遺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廿六日

古杭：卽今之杭州也，昔亦稱武林。梵天寺在鳳山門外，於有宋時代開山，明朝中興。沙門：出家修道者之通稱也。梵語沙門，譯爲勤息，謂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又謂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

實賢是祖法諱，字思齊，號省庵，爲蓮宗第九祖。江蘇常熟縣，時氏子，爲書家後裔。祖生於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生卽不茹葷，總角之年，卽有離塵志。父蚤逝，母張氏，十分賢明，知祖夙植善根，乘願再來，遂命出家。年七歲，禮清涼庵容選大師爲師，十五歲薙髮，二十四歲圓具於昭慶戒壇。嚴淨毘尼，於道精進，常終夜不臥。尋入講筵，洞明性相二宗。從崇福靈鷲和尚，參念佛是誰。四閱月有省，曰：我夢覺矣。由是機辯縱橫，善說法要。和尚欲付衣拂受。遂禁足於眞寂寺，晝覽藏經，晚持佛號。於己亥春，詣明州阿育王寺，瞻禮舍利佛之靈骨。二月十五佛涅槃日，大合緇素，廣脩供養。併於塔前燃指，發四十八願，感舍利放光，衆皆共覩。作此勸發菩提心文，激勵四衆。誦者多爲涕下，感化者衆。祖平生住持永福、普慶、海雲、仙林、梵天諸法席，化道崇隆，三根普被。雍正七年，結蓮社，爲文誓衆，畢命爲期。己酉冬，主席梵天寺，屏絕諸緣，掩關寸香齋。雍正十一年，臘月八日，告衆曰：明

年四月，吾去矣。由是日課佛名十萬。明年四月十二日，告衆曰：月朔以來，再見西方三聖，其將往生乎！卽書偈云：身在華中佛現前，佛光來照紫金蓮，心隨諸佛往生去，無去無來事宛然。於是具浴更衣，斷飲食，歛目危坐，十四日將午，面西念佛，安然而逝，送者麀至，祖忽開目曰：吾去卽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矣。遂合掌連稱佛名而寂。世壽四十有九，僧臘二十有五。是冬臘月八日，奉靈骨塔於常熟拂水巖之西。後鄧山諸道俗懷祖道行，迎骨重建塔於阿育王寺之右。刻有省庵法師遺書一冊，略備始末。二撰文法師竟。

### 三 啓教因緣

良以法不孤起，起必有由。此文以何因緣而作，不可不知。細察因緣有二：一者總，二者別，總乃由省庵法師，本覺內熏爲因，熏起始覺之智，流出此篇文字。復由衆生外感爲緣，感動法師大悲，勸發菩提之心。○別則因緣具有十種；如本文備明。一念佛重恩故，二念父母恩故，三念師長恩故，四念施主恩故，五念衆生恩故，六念生死苦故，七尊重已靈故，八懺悔業障故，九求生淨土故，十爲念正法得久住故。十緣義理，在後詳釋。三啓教因緣竟。

### 四 藏乘所攝

已知此文，發起因緣，有總有別。未悉藏乘，何所攝屬？藏有聲聞藏，菩薩藏。聲聞藏，厭苦斷集，慕滅修道。但求自度，速出三界。○菩薩藏，解行雙圓，自他兩利，普度衆生，齊成佛道。此文開衆生之圓解，起萬行之圓修，應屬菩薩藏攝。

乘有小乘，大乘。乘字讀去聲，乘是車乘，從喻立名。小乘是羊車，鹿車。大乘是牛車。更有最上乘，是大白牛車。此典出自法華經譬喻品，有一長者

喻佛諸子幼稚喻衆生，入朽故大宅喻三界，嬉戲娛樂。其宅四面，倏然火起 喻煩惱

火。長者見火，速告諸子，此舍已燒，汝等宜速出來，勿爲大火之所燒害。諸

子聞已，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何爲焚燒，不知畏避，依然樂着嬉戲。長

者知子本心，各好珍玩之物，而以方便，誘令得出。告曰：汝等宜速出來，我

有羊車喻聲聞，鹿車喻緣覺，牛車喻菩薩，可以相與。諸子聞已，願樂諸乘，爭相

疾走而出。長者見子出已，其心大快，自惟財富無量，具足無量功德法財，等與大白牛車

等賜最上一佛乘。此捨三乘歸一乘也。○小乘，談理狹隘，但說人空，不明法空。又但

求己利，不肯利他。○大乘談理深廣，徹法底源。又明一切衆生，皆當作佛。

此文勸發菩提心，勸修菩薩行，求成佛道，應屬大乘所攝。四藏乘攝屬竟。

## 五 教理淺深

已知此文，菩薩藏大乘所攝。未悉於賢首五教，當收何教？五教者：一小教；但明人空，不說法空。但求自利，不肯利生，卽台宗藏教。貪著小乘，三藏學者，但證我空之理，但了分段生死。

二始教：始者初也，卽大乘初門，故名爲始。此教有空宗、相宗二種。若約但明諸法皆空義爲空宗，卽台宗通教，當體卽空，不待滅色而後空。一切身心世界，猶如空華鏡像，卽色卽空也。○若約廣談諸法差別義爲相宗，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爲緣長六麤。多談法相，少說法性。有成佛不成佛。亦名分教。若約從眞起妄，則有六凡依正因果。返妄歸眞，則有四聖依正因果。卽台宗別教。十界具足，差別不同也。

三終教：說如來藏緣起正理。如來藏隨緣，成一切法俗諦；緣起無性眞諦；一切皆如中諦。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方盡大乘至極之理，故名爲終。○亦名實教，多說法性，少說法相。縱說法相，亦會相歸性。以稱合實理而說，故名爲實。此教眞俗二諦圓融，卽台宗圓教雙照義。

四頓教：不依地位漸次，亦不說法相，唯辨眞性。絕相泯心，一念不生，

卽名爲佛。頓超佛地，不歷三祇，故名爲頓。此教離一切相，卽台宗圓教雙遮義。五圓教：總一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身毛塵刹，互相卽入。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故名爲圓。此卽台宗圓教，遮照同時義。

此文勸發菩提心，令發成佛之因心，而得究竟之果覺。佛種從緣起，正屬賢首終教。文中勸人，去偏取圓，兼屬圓教。五教理淺深竟。

## 六 宗趣分別

已知此文，教理甚深，未悉何爲宗趣？賢首云：當部所崇曰宗，宗之所歸曰趣。宗卽是因，趣卽是果。以本文而明宗趣，當以發菩提心爲宗，證菩提果爲趣。六趣分別竟。

## 七 能詮教體

已知此文，宗趣圓極，未悉何爲教體？教體者，教法所依之體也。娑婆世界衆生，耳根偏利，故諸佛諸祖，皆以音聲而作佛事。楞嚴經云：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是以音聲爲教體。

若徒有音聲，而無名句文，如風聲水聲，豈能詮理？如是則當以聲名句文，四法爲教體。○又但有能詮之四法，而無所詮之義理，如山歌野曲，豈能爲

教體？如是則當併攝所詮爲教體。○又若文若義，皆不離心，心爲諸法之本，諸法不出一心。此文字字句句，都從省庵法師性海中流出。既有文字，則屬事相。依終教教理，自當會相歸性，而以歸性爲教體也。七能詮教體竟。

### 八 所被機宜

已知此文，能詮教體，未悉所被何機？文是省庵法師化導之教。若聞教生信發解，依教起修求證，皆謂之機。教必對機而成益，如藥必對症而生效。此文勸發菩提心，乃屬大乘之教理行果，應被大根衆生。根機既大，智慧必大，心量亦大，於此大教，方能領荷。願力亦大，於此家業，方克承當。大根衆生，正所被之機也。○如是則應小根絕分，如云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若仔細研究，二乘根器，亦爲當被之機。何以故？因二乘志意狹劣，但求獨善其身，不肯成就衆生。經此文種種勸導，恥小慕大之心，自然而生。時至機熟，必能回小向大，而發菩提心也。故此文實可普被三根。八所被機宜竟。

### 九 力用殊勝

菩提心，爲諸心中王，具殊勝之力用。能荷擔衆生，及荷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發此心，可以上求佛道，可以下度衆生，具足四弘誓願，此心有如

是之功能用。然此心力，由此文勸發而生。此文由省庵法師菩提心海流出，故此文有殊勝之力用也。九力用殊勝竟。

十 別解文義○ 將本文全篇，仿照諸經，分爲三分。

甲一序分 自開篇至方得名爲真正發菩提心也止。

二正宗分 自此菩提心，諸善中王，至是爲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止。

三流通分 自十緣備識，至文終。

今初序文 敘述發起之意 文分爲二

乙一 先敘修行心願爲本

二 敘發心去取須明 今一

不肖、愚下、凡夫、僧、實賢、泣血稽顙、哀告現前大衆、及當世淨信男女等、唯願慈悲、少加聽察！

首句自謙之詞。不肖表其非賢；愚下謂非上智；凡夫愧非聖人。因對涅槃法會，衆前說話，未敢自高。衆中僧俗老幼，根機不等，或有諸佛菩薩，影響當時，或有祖師聖僧，乘願再來。肉眼不識，故發言必宜謙遜也。

僧、實賢，梵語僧伽，簡稱僧，譯云，和合衆，乃出家脩行者之通稱。和



合有二：一理和，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同證無爲之理也。二事和，有六：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出家人，故稱六和僧。○實賢，法師之法諱。字思齊，其師爲取如是名字，意望見賢思齊。法師出家後，參學具足，宗教兼通，解行相應，智悲雙運，發大乘願，行菩薩道，歸心淨土。臨終往生，上品上生，實預聖賢之列，誠不負師之所望也。

泣血稽顙，哀告現前大眾，及當世淨信男女等：此同體大悲心之所感發，懇切告衆也。念一切衆生，與佛本來同體；何以諸佛已成正覺，我等尙在沉淪？由是熏動大悲心，不覺悲傷涕泣，血淚交流。稽顙卽禮拜也，以頭稽留於地，以表誠懇恭敬，較常不輕菩薩，逢人禮拜受記，更有甚焉。

告而曰哀者，悲哀發言，冀以感動衆心。現前大眾：謂非過去未來，乃現前涅槃會上之大衆。○及當世，及者併及。當世有二釋：一、當今之世，由此會而普及當今世界，由近及遠也。二、當來之世，由此會而流傳當來世界，自今而後也。○男女而稱淨信，謂夙植善根，信心具足，不雜疑念，故曰淨信。信爲五根之首，十一善法之先，有信則諸善可生，故華嚴經云：信爲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

惟願慈悲，少加聽察者：願卽法師心願，亦卽菩薩弘願，願度無邊之衆生。故惟願大衆，發慈悲心，勿以人廢言，對我所言，少加聽察。若但聽而不察，聽同不聽，未能得益。聽者聽聞，是聞慧；察者思察，是思慧。既能從聞而思，必能從思而修，故願加思察，定能發菩提心，而修菩提行也。

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

此卽敍修行心願爲本也。嘗聞者：表文中之言，非出己見，乃嘗聞大乘經中，有如是說，今者代佛宣揚。入道要門：卽欲入菩提道之要門，又入佛知見道之要門，不在他處，首在發菩提心。此心旣發，卽開佛知見，方能修行。而修行緊急之務事也，立願居先，行無願不成，必至退轉故。

願立，則衆生可度；度生之願，乃菩薩四弘誓願之第一願。菩薩對三界衆

生，如金剛經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欲界，若有色四禪色界天，若無色空無邊處天，若有想識無邊處天，若無想無所有處天，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天，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三界衆生度盡，故曰：願立則衆生可度。

心發，則佛道堪成：心卽菩提心，此心爲正因佛性。正因理心既發，則了因慧心，緣因善心，自可相繼而生。正因佛性本具，衆生多皆埋沒於五蘊山中。今承開示，既發菩提心，則正因理顯。再加了因佛性，緣因佛性，悟修之力，則本覺正因佛性出纏，成等正覺。故曰：心發則佛道堪成。

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此反顯發心立願，爲修行之根本，本立而道生。苟不發廣大心：如發心持五戒，修十善，求人天福報。如發心斷見思惑，出三界獄，求聲聞乘。如發心樂獨善寂，得自然慧，求緣覺乘。此皆非廣大心，都是祇求自利之心。

廣大心者：卽平等慈悲心是也。慈心能與樂，悲心能拔苦。如世間父母之於子女，皆有慈悲心，要令子女得安樂，離痛苦。但此心不平等，何以故？如對他人子女，任從飢寒交迫，疾病縈纏，漠不關懷，故非廣大心。若能視大地

衆生如一子，平等慈悲，乃名廣大心也。

堅固願者：卽堅固不退。如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退失菩提心。又虛空可碎，滄海可填，我願不易。如地藏菩薩發願，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又如阿彌陀佛所發四十八願，願願皆云：若不爾者，終不成正覺。是之謂堅固願。

末四句，承上若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使經歷塵點劫數，不能了脫生死，依然還在輪迴。雖有種種脩行，如楞嚴經所云：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二本：一妄本，依識心所脩。二真本，依菩提心所脩。不發菩提心，不成菩提道，豈非徒勞辛苦耶。

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尙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

此引經作證。華嚴經，是釋迦如來初成正覺，如日初出，先照高山。爲大根衆生，轉無上根本法輪。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圓融無礙，舉一卽三，全三卽一。如舉一心字，佛及衆生，悉皆在內。迷此心者，乃爲衆生。悟此心者，當下成佛。如舉一佛字，心及衆生，亦皆在內。佛卽是心，佛原從衆生修成。如舉一衆生，心佛亦皆在內。衆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作佛。卽是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經中有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有一菩薩，往昔遇佛，已發菩提心。後在世間脩行，將前所發菩提心忘失，並不記憶。如是，則所修無論世間善，出世間善，皆名魔業。

問：出世善法，何名魔業？答：楞嚴經中，聲聞緣覺，皆列五十種陰魔之內，據此可知。又波旬魔王，因中亦脩十善，及未到地定。此定亦云未至定，未至初禪離生喜樂地之根本定，但修近分定祇能伏惑，故名未到地定。因不發菩提心，故報生欲界頂天，而爲魔王。

忘失尙爾，況未發乎？此以輕沉重。意以修行必要發真正菩提心，否則，因地不真，果招紆曲。

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此結心願爲本。故字承上轉結之詞。乘字去聲，佛教共有五乘：一人天乘，說五戒十善之法。二聲聞乘，說四諦法。三緣覺乘，說十二因緣法。四菩薩乘，說六度萬行法。五最上一佛乘，惟說一心法。如來乘，卽最上一佛乘。衆生欲學此乘，必先具發菩薩四弘誓願。具發者，完全而發，不可或闕，卽上求下度智悲並運者也。過現諸佛，並無不發菩薩願，而得菩提道。故發願，爲修行不可緩之事。如普賢發十大願王，觀音發十二大願，彌陀因中發四十八願，可爲修行之模範也。先敘修行人願爲本竟。

### 乙二 敘發心去取須明

分三

#### 丙一 舉數標名 一一 依名辨相

### 三 指示去取 今一

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趣向？今爲大衆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眞僞、大小、偏圓是也。

然字承上轉下之詞。上文但云必先發願，未明當發何願，故此須當指明，令知去取。當知發心立願，損益利害所關。若不得明眼師家指示，不脩正道，

危殆孰甚。省庵法師，爲宗教大善知識，其所開導，必可依從。若遇邪師邪教，令發邪心邪願，必致墮落。古德云：一盲引衆盲，相率墮深坑；豈不悲哉！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此二句廣指一切心願。若不得明師指示陳述，則茫茫無據，如何能得趣向？趣向卽歸向也。一切衆生，迷真起妄，認妄爲真，都是向妄。若有明師指示，返妄歸真，返本還源，方得歸向正途，而登正覺。今爲大衆略而言之，因發心立願之相既多，不能廣指，祇得略言。相有其八下三句，卽舉其數，而標其名。所謂邪、正、真、僞、大、小、偏、圓、是也。一舉數標名竟。

丙二 依名辨相

分二

丁一 牒名

二 辨相

今一

## 云何名爲邪正真僞大小偏圓耶？

此牒定，邪正等八種名。用云何二字而徵起之，以爲下辨相之張本。邪正等，皆從發心上分別。如發心是邪心，立願必定是邪願，以願從心起故。餘可例推。當知發心立願之人，邪僞者多，真正者少。

現在末法之世，法弱魔強，許多左道旁門，如空心教、無爲教等，名是佛

經內部極好之名詞。但竊取其名，而所修之行，不依名中義理。如空心教，不觀心性本空，仍執心在身內；又隨心分別六塵境界。○如無爲教，不學六種無爲之法，仍念念著有，不修淨行，更有許多非法說法。此等名爲附佛法之外道。以爲人師，廣收徒衆。其傳法只許兩人私相授受，不許第三人觀聽。有云三眼不傳道。○又以欺詐手段，誘騙愚夫愚婦。凡欲受其法者，先要一誓詞不得將教中密語，告知於人，如違願遭重譴。或願被雷擊、或願遭火燒、或願被水溺。即夫妻之間，亦不許說。此以惡咒束縛於人。○如有智識之人，一聞傳法，不許第三人觀聽，及教中密語不許告知他人，即知其非正法。何以故？如果正法，必可公開，振法螺，鳴法鼓，堂堂皇皇，那有怕人見聞之事乎？

此中八種，前四種，乃爲凡夫修行開正眼。以凡夫之人，每多邪正不分，真偽不別，盲從邪教，依照偽修。後四種，兼爲二乘權教示指歸。以三乘聖人，抑或囿於小道，不發大心；抑或偏於事行，不明圓理；故須徵釋。一牒名竟。

## 丁二 辨相



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爲邪。

此下辨明八種相，原文分定，卽爲八段。此段辨邪之相。世間有一種修行之人，一向以來，發心修行，不究自心。自心，卽眞如自性，本有眞心；不從父母所生，非同世人所認現在身內之肉團心也。

內團心，是假非眞，但假名爲心，並無功能用。我如是說，難免許多人，不承認，要與我諍辯。謂此心能種種思量分別，何以說並無功能用？○答曰：思量，是第七末那識。分別，是第六意識，實非肉團心之功用。如謂此心實能思量分別，世間初死之人，肉心仍在身中，何以不思量不分別也？卽此可驗證肉心無用。

本有眞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此約眞諦談空。雖然無在，無所不在。此約俗諦說有。猶如虛空，不在內外中間，無有何處，沒有虛空。卽地中尙有

虛空，出土一尺，則有一尺虛空，出土一丈，還得一丈虛空，色空無礙。真心則空有無礙，二諦圓融，亦復如是。○不究自心：即不肯參究此心。參既不參，安得明了？既不明了，不知依之爲因地心也。

但知外務：下列利養、名聞、欲樂、果報，皆外務也。或求利養，即求財利滋養；或好名聞去聲，即好虛假名譽；或貪現世欲樂，即五欲樂境。五欲有二：一財色名食睡，二色聲香味觸，此二種皆世人之所欲，故名五欲。或望未來果報，即望轉生人間，或生天上，受福樂之果報。爲如是四種發心，名之爲邪。因不依正理，不修正道，貪求世間、名、利、欲樂、果報故也。

**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爲生死，爲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爲正。**

此段辨正之相，恰與上科相反。既不求利養名聞，則澹泊明志，安貧守道。又不貪欲樂果報，則少欲知足，樂出塵勞。

唯爲生死：唯者獨也，獨爲生死大事，發心修行。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刻在心頭，無時或忘。念無量劫來，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無有

休息，實是大苦。有生則有身，有身則衆苦所集，一定要把此身度了。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此身得度，生死方了。欲了生死，須有至悲至切之心方可。○又古德云：此心未明，如喪考妣，此心既明，更如喪考妣。此卽生死心切。此心是真心，未明卽未悟。欲求悟明真心，其心悲切，如死父死母一樣。迨此心既明，何以更如喪考妣？因既悟之後，了知本來是佛，墮落輪迴。悟雖已悟，證猶未證，生死未了，故更如死父死母一樣。如此乃是唯爲生死。

爲菩提者：爲求證無上菩提也。求得實智菩提，使真性菩提，不致埋沒，而方便菩提，得以成就。至於利養名聞，果報欲樂，皆非所求也。如是發心，方名爲正。

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衆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衆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巔。如是發心，名之爲真。

此段辨真之相。念念上求佛道者：已發上求佛道之心，念念在懷，無時或忘，不忍半途而廢。心心下化衆生者：亦卽已發度生之願，心心相續，要把一切衆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聞說佛道長遠：如法華經所云：五百由旬，方是寶所喻佛地。有一導師，引導諸人，前趨寶所。因其路難行，多人半途欲退。導師不忍是輩，而失大利。乃爲勸勉，前行固難，已經行至半途，退後亦難。同是一難，何如前進？無奈是輩，無志進求。導師爲憫是輩，方便設一化城，勸令前進少許，卽有大城，可以於中休憩。化城喻小乘方便涅槃，爲小根怯弱之輩而設。今云不生退怯，卽精進上求，無怯弱心也。

觀衆生難度：以衆生根行不等，惑業深重，不肯受化者多。卽有一時受化，遇境逢緣，而退道心者亦多，故曰難度。不生厭倦者：如寶積經所述：常精進菩薩爲一衆生，經無量劫，隨逐不捨，猶不受化，曾無一念棄捨之心。對此衆生不厭，常隨教化不倦。若此菩薩，可謂觀衆生難度，不生厭倦也。

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巔：此四句卽是志在菩提，不肯中止化城。如是發心，名之爲真。

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爲名利之所夾雜。雖有善法，復爲罪業之所染污。如是發心，名之爲僞。

此段辨僞之相。僞者，虛也，假也。有心而造曰罪，無心而造曰過。凡有罪過，理宜懺悔除滅。今日不懺不除，則無慚愧心，甘居下流也。內濁，卽具足貪瞋癡，渾濁自性。外清，卽矯現戒定慧，清淨之行。始則精勤修習，終則懈怠廢弛，虛度時光矣。

雖有好心，行諸好事，如卹孤濟貧，賑災救難，施棺給藥，修橋鋪路等；多爲貪名圖利之心而爲之，是謂夾雜。好心與貪圖名利之壞念相參。雖有善法，修諸法門，如持戒修身，參禪習定，澄心慧觀，念佛持咒等；復爲貪瞋未斷，愚癡所誤，造諸罪業，染污所修清淨之行。如是發心，名之爲僞。

衆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

之爲大。

此段辨大之相，乃言心願廣大。衆生界，卽有情衆生之界。楞嚴經云：世界，衆生，業果，三種相續不斷，無有窮盡衆生業不盡，而依業受報，故衆生界不盡。。設言衆生界有盡，我願方盡，以無衆生可度，故度生願畢。

菩提道成：卽圓滿菩提，佛道成就。福足慧足，已成兩足之尊。自覺覺他，已得究竟滿覺。佛道既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爲大。

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爲小。

此段辨小之相。觀三界如牢獄，觀者以智觀察。三界：一欲界。六欲以下，五趣衆生，有男女雌雄，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未曾離欲，故稱欲界。二色界。六天以上，四禪天中，初禪梵衆梵輔大梵三天，二禪少光無量光光音三天，三禪少淨無量淨徧淨三天，四禪福生福愛廣果三天，此天復有無想外道天，及五不還天無煩無熱善現善見色究竟，卽三果阿那含，寄居其中。彼諸四禪，四位天王，徒有欽聞，不能知見。以上十八天，皆

名色界。此色非是欲色，但是仍有形色而已。第四禪凡夫天，有欲滅色歸空，故有四空天。三無色界，即四空天。不特無欲，而且無色，惟餘識神，故稱無色界。三界是六道衆生依止之處，惑業未空，輪迴未出，要在三界內，受果報身，無自由分，故曰如牢獄。五陰色身，是小牢獄。三界，是大牢獄。

視生死如冤家：生死逼迫，是爲大苦，喻如冤家，能令受苦，必欲離之。欲離生死苦，故修諸道品，斷界內煩惱。但期自度，無廣大心，不能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爲小。

**若於心外，見有衆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勛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爲偏。**

此一段辨偏之相。偏者偏於二邊，不歸中道。或着於有，或着於空，皆謂之偏。若於心外，見有衆生，及以佛道，此着於有，有凡有聖。於衆生則願度，於佛道則願成。與上真心文中所說：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度衆生，同一大乘菩薩道，智悲雙運之作略。何以說其爲偏？祇因未明中道實理。

菩薩有權教菩薩，實教菩薩。權實攸分，即在着相離相而已。如願度願成

，有能度能成之功勛不忘，衆生佛道之知見不泯亡也，卽是着相：是爲權教菩薩。實教菩薩，所修離相，終日度生，不着度生之相。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不度而度，度而不度，無成而成，成無所成。空有雙離，全歸中道。稱真實理而修，是爲實教菩薩。若雖發大心真心而修，未明圓理，執有衆生可度，認有佛道可成。如是發心，名之爲偏。

若知自性是衆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爲圓。

此一段辨圓之相。若知知字，是智照現前，纔能了知。自性，是當人自心本性。此性迷時則爲衆生，悟時則成佛道。因知自性是衆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衆生佛道，皆不離自己心性，故不見更有一法，離心別有。若見心外有法，卽非正見。

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此虛空二字，莫作



虛空相解，若作相解，何為空願空行空果？縱有所說，總是不當去聲。當以義解，以字依也。虛空者，廣大義，即是依廣大心，發廣大願。衆生無邊誓願度。佛道無上誓願成。行廣大行。六波羅密行，證廣大果。大覺極果。上即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即是修即無修，證亦無證。如是發心，名之為圓。二依名辨相竟。

丙三 指示去取

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

知此邪正、真偽、大小、偏圓，八種心之行相，差別不同，則知自己審度思察：邪偽小偏，四種不好；真正大圓，四種是好。既知審察好醜，則知去取。不依日去，依之日取。既知應去應取，則可以發心，自不至有所錯誤。

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於此八中，為邪？為正？為真？為偽？為大？為小？為偏？為圓？

此徵釋上文則知審察一句。云何句徵起，謂下釋成審察之意。

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偽，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

此徵釋上文則知去取一句。云何徵起，所謂下釋成去取之法。邪偽小偏，四種應去。正真大圓，四種應取。如是發心者：如是二字，指法之詞，即指應去者去之，應取者取之。如是所發之心，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菩提心，是成佛種子。此心既發，成佛有分。故省庵法師，撰文勸人發菩提心也。一序分竟。

甲二 正宗分

分三

乙一 歎德明緣

二 標數列名

三 依次

徵釋 今一

此菩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

此下正宗分，乃是文中真正正宗要之理。菩提心三字，即一文之正宗。菩提心，是第一心，故為諸善中王。諸者衆也。善有世間有漏善，出世間無漏善。有漏善，如五戒，是人道因，為人善。十善，是六欲天因，為欲界善。四無量

心，及不動業禪定，為色界善。滅色歸空，修習空定，是無色界因，為無色界善。此皆不了生死，不出三界，是為有漏善。

無漏善，如四諦聲聞所修，為小乘善。、十二因緣緣覺所修，為中乘善。，此二能了分段生死，能出

三界。六度菩薩所修，為大乘善。、菩提心諸佛所修，為佛善。，能了分段變易二種生死，證大涅槃。

故以菩提心為諸善中王。

菩提心，即得成菩提果覺，因地心也。此心為眾生正因佛性，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即是成佛種子。經云：佛種從緣起，故曰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一歎德明緣竟。

### 乙二 標數列名

今言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為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已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念正法得久住故。

初二句，略標其數可知。下徵列十緣：一者、念佛重恩故。以佛恩爲第一者，因念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視大地衆生，皆如一子，有平等大慈大悲之心，欲與一切衆生之樂，欲拔一切衆生之苦。其恩最極高廣，有踰父母，故列第一。

二者、念父母恩故。若欲報佛恩，須假父母生身；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奉佛使命，爲佛使者，代佛宣揚，以法利生，以暢佛懷，方可報佛重恩。若不說法度衆生，是則不名報恩者。但說法度生，非此身不可。因念此身，從父母而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念父母恩第二。

三者、念師長恩故。雖有父母，生我此身，若無師長教誨，則知識不開，焉知禮義？佛法不懂，那能修行？若不修行，則佛恩親恩，皆不能報。故念師長恩第三。

四者、念施主恩故。此條似對出家衆說。雖有父母生我身心，師長教我佛法。若無施主布施供養，則終日求謀衣食，那得安心辦道？施主能成就我道業，故念施主恩第四。

五者、念衆生恩故。此有三種：一、衆生類廣，自我從無量劫以來，捨身

受身，必有經生父母。則我有過去無量父母，未出輪迴，必在六道。我無宿命通，不能知識。則六道中，有許多衆生，是我累生父母，與我有恩。二、我日用所需衣食，皆賴衆生供給，令我現成受用，悉皆有恩於我。三、牛爲我耕，雞爲司晨，犬爲我守夜，於我亦有恩。故念衆生恩第五。

六者、念生死苦故。上五者皆約外恩，後五者皆約己事，一一無非切己之事。念生死苦，卽念念起智觀察，現在此身，不是長生不死之身。寒暑遷流，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終歸磨滅，必有死亡之日。死後並非離三界，而免輪迴，依然還要隨業受生。生死死生，無有休息，是爲大苦。故念生死苦第六。

七者、尊重己靈故。己靈，卽自己靈覺之性。此性爲衆生本有之佛性，在衆生現前身中，靈靈不昧，了了常知。既是佛性，必宜尊重，勿令永埋在五蘊山中。發心修行，令其內脫身心，外超世界，出離生死，如鳥出籠，自在無礙，庶不辜負。故以尊重己靈爲第七。

八者、懺悔業障故。承上如要不負己靈，必宜懺悔業障。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卽改往修來之義。衆生有三障：一惑障

麤細迷惑，心能爲障

二業障

身口意所造，三報障依正苦樂二。報能為障。今但云業障，舉中攝取前後；即是懺悔三障，永斷生死。故懺悔業障為第八。

九者、求生淨土故。娑婆五濁惡世，三障俱重，要懺悔令盡，實覺為難。因助道緣少，故必求生淨土。淨土助道緣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又水鳥風樹，皆演法音，聞者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又見佛聞法，得證無生法忍。故以求生淨土為第九。

十者、為念正法得久住故。正法者，對佛所說之教理行果，而能信解修證，是為正法。若但有教理行，而證果者少，即是像法。若但有教理，而無行果，即是末法。○為念如何能令正法得以久住，必宜真正發菩提心。信大教，解大理，修大行，證大果，則正法得以久住。如上，五恩皆能得報，生死可了，已靈不負，業障可除，淨土得生，故以為念正法得久住為第十。二標數列名竟。

乙三依次徵釋 即為十 丙一 念佛重恩 至十 為念正法得久住

今一 念佛重恩

云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爲我等故，行菩薩道，經無量劫，備受諸苦。

初句徵起。云何，是徵問之詞。謂下，釋成，解釋佛恩何等深重。念是記念。我者，隨世假稱爲我。釋迦是此土教主，故加一我字。佛名釋迦牟尼四字，梵語釋迦，譯爲能仁，能施仁德以利他，運悲廣度衆生也。梵語牟尼，譯爲寂默，寂靜宴默以自利，運智上求佛道也。

如來是佛果通號，共有十號，如來是第一號。此二字，約十法界料揀，卽是超九界以獨尊之號。六凡衆生，來而不如。先要明白如字意義，如者如如不動。六道衆生，依業受報，來三界內受生，常被八風所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世間八風，無人不被所動，故曰來而不如。○二乘，如而不來，二乘斷我執煩惱，出分段生死，證有餘涅槃。沉空滯寂，如如不動。佛要他入世利生，他視三界如牢獄，再不肯來。故曰如而不來。○菩薩非如非來。非同二乘，耽著涅槃之如，故往返六道，救度衆生。非同凡夫，隨業受報之來，乃乘願利生。

，去來自在，故曰非如非來。○惟佛亦如亦來。佛乃應機示現而來，八風吹不動，故曰如來，九界衆生無足與比。

最初發心者：佛因地最初發菩提心，是在古釋迦佛時，爲陶師，名大光明。古釋迦佛，觀其機熟可度。卽帶四位弟子，名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須菩提，至陶師所。陶師心生極喜，恭敬禮拜，默願將來成佛，亦同佛之莊嚴，及同名號，四位常隨弟子亦然。佛爲說法，得度出家，從此發心修行。

爲我等故，行菩薩道，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備受諸苦。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成佛名與師同，滿所願也。

**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

念我往昔造諸惡業<sup>五逆十惡</sup>時，佛則悲哀憐愍，種種方便教化。而我愚昧癡

迷，不知信受，不肯改惡從善。○惡因既積，苦果難逃，故墮地獄，備受惡報。佛復悲傷痛惜，欲代我受苦。無奈我業深重，自作還應自受，不可替代，不能救拔。



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世生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

我罪報既畢，得生人道，佛則轉悲為喜。以者用也，用種種權巧方便，即說五戒十善之法，令我得種善根，不墮惡趣。世世生生，隨逐於我，種種教化提攜，令我善根得以增長。奈我障重，不肯受化。佛心亦無暫時棄捨於我，是則佛恩何等深重。

佛初出世，我尚沉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

此段自悲自慶。悲者，悲傷不生佛世。佛當初應機出世，我尚沉淪苦趣。

現今我得人身，佛已滅度。滅妄證真，成就佛道。度生已畢，入大涅槃。縱使不得與佛同生一世，能於正

像法中，得生亦好；何罪而生在末法，不見如來金色之身。此皆自悲之詞。○何福而預出家，得列僧倫三寶之數；何幸猶得躬逢如來真身舍利譯靈骨。此皆

自慶之意。舍利，卽佛悲願，碎金剛身，而成舍利。以爲末法衆生，作大福田。令我等禮拜供養，能得無量福，能滅無量罪，能成一切智，何等慶幸之事。

**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邱山難喻。**

如是指上悲慶之餘，心中思惟，還是夙生已種善根。向使下四句乃反顯，不種善根，難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佛之恩德高大，邱陵山岳難以爲喻。

**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衆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

此段卽由正思惟，而得正知見。乃知欲報佛恩，須發佛心，而行佛事。發廣大心，卽發佛之平等大慈悲心；此心卽菩提心。行菩薩道三句：皆行佛事，佛在因地中，所行之事也。行菩薩道者：捨己利他，廣行方便；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建立佛法者：無佛法處，設法而提倡之。有佛法處，盡心而護持之。惟有佛法，可以救度衆生，故須建立。救者，以大悲心，救出生死海離苦也。度者，以大慈心，度登涅槃岸涅槃譯不生不滅。登彼岸得樂也。首句自非二字，乃反言。自非發佛心，行佛事，縱使紛骨碎身，皆不足報答佛恩。以不稱佛懷故，故曰豈能酬答。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一念佛重恩竟。

### 丙二 念父母恩

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推乾去濕，嚙苦吐甘，才得成人，祇望紹繼門風，供承祭祀。

首句徵，下文釋。念，乃能念之心，因也。父母恩，卽所念之事，緣也。由此因緣，能發菩提之心。哀哀是悲感之意，念及父母，心生悲感。我之受生，秉質陶形，全由父母，何等劬勞。既生之後，還負許多責任，其恩難以言喻，儒云昊天罔極。

十月三年四句，偏重於母恩。吾人託生人道，由往昔業緣，與父緣母緣，三緣和合，流一念愛心，爲受生種子，納第八識於赤白二滯中，而成胞胎，是謂心八識色二滯和合。居於胎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親十月懷胎，子飲母血，母失常態，腰酸脚軟，氣急神昏，行動乏力，飲食無味；此十月中，何等劬勞。及臨分娩，生死關頭，命在呼吸。爲人子者，當念及此，大發孝心。○三年乳哺：乳，爲母親血液所成，將己身分，養兒軀命。推乾去濕者：若兒便利，污及衣被，則推兒乾處，去其濕者。又喂兒時，若食味苦，則自嚙下；若食味甘，則吐與兒。其愛子之心，無微不至。

才得成人，祇望紹繼門風，供承祭祀：此世俗爲父母之常情。見子才得長大成人，祇望子能成家立業，克紹箕裘，繼承先志，大振門風。供承祭祀，俾一脈香煙，可以相承不絕，親之望子如是。爲子者，必思有以慰親心也。

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忝號沙門。甘旨不供，祭祀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死不能導其神靈。於世間則爲大

損，於出世又無實益。兩途既失，重罪難逃。

此段，省庵法師警策僧衆。以己爲例，故曰我等。既已割愛辭親，從釋出家，是稱釋子。不能學佛脩行，故曰濫稱。又出家修道，總號沙門。譯勤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不能勤修三學，息滅三毒，故曰忝號。

甘旨不供，祭祀不給者：甘旨是美味，人子當親在之日，應以甘旨是供；親亡之後，應以祭祀爲重。儒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我等出家，於世俗子道不能盡。若能真心修行，一子出家，九祖超昇，於心亦可無愧。其或不然，父母在生，不能養其口體，父母死後，不能導其神靈。即神魂。靈魄。於世出世，兩途俱失，重罪實屬難逃。

如是思惟，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衆生。

此思惟，卽正思惟。唯有下四句，卽真正發菩提心。其中具足四心：上二句是常心、第一心。下二句，是常心、廣大心。又合之，能知上求下化，卽不

顛倒心。能發四心，卽是大乘菩薩。

則不唯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唯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昇。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

此段承上，旣於十方三世，廣度衆生。則不唯獨也。今生父母可度，卽生生世世所有父母，俱可蒙其拔濟。拔者，除生死苦；濟者，與涅槃樂。○又不唯一己父母可度，卽法界衆生，人人父母，盡得令其超昇。超者，越三界獄；昇者，登九品蓮。卽此念父母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二念父母恩竟。

### 丙三 念師長恩

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能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於異類。不解佛法，則何異俗人。

首句徵，下釋，乃釋成師長何恩。謂父母雖能生育我身，必藉世間師長教

訓，方知禮義。又必藉出世師長開導，方解佛法。若無，乃反言無世間師長，不知禮義，則何異禽獸？故曰同於異類。即禽獸。無出世師長，不解佛法，則幾同流俗，故曰何異俗人。

**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

我等等字，應兼指在家之衆，以有粗知禮義句。粗知者，知之不精；略解者，解之未盡。袈裟此云解脫服，有九品之分，亦云大衣。佛制三衣，此衣最貴重。未受大戒，不能披此衣。今日被體，則已受大戒，故下句曰，戒品沾身。品者，類也。有五篇三聚之分，大小兩乘之別。戒相恐繁不錄。戒舟能度生死苦海，故曰此之重恩，從師長得。

**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爲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爲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

小果，即聲聞緣覺。但破我執，得出三界，而證方便有餘土涅槃，僅能自利；沉空滯寂，不能涉俗利生；不足以報累生師長之恩。今爲下，即發菩提心。大乘：係菩薩所修之道，智悲並運，自他兩利。普願利人：即衆生無邊誓願度，其願方普。則多生以來，所有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得蒙受利益。是爲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三念師長恩竟。

丙四 念施主恩

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並非已有。三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須，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爲我用。

首句徵，下釋。日用所資，總言資生之物，並非已有，都是施主布施。三時二句，指衣食。疾病一句，指醫藥。凡爲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施主之力，布施於我，爲我受用。

彼則竭力躬耕，尙難餬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彼



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則安服有餘，甯知愛惜。彼則葦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宇閒庭，優悠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於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於理順乎？

此文，看以彼勞而供我逸，將他利而潤己身二句；則文中四個彼字，及他字，皆當指施主。施主是有貧富不同，省庵法師，舉此貧施主與我比較，令生慚愧，令發報恩之心。

一約農夫施主。竭盡心力，躬身也親耕種。迨收成時，除還租稅所餘，一年尚難餬口，猶肯布施於我。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自必獲罪。

二約織女施主。紡紗織布，頻年不已歇也。織成賣與他人，於己穿着，猶自艱難敝破不堪，尚能布施於我。而我則安服有餘，不知愛惜，亦必獲罪。

三約寒苦施主。蓬葦爲門，一定茅草爲屋，擾攘不安也。終身，猶肯發布施心。而我則廣宇廣大屋宇閒庭閒靜寬敞，優悠自得貌。卒歲從歲首至歲暮。以彼之勞，而供我逸安也；以他之利，而潤己身。於心不安，於理不順。今既受已，當思報

恩。

此中舉三種貧窮施主，恐人懷疑，特爲辨明。經中有云：今生福樂，從前生布施而來；今世貧苦，乃夙世慳貪所致。貧者能施，自可超越貧窮海。昔佛在世，有二弟子：一大迦葉，專乞貧。二須菩提，專乞富。二人見解不同，以致人生疑謗。乞貧多致疑，乞富多招謗。

或問：大迦葉尊者，何以專乞貧家？答曰：與種善根故。因他前世慳貪不捨，無有善根，故受貧苦果報。我特向乞，令其因貧而施，得種善根，來世免受貧苦之報。又問須菩提尊者，何以專乞富家？答曰：與續善根故。因他前生，發心布施，善根深厚，故受富樂果報。我特向乞，令於福中修福，得續善根，來生仍得富樂之報。因聞迦葉之言，故有世間貧施主。

**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衆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惡報難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

此段，前四句報恩方法，中三句還債警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卽發菩提心，修菩薩道。運悲下度衆生，運智上求佛道。勤修布施、持戒、忍辱、三

度，以求福。修禪定、智慧二度，以求慧。因定能生慧故。又精進度，通於前後。六度滿足，卽福慧兩足，成等正覺。以福慧爲莊嚴，故曰福慧二嚴。

檀信沾恩者：檀是檀那，卽施主。信是信心，信仰三寶。果能發菩提心，修菩薩道，可使檀信沾恩，一切衆生，俱受其賜矣。

按首句，有自非二字，猶言若不如是，則粒米寸絲，酬償業債有分，惡報難逃。古德云：十方一粒米，重若須彌山，假如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此偈，可爲這三句作註脚。

又施主之恩，如無眞修，難免還債。昔有一僧，隱山住茅蓬，一心用禪功。有信徒母女二人，供養衣食，不必下山募化。一住二十年，未悟禪理，心生慚愧：受人現成供養，如何報答？遂欲往諸方參學，與徒辭行。徒誠意挽留，不必他往，願終身供養。師以實告，未明心地，信施難消，故欲參方訪道，以了生死大事。徒以師意旣決，祇得懇留數日，做一件衲衣，與師禦寒。師允其請。母女二人，遂歸家中，裁縫衲衣，一針一句彌陀聖號。做畢，再包四錠馬蹄銀，送師路上做川資。其日母女二人，同送師處，師卽受之。定於次日動身，其夜依然坐禪如故。至半夜，有一青衣童子，手執一旗，後數人鼓吹而來，

併有數人，扛一朵大蓮華，至師前，童子曰：請師上蓮臺。禪師心中暗想，我用禪功，未修淨土，何以接往西方？恐是魔來，惱亂我耶？遂不理他。童子再三勸請，未可久延。師取一柄引磬，插在花臺。時候已至，即鼓吹而去。次早其徒家中，馬母生一引磬。馬夫以此怪事，告知主母。母女二人，見引磬知是師物，不知何緣而入馬腹？乃大驚。即馳至師處，見師正要動身。問師有失何物？師云不失。徒出引磬與觀，此是師物，何以而從馬腹生出。其師見物聞言，汗流浹背。乃作偈云：

一襲衲衣一張皮，四個元寶四個蹄，若非老僧定力足，幾與汝家作馬兒。乃將衣銀還之於徒。此則故事，亦可為本段作註脚。我等比丘，若無實行，信施難消，可不懼哉！應人人同發菩提心。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四念施主恩竟。

丙五 念衆生恩

云何念衆生恩？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為父母，彼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豈無

# 報効。

首句徵，謂下釋成衆生恩。衆生者，衆法和合而生。外身是色陰，有地水火風，四大之法所成。皮肉筋骨爲地大有質礙故，痰淚精血爲水大，周身煖觸爲火大，出入氣息，及手足運轉爲風大動則屬風故。內心是受想行識四陰，有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八識之法。前五識屬受陰，第六識屬想陰，第七識屬行陰，第八識屬識陰。內外十二法，和合而生，故名衆生。

此衆生名，是九法界之通稱。地獄、餓鬼、畜生，是三途苦報衆生。人間、阿修羅，是苦樂間受衆生。天上是著樂衆生。聲聞緣覺是二乘衆生。菩薩爲大道心衆生。我與衆生，從曠遠也劫來，從迷積迷，以歷塵劫。世世生生者：三十年爲一世，一百年爲一生。又一期住世，一番生死爲一生。互爲父母者：或衆生爲我父母，或我爲衆生父母，彼此各皆有恩。

今雖隔世昏迷，無宿命通，昏昧迷暗，彼此互不相識；以理推測，定有互爲父母子女之事，豈無報効耶？

今之披毛戴角，安知非昔爲其子乎？今之蠕動蝟飛，安知不曾爲我父乎？

此段，卽推測諸趣中，定有父母。且先約畜趣推之：披毛戴角，指牛馬豬羊等。蠕動蝟飛，謂昆蟲螻蛄等。安知往昔非我父母乎？安知，卽推測之意，未定之詞也。

每見幼離父母，長而容貌都忘。何況宿世親緣，今則張王難記。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宛轉於餓鬼之中。苦痛誰知，飢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

前二句舉例，比況宿世親緣，現今迷昧。羅漢尚有隔胎之迷，無怪乎張王難記也。第五句彼字，指宿世父母。或墮地獄受罪，苦痛誰知。或受餓鬼之報

，飢虛安訴無處可訴。我未得天眼天耳，不見不聞。彼必向乃子乃孫，求拯求濟。此六道輪迴，三途劇報，非經不能陳述此事。阿含經、大日經、悲華經、地藏經等，均有言之。非佛具足三明宿命明天眼，及得一切智，不能道此言。

彼邪見人：卽不信因果者。不知依惑造業，依業受報，隨善惡以升沉，有苦樂而不等；故曰何足以知此。印度常見外道，謂人，則生生世世爲人；畜，則生生世世爲畜；無有善惡輪迴，是大邪見。又斷見外道，謂人生一死，永歸斷滅，無有後世善惡果報，亦大邪見。我國學說，亦有一靈真性，化爲虛空，此與斷見外道相同。此等邪見，實能誤人。若人既可生生爲人，及一死永滅，無有後世，則推翻因果，世人何必爲善，儘可作惡，豈不是要壞盡人心耶？惟望大家，輾轉宣傳，必宜注重因果，勿中邪毒。

**是故菩薩觀於螻蛄，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

上言地獄餓鬼中，定有我等宿生父母。此言畜生中，亦必有之。是故，乃承上起下之詞。菩薩因得法眼，能觀俗諦境界，故觀於螻蛄，皆是過去生中，

爲我父母。又觀螻蟻，形骸雖異，佛性本同。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本來是佛。祇因迷真起妄，依惑造業，隨業感報，墮在畜生。罪業若畢，轉生人道，聞法修學，自然成佛有分，故曰皆是未來諸佛，常思利益於他，念報其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五念衆生恩竟。

### 丙六念生死苦

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升沉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地獄，畜生，餓鬼。

生死輪迴是大苦，人多忽而不知，此文徵而釋之。謂我與衆生，從久遠劫來，隨業受報，常在生死，不得解脫。人間下八句，描寫輪迴狀況。前兩句是輪迴處，依報也。後五趣正報也。出沒萬端，卽生死無量。升則生天人二趣，沉則墮三途苦趣。片刻及俄焉，皆時之短也。善惡纔分，升沉立判，五趣輪轉，不得久停，故曰俄焉。文不標阿修羅者，以修羅有四類受生，歸人、天、鬼



、畜，四趣所攝，故不標列。

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山也，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也，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飢，吞之則肝腸盡爛。烊銅難療渴，飲之則骨肉都糜。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

此段與下段，皆述地獄苦境，文淺易知。惟前二句，由地獄罪畢，黑門朝出，而暮復還，鐵窟暫離，而又再入，因復造地獄因，再受地獄果也。末四句利鋸解之，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因其罪重，非一鋸一死而可償，故令其續後復鋸，生已再死，備經痛苦也。

猛火城中，忍聽叫號之慘。煎熬盤裏，但聞苦痛之聲。冰凍始凝，則狀似青蓮蘂結。血肉既裂，則身如紅藕華開。一

夜死生，地下每經萬徧。一朝苦痛，人間已過百年。

前四句，八熱地獄慘痛。中四句，八寒地獄劇苦。後四句，俱舍論云：人間五十年，四天王天一日夜。四天王天百年，爲等活地獄一日夜。故云一夜死生萬徧，一朝痛苦百年。此百年，非人間之百年，合人間有一百八十萬年。更有地獄時間，比此要長無量倍數者。故云：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又云：當思地獄苦，早發菩提心。望三復斯言。

頻煩獄卒疲勞，誰信閻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

造罪墮獄，頻煩獄卒施刑之疲勞。閻翁甚願衆生作善，不願衆生作惡，對罪人多方教誡，誰肯聽信。在陰間受罪時知苦，雖然悔恨當時不該作惡，到彼時已來不及，故曰以何追。脫已還忘：是指脫離地獄，轉生人道，又忘記了地獄苦痛，其造作惡業，依然如故。所以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矣。

鞭驢出血，誰知吾母之悲。牽豕就屠，焉識乃翁之痛。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尙爾。噉其親而未識，凡類皆然。

此舉輪迴之證，報應不爽。鞭驢出血：事出南京金耕縣養驢家。子生纔三歲，而母死。其母生平未有善業，乃墮爲驢，卽生其家，已十六年。一日負糧食返，驢老行遲，子怒而鞭之，皮破出血。驢顧其子而悲哭，子不知其爲母也，故曰焉知吾母之悲。是夜驢之神魂，託夢於其子曰：我是汝母，因竊汝父四銀，故作驢以還債，今債還清，我苦已脫，今後御驢，勿痛鞭也。子驚醒，遂將驢養之，不敢使用。

牽豕就屠：昔日浙江黃岩縣，有開屠戶者，將欲命終，自割臀肉，啖而食之。肉盡尙不死，令子再割肉一刀方死。過三年，家畜一豬，甚肥大，重可二百斤，明日欲牽就屠殺之。其夜子得一夢，豬云：我是汝父，因在生造殺業，故罰爲豬。子醒告其母，遂將此豬，畜而不殺。若不託夢，焉識豬是其父。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尙爾：當時文王爲西伯侯，修德行仁，人心歸附。諸

侯疾紂王無道，欲以文王爲天子。紂聞其事，乃囚文王於羑里。紂臣告王云：文王是否聖人，可驗而知，請殺其子以食之，如知其爲子肉，方可爲聖。紂從其言，乃殺文王之子伯邑考，作羹以食之。文王食已，紂以其不知其爲子肉，非聖人也，乃釋之。

噉其親而未識者：前生父母，今墮畜生，世人多皆不識，噉而食之，故曰凡類皆然。

當年恩愛，今作冤家。昔日寇讐，今成骨肉。昔爲母，而今爲婦。舊是翁，而今作夫。宿命知之，則可羞可恥。天眼視之，則可笑可憐。

此段事實，人或不信，如得宿命天眼二通，自可知見前生之事，心中不疑。昔聞道友說一故事，與此段事實相符。云有富者，夫婦二人，誕生一子，夫亡，子養數歲，聰俐非常，母甚愛之。不料母未久去世，轉生同里，亦一富家爲女。長大出閣，適配其前生子爲婦。因前生愛子之情不斷，轉世而成夫婦，

恩愛綢繆，亦生一子，愛如掌上之珠。一日殺雞烹食，夫婦對酌，各取好肉飼其子。忽有一僧，從外而來，直入其室。夫婦見而驚之，斥曰：何故闖入人家，豈有此理。僧回答：汝豈有此理。復難云：云何說我無理？僧指其夫云：汝殺父姦母，養冤家，豈有是理耶？其夫聞其誣謗，心中大怒，即呼僮僕，欲毆之。僧云：我非妄說，何得見毆，汝所食之雞，是汝前生之父，汝現前之妻，乃汝前生之母，汝此兒子，是汝前世冤家，長必殺汝。汝若不信，我借天眼宿命二通與汝，令汝親驗，如若不是，再打未遲。乃允其言，遂向碗中視之，果爲其父，妻果其母，兒果宿世冤家。乃感高僧指示，信其道行，從其學道，以解昔日之冤。誠哉宿命知之，可羞可恥，天眼視之，可笑可憐也。

糞穢叢中，十月包藏難過。膿血道裏，一時倒下可憐。少也何知，東西莫辨。長而有識，貪欲便生。須臾而老病相尋，迅速而無常又至。

此敘生老病死苦。糞穢叢中：指胎藏，在生藏食未化之下，熟藏食已化之上。

；十月懷胎，包藏在胎藏之中難過。膿血道裏：卽指尿道，生時在胎，要翻一筋斗，頭先產出，故曰一時倒下可憐。上敘生苦。○少也何知：少時知識未開，所以東西莫辨。長而有識：長大之時，六根對六塵境界，六識起分別，因好醜而生憎愛，心隨境轉，貪欲便生。此貪欲，乃貪財色名食睡，五欲之境，非獨指色欲也。

須臾而老病相尋：此一句，敘老病之苦。須臾時之短也，一轉眼而老病相尋。此身四大假合，無可愛樂。正喜年華壯盛，弗覺老邁現前。且看身體健康，豈料病魔纏繞。○迅速而無常又至者：此下敘死苦。迅速時之最快也，石火電光，毋得久留。無常乃死之別名。以下十一句全敘死苦。人命無常，喻如風燈草露。今日不知明日事，上床難保下床時。幾多一息不來，便成千秋永訣。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風火交煎，神識於中潰亂。精血既竭，皮肉自外乾枯。無一毛而不被針鑽，有一竅而皆從刀割。龜之將烹，其脫殼

也猶易。神之欲謝，其去體也倍難。

此敍臨死狀況。風火交煎，卽寒熱相迫。神識不能作主，故曰於中潰亂不定也。精血既經竭盡，所以皮肉自外乾枯。每見癯者，臨死則乾瘦如柴。臨欲命終，四大分離，最爲劇苦。渾身毛孔竅穴，皆如針鑽刀割，喻如龜之將烹，其脫殼也，猶覺容易。而死時神魂是第八識欲謝，其離體也，比他更難。若生平作惡，未捨煖觸，地獄相現，更加痛苦。若有修持，臨終自有把握，自然不苦。又有一生念佛，臨終佛來接引，正念昭彰，心神愉快，往生極樂，更無諸苦，多含笑念佛而逝。一生念佛，臨終而見佛接引，願生西方，頃刻而淨土現前，自應含笑西歸矣。

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峩峩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向使不聞佛

語，此事誰見誰聞。未覩佛經，此理焉知焉覺。

心無常主：此心乃指六識之心，無有一定主宰，常隨境轉，攀緣六塵境界。類商賈而處處奔馳：類，似也；似商賈之人，出外貿易，處處奔馳，無暫停息。身無定形：此身乃指四大之身，無有一定形貌，隨善惡業，受苦樂報，輪轉六趣之中，似房屋而頻頻遷徙。捨身受身，出一皮袋，入一皮袋，改形易報，似房屋頻頻常常也遷徙遷移。或高樓大廈，或破壁頽垣，不得常住。

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承上自從曠劫，生死輪迴，不知經過幾千萬徧。譬如大千世界中之塵點，一塵一身，尚難窮盡，六道往來之身；死別生離，所出之淚，踰於海水，故曰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

峩峩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峩峩山高貌，莽莽草多貌；喻積骨過彼高山，橫尸多於大地。如上之事，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人見過，誰人聞過。未覩看也佛經，此理安能知覺。

其或依前貪戀，仍舊癡迷。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



身難得而易失，良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途惡報，還自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興言及此，能不寒心。

以上從無始來，不知經過多少生死。生死全由貪癡所致，貪癡不斷，生死不了。故曰依前貪戀五欲，仍舊癡迷不悟，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經云：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良時易往而難追；光陰迅速，猶如白駒過隙，去已難追。是日已過，命亦隨滅。道路冥冥：即死後九泉路上，杳杳冥冥。別離長久：從前恩愛，到此成空。昔日風流，如今安在。

三途惡報者：上品惡業墮地獄，中品惡業做餓鬼，下品惡業變畜生。還自受之：依業受報，自作自受。痛不可言，誰當相代，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此四句，如獅子峯和尚云：縱使妻兒相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生者空自悲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眼全無伴侶。過

奈河岸，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到此盡皆悽慘。望各熟思。津梁預佈。

是故宜應斷生死流，出愛欲海。自他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勛，在此一舉。是爲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

是故二字，承上生死。既有如是苦患之故，則宜應平聲斷絕生死流，超出愛欲海。但欲斷生死流，須研窮此流根源從何而起？溯流窮源，源止則流息矣。○經云：愛爲生死本。由愛生欲，因欲受身，愛欲爲生死流之根源。果能提起智慧劍，斬斷生死流之源，自可超出愛欲海之苦。

試問：智慧劍在何處？如何提起？慧劍不在他處，乃在自心。卽由自心，提起慧照。觀察此身，命因欲有，欲自愛生。更爲照察一切諸法，本性空寂，無可愛樂。則愛心永息，而生死流斷，愛欲海出矣。自他兼濟，彼岸同登者：以此慧照觀察之功，自行化他。個個皆提智慧劍，斬絕生死流，而出愛欲海，同登彼岸，此卽發菩提心。曠劫莫大功勛，在此一舉。一舉者何？乃是念生死苦。生死心切，彼岸可登。昔梁武帝，禮寶誌公爲國師。一日請寶誌公看

戲，戲子更加留心，唱得好聽，做得好看。帝甚喜，問國師：今日戲做得好麼？國師曰不知。又問唱得好麼？國師亦曰不知。帝曰：同在看着聽着，何以不知。國師云：生死事大，那裏有心看戲聽戲。此卽修行人，隨流不變。雖同坐看戲，依然究明生死大事。帝聞言不解不信，國師請帝令明日依舊做戲，再來同看。國師次日向刑部借一應處死刑之囚犯，帶來看戲。對帝云：今日帶一囚犯來，請帝下令，令其跪在臺前，看戲聽戲。更取一面盆水，令其雙手扶着，頂在頭上，若戲畢水不傾出，今天赦其無罪還鄉；水若傾出，戲畢卽在臺前斬首。囚犯領旨，心中自思：今日乃生死關頭，始終注意盆中水卽生死心切，戲畢並不傾出。是日戲子更加出力，做得唱得更好。國師令人將囚犯頂上水取下，要他謝帝聖恩。請帝問囚犯，今日戲做得好麼？囚犯云不知。更問唱得好麼？亦云不知。帝責曰：叫汝看着聽着，何以皆云不知。囚犯云：陛下！我顧着此盆水，都來不及，那裏還有心看戲聽戲。於是帝始悟國師昨日之言，修行人生死事大，那裏有心看戲聽戲。以此而觀，念生死苦，則生死心切，六根對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卽可斷生死流，出愛欲海。故曰曠劫殊勛，在此一舉。是爲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六念生死苦竟。

丙七 尊重己靈

云何尊重己靈？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尚做凡夫？

首句徵問。己靈，即人人自己本覺靈性，亦即有情分中之佛性。若能覺悟心即是佛，以此始覺智，返照本覺理，離妄證真，令本覺出纏，法身顯現，而不埋沒於五蘊山中身也，是謂尊重己靈。

謂我現前一心：非指肉團心，及與妄想心，乃現前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一真法界之心。直下與佛無二無別：昔有僧問善知識，如何是佛？指曰汝即是。僧於言下有省。

云何世尊下，抱憾之詞。世尊昔日與我同為凡夫，云何世尊於無量劫，早成正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乃成正覺而我等昏迷不悟，具足我法二執顛倒，不了生死，尚做凡夫，可憾孰甚。

又佛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靜言思之，豈不可恥。

此明佛身三德具足。無量神通者：神妙莫測，通達無礙，屬解脫德。○智慧者：佛有權實二智。實智即根本智，又名理智；照理，則理無不徹故。權智即後得智，後根本智而得，有云差別智，又名事智；照事，則事無不周故，屬般若德。○功德莊嚴者：即恆沙稱性功德，是為德相，莊嚴本有法身，相不離性，屬法身德。此三德，我佛世尊已證，我等尚迷。

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生死纏縛者：此明衆生具足三障。無量業繫：指衆生所作之業，若善若惡，若麤若細，無有數量。業因既成，則這個業繩子，即能繫縛衆生，在六道中受苦，不得解脫：此屬業障。○煩惱，乃昏煩之法，能惱亂真性，故名煩惱，即迷惑心之總名。貪心、瞋心、癡心、疑心、慢心、邪見心等，共有八萬四千，皆名煩惱。世人每多錯解，以心中不如意謂

之煩惱，非也。乃本末無明，障蔽真心，而起妄念，昏煩惱亂：此屬煩惱障。  
 ○生死纏縛：生死是苦果，果必由因，前煩惱障業障，皆因也。因能成果，成此生死果報，纏縛不脫：此屬報障。

心性四句，是覺察我等與佛，心性是一，無有差殊。然而迷悟不同，幾如天淵相隔。天高淵低，喻生佛相隔甚遠。靜言思之，豈不可恥者：思佛已成正覺，具足三德；我等尚在輪迴，具足三障，則可恥孰甚。

**譬如無價寶珠，沒在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

此舉譬喻。以性喻寶珠，煩惱喻淤泥，靈魂喻瓦礫。自己本覺佛性，墮在煩惱之中，則名靈魂，那有貴重？故不加愛惜。

**是故宜應平聲以無量善法，對治煩惱。修德有功，則性德**

**方顯。**

此承上以法合喻。既佛性墮在煩惱之中，應當用八萬四千法門，無量善法，對治八萬四千塵勞煩惱。末二句，修德，指修持法門之智。始覺智有功，則

性具三德秘藏，本覺理方顯。

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明，映被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是爲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

此再以喻合法。如無價寶珠，雖墮在淤泥，既被洗濯，自然清淨。懸在高幢之上，洞達朗徹，光明照耀，自能映被一切。被濯，合上無量善法對治之修德。洞達光明二句，合上性德方顯，具足權實二智，雙照理事，無所不徹，故曰映被一切。

可謂不孤佛化二句，佛從大悲心海，流出教法，化度衆生。衆生能依教修治自性，令己靈終不埋沒，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矣。是爲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七尊重己靈竟。

### 丙八 懺悔業障

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吉羅小罪，尚獲此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

此承上無量業繫而來。既然有業，定能為障。障菩提心，障菩提行，障菩提果。非特凡夫有漏之業，應當懺悔。二乘聖人，一向偏空之業；權教菩薩，未能離相之業，皆應共行懺悔。

懺悔有理事二懺：理懺、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實相無相、大乘真理、我心自空，

罪福無主。又偈云：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是

則名為真懺悔。事懺、則須假壇儀事相，結壇修法，身旋禮，口讀誦或經或呪或懺

文或佛號，心策觀。觀身口意三業，累生所作眾罪。今以三業，同時懺悔，承三寶

慈力，及懺悔心力，一切業障，悉皆除滅。

吉羅即突吉羅譯惡作，但屬身口，不屬於意。，是五篇戒法，第五篇之名。一、波羅夷罪譯云棄，

又譯斷頭。如犯此罪，永棄佛法海外，為佛法所不容，又如人斷頭，不能再生，

犯者，不得再為僧。比丘，姪殺盜妄四戒。比丘尼，加觸八覆隨四種，共八戒

。○二、僧伽婆尸沙譯僧殘。僧犯此罪，殆瀕於死，僅有殘餘之命，須向僧眾懺

悔，以全殘命。比丘十三戒，比丘尼十七戒。○三、波逸提罪譯曰墮。墮獄之人

也。此有捨墮，與墮二種。二種合之，比丘一百二十戒，比丘尼二百八戒。○

四、波羅提舍尼譯曰向彼悔。向他比丘懺悔，便得滅除之罪也。比丘四戒，比丘尼



八戒。○五、突吉羅譯云惡作。所作之惡也，其罪尤輕。比丘二不定，百衆學，七滅諍，合有一百九戒。比丘尼亦同。而五篇合共：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加一百。

此一吉羅，乃犯一種突吉羅罪，應墮泥犁地獄中受苦，如四天王天壽命五百歲。此天以人間五十年，爲一晝夜。照三十日爲一月計算，一月合人間一千五百年。復以十二月爲一年計算，一年合人間一萬八千年。五百歲，合人間九百萬年。應當觀察：吉羅小罪，尙獲如此久長時間墮獄之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反顯重罪，必招極苦。

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恆違戒律。一餐一水，頻犯尸羅。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

此敍業障深重。我等日用之中，常犯戒律。一餐一水，卽煮飯烹茶，水內有蟲，難免傷生害命，故曰頻常也犯。尸羅譯云戒。祇就一日而論，所犯之戒

，亦應平聲無量。何況下三句反顯，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如普賢菩薩云：罪若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

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爲優婆塞戒，尚不具足。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又不必言矣。問其名，則曰我比丘也。問其實，則尚不足爲優婆塞也。豈不可愧哉！

此段警詞，自警警人。現在我等出家比丘，姑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之中，八九皆犯。犯之少有發露懺悔，多是包藏瑕疵。五戒乃是在家優婆塞譯曰近事男，尚且持之不完全。下反顯，何況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等戒，又不必言矣。問其名下，名實不相符，名是比丘，實則不足爲優婆塞，豈不愧哉！

當知佛戒不受則已，受則不可毀犯。不犯則已，犯則終

必墮落。若非自愍愍他，自傷傷他，身口併切，聲淚俱下，普與衆生，求哀懺悔。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

當知，乃勸導意。應當以慧照觀察，了知佛戒不受則已，既受則應終身持守，不可毀犯。不犯自然無過，故曰則已。犯則有罪，定招惡報。終，謂末後結果，必致墮落三惡道也。

若非自愍愍他，自傷傷他：乃悲己以及人。身口併切者：三業同時懇切，身則虔誠禮拜，口則發露罪愆。身口二業，必由於意。聲淚俱下：卽形容懇切之狀，普與衆生求哀懺悔：上有若非二字，卽謂若不如是，則罪業不消，千生萬劫，墮在苦趣，惡報難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八懺悔業障竟。

### 丙九 求生淨土

云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

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

首句徵問，云何定要求生淨土？謂下釋其所以。謂此土娑婆世界，發心修行，障道緣多，助道緣少，故其進道也難。往生彼土，極樂世界，常得見佛，常聞佛法，故其成佛也易。

**慈雲懺主**，開此土彼土，修行難易十種。今以苦樂對顯：一者、此土有不能值佛苦；彼土有花開見佛，常得親近之樂。二者、此土有不聞說法苦；彼土有水鳥樹林，皆宣妙法之樂。三者、此土有惡友牽纏苦；彼土有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之樂。四者、此土有羣魔惱亂苦；彼土有諸佛護念，遠離魔事之樂。五者、此土有輪迴不息苦；彼土有橫截生死，永脫輪迴之樂。六者、此土有難免三途苦；彼土有惡道永離，名且不聞之樂。七者、此土有塵緣障道苦；彼土有受用自然，不俟經營之樂。八者、此土有壽命短促苦；彼土有壽與佛同，更無限量之樂。九者、此土有修行退失苦；彼土有入正定聚，永無退轉之樂。十者、此土有佛道難成苦；彼土有一生行滿，位居補處之樂。苦故進道也難，樂故成佛也易。末二句云，易故一生可致佛位，難故累劫未成正覺。

問：諸方佛國，多有淨土；何以今解，獨指極樂？答：一、依省庵法師本意。法師爲蓮宗第九祖，一生精進念佛，臨終往生極樂。知其勸人求生淨土，必是西方極樂世界。二、推阿彌陀佛本願。諸佛淨土雖同，諸佛願力不一。阿彌陀四十八之願海，專爲我等苦惱衆生，方便接引，令離諸苦，而得安樂，超過諸佛，故獨指西方也。

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於此。

往聖如文殊菩薩願生西方偈云：願我命終時，盡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刹。普賢菩薩，偈意全同，不過五言易爲七言。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國。

前賢如天親、馬鳴、龍樹諸菩薩，中峯、楚石、徹悟諸禪師，以及慧遠、善導蓮宗諸祖，皆宏揚淨土，臨終念佛往生；故曰人人趣向。

千經萬論，如華嚴經、寶積經、佛說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佛說阿彌陀經、文殊問般若經、法華經、智度論、起信論等，皆宗尙念佛法門，求生淨

土；故曰處處指歸。末法之世，衆生障重，經云：多障衆生念佛觀。故修行之法，無越超也於此淨土法門。此門有四種念佛：曰實相念佛，觀想念佛，觀像念佛，持名念佛。四種之中，無越乎持名念佛，乃爲徑中之捷徑也。

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則莫若執持名號。言多善，則莫若發廣大心。是以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

佛說阿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故曰少善不生，多福乃致。佛名俱足萬德，持之自得多福。大心修行六度，發之必生多善。故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累劫。○念佛爲成佛之因，布施乃生天之福，故念佛勝於布施。大心一發，頓超二乘。昔優婆塞多尊者，已證阿羅漢果，一日偕弟子出外，命攜衣包隨行。其弟子見牛犁田，泥中蟲出，鳥取食之，心生憐愍，欲思拯度。尊者令其前行，自攜衣包。其弟子復念：衆生類廣，難度難周。尊者卽令攜包後行。其弟子不知何故？特申詢問。尊者曰

：汝愍衆生受苦，發大悲心，卽是菩薩。我乃羅漢，應尊汝前行。汝念衆生難度，旋退道心，則我是久修，汝乃新學，應在我後。

**蓋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爲。發心原爲修行，淨土不生，則雖發易退。**

一切諸佛，因中皆發大心，果上而成大覺。大心不發，無因不能致果，故曰奚爲。發心原爲修行者：發大心，原爲修大行。若不生淨土，祇恐雖發易退。如舍利弗，過去遇乞眼因緣。舍利弗過去發大乘心，修菩薩行。天人現身試之，乃現一婆羅門，從路中號泣而來。菩薩聞聲，料知有故，卽趨前問曰：爲何大哭？門云：母病篤。對曰：母病篤，延醫診治，何必哭爲？門云：醫已診，藥難求。菩薩曰：有方必有藥，何難之有？門云：醫謂須有道心人之眼，煎湯服之乃愈，此藥難求，焉得不哭？菩薩自思：我已發大道心，應取我眼，付之爲藥。囑曰：不必哭，我當取眼，以救你母。門稱謝。菩薩卽以自手，將右眼取出，此難行能行也與之。門早見欲取右眼，默默不言，待眼取出交與時，則言醫說：右眼不能用，須得左眼，方可爲藥。菩薩復將左眼取出，此難捨能捨也與之。

門接向鼻中一鼻遂擲於地，乃云此眼臭穢，安可爲藥。菩薩爲欲救其母，乃捨兩目，寧受終身瞎眼之苦，彼尙嫌臭穢，拋擲於地。此乃難忍不能忍。乃曰：衆生難度，遂退大心，由是六心第六住墮落，塵劫聲聞以退大心，經歷塵劫，方證小果。

是則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爲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

下菩提種，卽發大乘之菩提心，以爲成菩提道之種子。耕以念佛之犁，卽念佛求生淨土。道果，無上菩提果也；自然增長，可以圓成。乘大願船三句，卽彌陀大願爲船。衆生念佛名號，乃至十念，悉皆接引往生彼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彌陀以此大願之船，普載衆生，同赴蓮池之會。故曰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旣得往生，橫超生死，疾趣菩提矣。是爲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九求生淨土竟。

丙十 令正法久住



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爲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

首句徵問：云何能令正法得以久住世間？謂下解釋。世尊即本師釋迦牟尼，過去無量劫以來，最初發心，即爲我等故，發菩提心，修菩提道。難行能行者：捨己利他，不辭勞倦。難忍能忍者：代諸衆生，受無量苦。因圓者：即自覺覺他，因行已圓。果滿者：即福足慧足，果覺已滿。遂致成佛：於菩提場，夜觀明星，成等正覺。

既成佛已，化緣周訖，入於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舉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

我世尊既成佛已，說法度生，經歷四十九年。化緣周訖者：教化機緣，從始至終，先轉無上根本法輪，名直顯教，說華嚴、梵網。次轉依本起末法輪，名方便教，說提胃、阿含、方等、深密、般若妙智。後轉攝末歸本法輪，名開會教，說法華、涅槃。說法周訖，機薪既盡，應火須亡。入於涅槃，示現寂滅。

佛滅後，正法住世一千年，像法住世一千年。正法像法，解見在前。省庵法師，生於清朝，當如來滅後二千四百餘年。故曰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者：雖有如來教法流通世間，無有信解修證之人。以其邪正尚且不分，是非竟然莫辨，徒知競爭人我，盡逐利名。舉目看來，如水滔滔，天下皆是。對三寶都不知，佛是何人所成，法是何等義理，僧是何以命名。佛教衰殘，一至於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即常常思念及此，不覺傷心，悲淚下垂。

我爲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天雖高不能覆我，地雖厚不能載我，極重罪人，非我而誰。

既爲佛子，當作佛事，承紹我佛家業，說法教化衆生，勸發菩提心，方足報佛深恩。經云：假使將如來頂載恆沙劫，身爲如來牀座遍三千，若不說法度衆生，是則不名報恩者。若爲佛子，不能報恩，則成四無益，天地之所不容，卽是極重罪人。

由是痛不可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

此省庵法師，因感慨佛法衰殘，忽發菩提大心。頓忘鄙陋：乃自謙之詞；末運：卽末法之劫運。雖然無力挽回，使同正法之時。亦決定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也。

是故偕諸善友，同到道場，述爲懺摩，建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從於今日，盡未來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

是發心圖護正法之故，偕諸善友，同到舍利道場，禮懺修法。仿彌陀如來，發四十八願；願願度生，心心作佛。從今爲始，盡此一生，一心念佛。以極樂爲家鄉，彌陀爲慈父，故曰誓歸安養。安養卽極樂之別名。

既登九品，回入娑婆。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僧海澄清於此界，人民被化於東方。劫運爲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眞實苦心，是爲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

西方蓮分九品，上中下各三品。十方衆生，發心念佛，極樂七寶池中，卽時生一蓮蕊，蕊卽標名。隨其念力，而爲增長。勤惰纔分，榮枯頓異。是爲感應冥符，不可思議。又上中下品，隨其功行，而分等級。無量往生，絲毫不混，是爲勝劣分明，不可思議。九品蓮華，乃卸凡殼之玄宮，安慧命之神宅。往生衆生，皆以此蓮華爲父母。故極樂稱爲蓮邦，念佛之會爲蓮社，道侶曰蓮友。既得往生九品，花開見佛，聞法得忍，然後回入娑婆世界，大作佛事。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俾得二字貫下六句。

僧海澄清者：衆僧如海，各各持戒清淨，無有染污。又衆僧心海澄清，斷除五濁，修諸梵行，人民悉皆被化。東方卽娑婆，對西方而稱。劫運爲之更延：劫運當指正法之劫運，雖曰一千年，當爲延長。人民既已被化，自能信解修證，如同正法之時，故曰：正法得以久住。

此則區區苦心，爲衆生故，爲正法故，是爲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十令正法久住竟。大科正宗分十科之文已竟。

### 甲三 流通分

**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則趣向有門，開發有地。**

如是承上總結。十緣備全也識，則開發菩提心有地。八法周盡也知，則趣向涅槃城有門，不至錯入邪僞小乘偏教也。

**相與得此人身，居於華夏。六根無恙，四大輕安。具有信心，幸無魔障。**

古云：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今已得人身，已生華夏卽中國之別稱，六根具

足，無有病恙，四大調和，輕安順適。具有信仰三寶之心，幸無諸魔為障，故得成就出世間志。

況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場，又聞佛法，又瞻舍利，又修懺法，又值善友，又具勝緣。不於今日發此大心，更待何日。

上得人身，生中國等，已敘慶幸之意。此段更敘八種，乃慶幸中之慶幸。一、出世俗家，割愛辭親，從師學道。二、受具足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止作雙持，精修梵行。三、遇道場，即阿育王寺，名山道場衆僧修道之場所。四、聞佛法，聞佛所說，涅槃妙法。五、瞻舍利，得瞻釋迦如來真身舍利譯靈骨。六、修懺法，修持懺摩梵語懺摩此云悔過之法，消除業障。七、值遇也善友，與諸善友俱會一處。八、具勝緣，佛法僧三寶具足，是為殊勝因緣；當發菩提大心。末三句反言，不於今日發此大心即菩提心，更待何日。意望大眾，慎勿錯過。

唯願大眾，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

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

此段及下段，乃勸誡之意。先勸後誡。唯願現前大眾，憐愍於我，我之愚誠苦志，總望大眾：同立菩提願，同發菩提心。過去未發者，今日當發；已發者，當令增長；已增長者，當令相續不斷，早得成熟，而得解脫也。

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萎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

此八句，八個勿字不可也，即警誡之語。既發菩提心，而修菩薩行，前云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不可畏難，而生退轉怯弱之心。亦不可視爲容易，而輕躁浮動。亦不可欲速，而無久長之心。古云欲速則不達。行菩薩道者，須發廣大心，常心，第一心，不顛倒心，亦不可懈怠從事，而無勇猛精進之氣。亦不可萎靡懦弱，而不振起精神。亦不可因循過日，而更期待將來。亦不可因乘

性愚鈍，而無心進修。愈愚，則愈當修持。亦不可以根機淺薄，而自鄙無分。經云：大地衆生，皆當作佛，切莫自卑而退屈。

譬諸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

此兩譬喻。譬種樹者，久則根深；磨刀者，久則刀利。末四句勸慰。豈可因根淺而不種，任其自枯；因刀鈍而不磨，置之無用。

又若以修行爲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

此勸修精進度，度却懈怠之心。修行爲苦，此苦是樂之因，故曰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雖安，此安是危之患，故曰偷安一世，受苦多生。

況乎以淨土爲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爲忍力，則何慮艱難。當知地獄罪人，尙發菩提於往劫。豈可人倫佛



子，不立大願於今生。

此以善巧勸導。以淨土爲舟航者，卽是彌陀大願船，能普載衆生同赴蓮池會也，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爲忍力者，往生淨土，託質蓮胞，花開見佛，聞佛說法，證無生忍，卽得身口意三輪不思議業。意輪鑿機，隨機施化；身輪現通，應以何身得度，卽現何身；口輪說法，應以何法得度，卽說何法。則何慮艱難，祇要不畏難，而大心自可任運而發。當知下勉勵意。地獄罪人，尙發菩提心於往劫，豈可人倫佛子，不立大願於今生乎。

無始昏迷，往者旣不可諫。而今覺悟，將來猶尙可追。然迷而未悟，固可哀憐。苟知而不行，尤爲痛惜。

無始昏迷：指自從最初一念不覺，妄有無明以來，將本有真性昏迷。從迷積迷，經歷塵劫，往者旣不可諫。而今聞法覺悟，旣經覺悟，不可復迷，故曰將來猶尙可追。然世間泛泛衆生，迷而未悟。不知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發大心修證，固可哀憐。苟有人知而不行，明知佛是衆生修成，而不肯修行，更

爲可痛可惜也。

若懼地獄之苦，則精進自生。若念無常之速，則懈怠不起。又須以佛法爲鞭策，善友爲提攜。造次弗離，終身依賴，則無退失之虞矣。

此承上知而不行是大錯；如何知而必行呢？若畏懼地獄之苦，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則精進度，自然而生。精進者，卽發菩提心，上求下化也。若念無常死之別名之速，人命只在呼吸之間，一息不來，便成隔世，則懈怠心自然不起。又須以佛法爲鞭策，依法爲師，以法自勵。善友爲提攜，與諸善友，同處熏修，互相助道。造次不離佛法善友，終身依賴佛法善友，則自無退失之虞憂慮也矣。

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

能發一念菩提心，卽種將來成佛種。勿謂一念輕微，虛願無益。發菩提心，是依真心修行，心真則事實。發四弘願，乃依大願精進，願廣則行深。世間至大者虛空，然虛空非大，還是心王爲大。此心王，指菩提心，爲心中之王。此心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包太虛周沙界故。世間至堅者金剛，然金剛非堅，還是願力最堅。此願力，卽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退失菩提心。

**大衆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媿。蓮社宗盟，自今締好。**

此文勸信流通。大衆誠能不棄我語，發菩提心，則成爲菩提眷屬，故曰從此聯媿。蓮社卽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念佛之社，爲蓮社；念佛之友，爲蓮友。大家志同道合，是謂蓮社宗盟，自今締結也好。何故一定要念佛，求生淨土？以娑婆大心雖發，難進易退。求生西方，卽得圓證三不退，下品皆然故也。

**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衆生，同成正覺。則安知**

未來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始也。

此文勸願流通。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親聞妙法，頓除有漏之因。豁悟真心，克證無生之忍。然後分身塵刹，徧至十方，同化衆生，同成正覺。則安知未來成就果覺圓滿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之心願爲起點也。

**願與大衆共勉之。幸甚幸甚！**

此文勸行流通。以發菩提心，是成佛之因。既種佛種於心田，將來必結菩提之果。故願與大衆，共相勉勵，努力修行。則自利幸甚，利他幸甚，故重言幸甚幸甚矣！

# 圓 瑛 法 彙

## 勸發菩提心文演義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重印一千二百冊

撰述者：圓瑛老法師

校訂者：重印圓瑛法彙委員會

發行者：白雲聖寺

流通處：十普寺

光德寺

高雄縣阿蓮鄉

印刷者：大新印書局

住址：臺南市安平路一六八號

國家圖書館



004048347



4  
-2